

# 麥加巡禮記

唐易塵編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八日新報分期刊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宗報合訂發行

震宗報社地址北京天壇正門北二十二號

麥加巡禮記

本著者唐易塵小照



一

購 冊 重 78 冊 冊



## 自序

余於民國二十七年冬，充任中國回教總聯合會總務部長時，關係當局有贊助朝覲麥加之勳議，余與高垣顧問，遂對人位推定，加以慎重之銓衡，蓋此行之目的，必先明瞭，否則人位不當，影響將來，第亦恐無人敢於問津也，職是之故，余遂向當局請示之。

一、此行是否銜有若何使命？

二、是否派遣日系人員隨行？

關係當局云：「絕對無任何使命，更絕對不派日系人員參加」余聞悉後，遂決定除蒙疆已有指定之張英及蘇瑞祥二教長外，北京方面則推定中國回教總聯合會委員劉德潤先生，筆者亦以中國回教總聯合會總務部長之資格參加，此外則有顧問附馬良璞先生，此行一共五人，於人位決定後，將出國手續辦妥，遂於是年之十二月十九日而出發焉。

朝覲麥加，為世界每個回民之天職，關係當局既有贊助之勳議，凡屬回民誰不願往，再余家無恒產，若以朝覲麥加在有力之回民上為當然，換言之，即

無力之回民，實無朝覲麥加之必要也，然揆其意義，恐無力者勉強前往，安家用，兩有損傷，是故無力者不必去，然吾曾早已舉意於前，且今有人贊助於後，此時此行，誰云不宜。

余之希望朝覲麥加，已非一朝一夕也，若以自己境遇斷定去否，則吾一生亦無望也，蓋余之任總務部長，月薪大洋四十而已，連長四次，始逾百元，余嘗云：『作回教會事，與在禮拜事管事為同一性質，既不能圖分文之苟取，尤不能妄貪教民之報酬，對於薪金之多寡，又豈能津津哉』，是以四年於茲，依然故我，然為教雖曾努力，而建樹毫無，亦實德薄能鮮之所以致之也。

此次前往麥加，雖當局無任何之使命，但吾人為事變後，朝覲之途，已蔽塞不通，吾人為闢今後之途徑，犧牲吾等數人之精神，冒萬千之凶險，闢永久之坦途，卸自身之職責，遂尊貴之大典，為己為人，兩有裨益，上不妨害國家政治之演變，下不作人驅策而折本，故吾謂，此行之意義，並不泛泛。

在此百日行期中，有云五人已死香港者，有云已在新加坡被人將路費扣留，因而其中一人竟患瘋顛者，更有謂已被逮捕不知下落者，其說雖異，要皆杞人憂天，愛我過厚，故家嚴之突患痲症，幾乎見背者，亦皆謠言之所賜也。

總之一心向

主自有

主佑，翌年三月二十八日，平安抵京，此非真主襄助，何能臻此。

歸京後，一般戚友之慫恿，囑余將筆記公諸社會，俾使非回教而不明回教教理，且不明朝覲意義者，得以明瞭回教真諦，使回教人而舉意朝覲未得前往者，得以借鏡，增加信念，至於根本不能前往者，藉此筆記，一聆聖典實況，如身親臨，然余之筆記，掛一漏萬，詞句不工，是以先在新民報端，試筆多日，但未久即與讀者分別，友好一再催促，發印單行，余固辭不獲，謹加整理，付梓問世，孰料工貴紙昂，十倍往昔，若云遍贈，我既不能，君亦不忍，酌訂印資，俾成再版，謹誌數語，聊爲自序云耳。

北京唐易塵自序



## 朝覲須知

關於朝覲一切，爲回教人一生必須遵行之天命，但實無力者，得於免除，因此凡係回教人，均應對於朝覲，有深切之認識與預備，蓋有力者，可以舉意，定時前往，無力者，亦不能斷定終身無力，倘有力時，亦須即時前往也。

余此次前往麥加朝覲，係與其他每次中國前往麥加朝覲者不同，蓋以前朝覲者先到上海，辦理出國護照，此項護照由國民政府外交部發給，然後由上海起身至新加坡，再換英國人特備之漢志船，即可直到「准德」（阿拉伯海口），余等此次出國，是時南京國民政府尙未還都，故無法領用外交部之護照，遂在北京警察局領得五份出境證明書，但此項證明書載明之終點國，必須駐在中國之該國領事簽字，否則，該地既不准登陸，此地船行亦不售與船票也。

吾等五人證明書之終點爲麥加，然上海及新加坡並無直達准德之船，因此必須先到蘇彝士，而後換船直往准德，然蘇彝士雖爲埃及之海口，但埃及在遠東各國並無領事，是以凡到蘇彝士者，均須經過英國領事館之代辦簽字，而後可以通行，吾等之出境證明書英國不肯簽字，雖改道紅海西「瑪撒窪」下船，然後換船去「准德」，此爲吾等之新



開路線也，以前中國尚無由此經過者。

「瑪撒窪」爲義國之佔領地，故吾等之證明書由上海之義國領事簽字，以上爲領護照及簽字之情形也。

關於船票，最好購買往復票，既可免得携款之不便，亦可省却回來購票時語言手續之繁瑣，至於車票，可以隨時隨地購買，蓋車票有時間性，最多不得超過七天，船票隨時規定。

關於行路及朝覲時之一切用物，已在書內述明，不再重贅，請參閱可也。

## 朝覲教儀

朝覲功課中約分天命，當然，聖行，討主喜數種，茲簡記數項如下：

### 一、受戒

在葉藍木藍木關舉意受戒，洗大淨，穿戒衣，禮受戒拜，此爲天命，從此禁夫婦相聚，雉腋毛便毛，剪髮剃鬚，剪指甲，修容，殺生，均不可，倘無意中斃一條一蠅，則須事後宰一羊濟貧爲罰。

### 二、單朝

所謂單朝者，係各地之朝覲人，於當年之朝覲期內，到麥加受戒朝覲，並不作其他功課，此爲天命。

### 三、素朝

所謂素朝者，係平時（非朝覲期）到麥加，舉行一切受戒朝覲之儀式，此爲聖行。

### 四、連朝

所謂連朝者，係於朝覲期前到達麥加，舉行受戒朝覲一切儀式，但不開戒，直至朝覲期，繼續作朝覲，駐彌拿，阿勒發，而後開戒，宰牲，此亦爲天命。

麥加巡禮記

五、

續朝

所謂續朝者，係於朝覲期前，到達麥加，舉行受戒朝覲，然後開戒，至朝覲期再受戒，駐「彌拿」，「阿勒發」射石，開戒，宰牲，此先為聖則，次為天命。

六、

謁朝

所謂謁朝者，係麥加以外之客人，於受戒後初到麥加，必須先到「克爾拜」轉「套瓦夫」禮兩拜，此為聖行。（當地人無此規定）

七、

辭朝

所謂辭朝者，係麥加以外之客人，於離開麥加時，仍到「克爾拜」轉「套瓦夫」，禮兩拜，然後手撫黑幔，而退出「克爾拜」，常有因惜別天房，而致落淚者，此為當然。（當地人亦無此規定）

八、

駐「阿勒發」山

此處並無其他功課，只赶上正日駐於此即可，如已到麥加，正日未赶上駐「阿勒發山」朝覲無效，此為天命。

九、

遊天房

即在駐阿勒發後，回到彌拿，開戒射石宰牲之後，須三日內到麥加，進「克爾

拜「舉行轉「套瓦夫」，此亦天命也。

### 十、兩山之間奔忙七次

即朝覲人於到麥加之時，先到「克爾拜」中轉「套瓦夫」，然後即在「遂發」與實勒臥「兩山之間，奔忙七次，此爲當然也。

### 十一、駐「母子代理凡」山

即朝覲人於駐「阿勒發」之當日，返回「母子代理凡」山，在此處尋小石塊四十九枚，此項亦爲當然也。

### 十二、射石

以「母子代理凡」山所尋之小石塊四十九枚，於回彌拿時三個射石場，每射石場射石七塊，當日與第二日，共射四十二塊，第三日只在第一場射七塊，故共爲四十九塊，馬復初老人及王振海教長各記載爲七十塊，蓋係駐彌拿三天，每天射二十一塊，至第四日只射第一場七塊，故共爲七十塊，兩者均可，此爲當然也。

### 十三、開戒

由「阿勒發」回至「母子代理凡」，由「母子代理凡」又回至「彌拿」，然後

射石，射石後便當開戒，開戒以剃全頭爲至貴，但剃一部亦可，實無暇剪一剪指甲，也算開戒，此爲當然。

#### 十四、宰牲

開戒後，每人應自己親手宰牲，一駝一牛一羊均可，除駝牛羊外，其餘均非正條，有力者宰之，無力者不必，宰鷄鴨代替者無效，所有肉骨應分三份，一爲饋贈戚友，一爲濟貧，一爲存留自用。

至於詳細教儀，多載各經中，及以前各著作中，恕不多贅。

附應詞……

於麥加出發赴「彌拿」時，或於「彌拿」起身赴「阿勒發」時，朝覲者隨行隨念之應詞，因係全體高聲合念者，故將譯音譯義錄後，以備習學。

譯音：爛白看拉混埋爛白開，爛白開倆舌梨開爛白開，印奈洛汗木代完尼而埋台

來開，我梨木洛苦，倆舌梨開來開。

譯義：哎！主哇，我爲你站，那樣多的站，我爲你侍奉，那樣多的侍奉，你無伴，萬讚唯獨你，恩與唯獨你，爲主是唯獨你，在你無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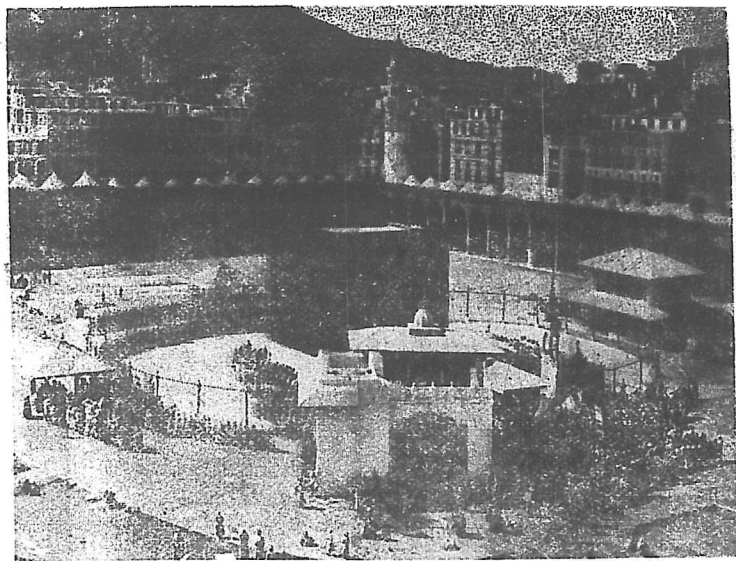
# 麥加巡禮記

## 目錄

###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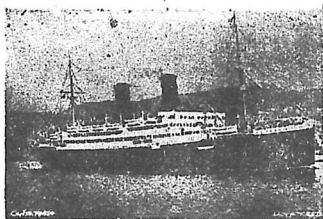
- (一) 動機
- (二) 出發
- (三) 放洋
- (四) 登陸
- (五) 巡禮
- (六) 歸途
- (七) 返棹
- (八) 回國
- (九) 見聞
- (十) 結論

### 麥加巡禮記



亞拉伯「  
麥加」城  
中之「克  
爾拜一，  
爲世界回  
教最大之  
禮拜堂，  
中央掛黑  
幔者爲「  
克爾拜，  
」近處爲  
滲滲井亭  
，井右北  
面爲正門  
及宣講台  
，和「以  
布拉希默  
」聖人監  
工石亭，  
與「沙飛  
爾」領拜  
亭，再右  
爲「爾布  
哈乃飛」  
領拜亭，  
左爲「馬  
力開」領  
拜亭，後  
爲「漢白  
力」領拜  
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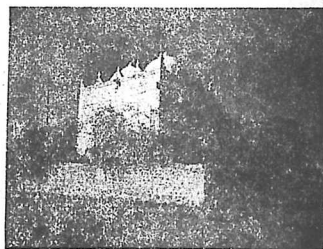
這是我們從上海放洋  
所乘的「康特羅素」  
義國郵船。



我們在船上演習救生時  
所穿的救生袋，前後有  
四個橡皮囊，裏面有空  
氣，可以在水上浮着。



這是東非阿  
比西尼亞的  
棕樹和運輸  
駝。



我們到了東非洲阿比  
西尼亞的禮拜寺，這  
裏的後宮殿是在北面  
，因為這裏正是「克  
爾拜」的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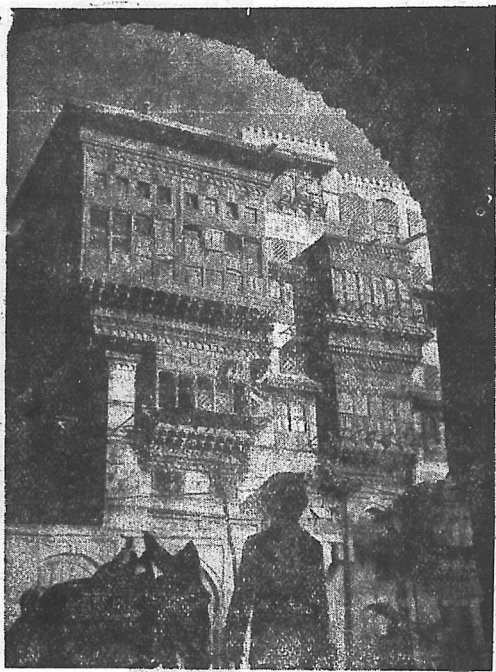
這是阿拉伯的海關警察，他們遠遠的望着來的船隻，然後乘了小船到大船上去檢查來此朝覲的客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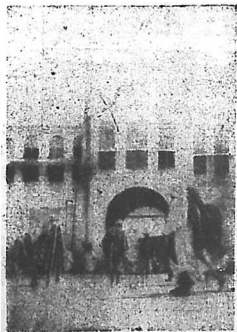
→ 這就是警察在陸路檢查朝覲人時的情形

→ 這是阿拉伯海口「准德」市的街道，這裏有一千多年前的古雕刻，每個窗上都是不同的花樣。



這是准德市的西門，從陸路來的和水路來的，多數是從這門而入，這裏而不遠路北，便是領朝人白司由尼的招待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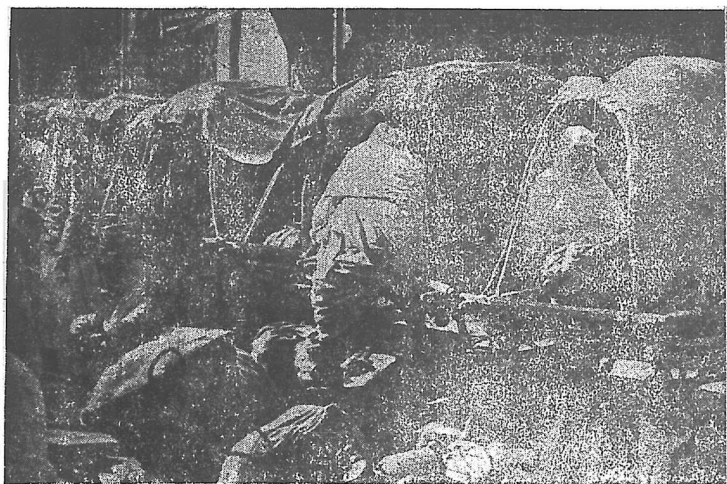


與我們同車去麥加的老人，他們披了戒衣，拿了行李，有的把腿碰破流着鮮紅的血，他們仍然口不絕聲的贊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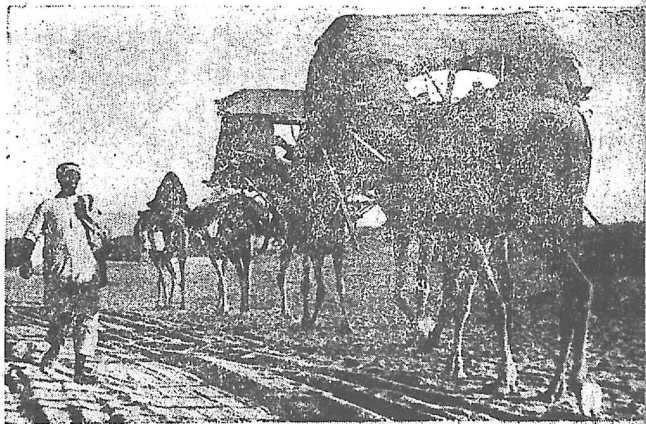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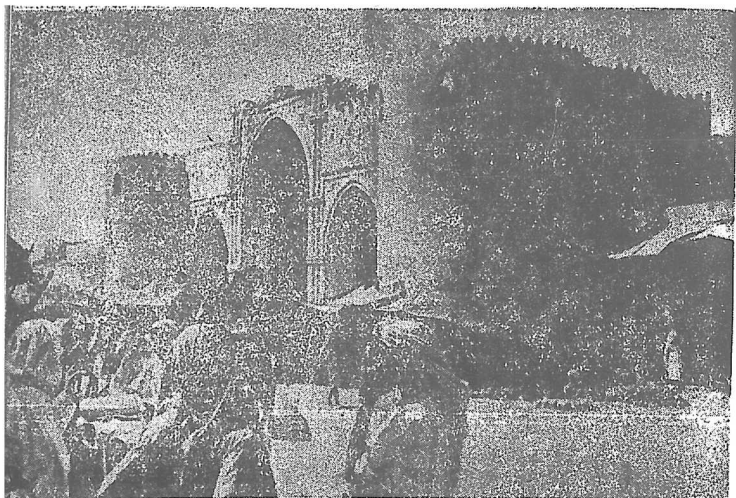
→ 這是阿拉伯接送朝覲人的汽車，有時它不能走，還得下來推着它，汽車。



↑ 從准德到麥加，或是從麥加到彌拿，如果不坐汽車，便可乘坐駝轎，不過太慢，這裏坐的是埃及女人，下面放的是水袋和行李。

→ 這是將駝轎放到駝背上向麥加前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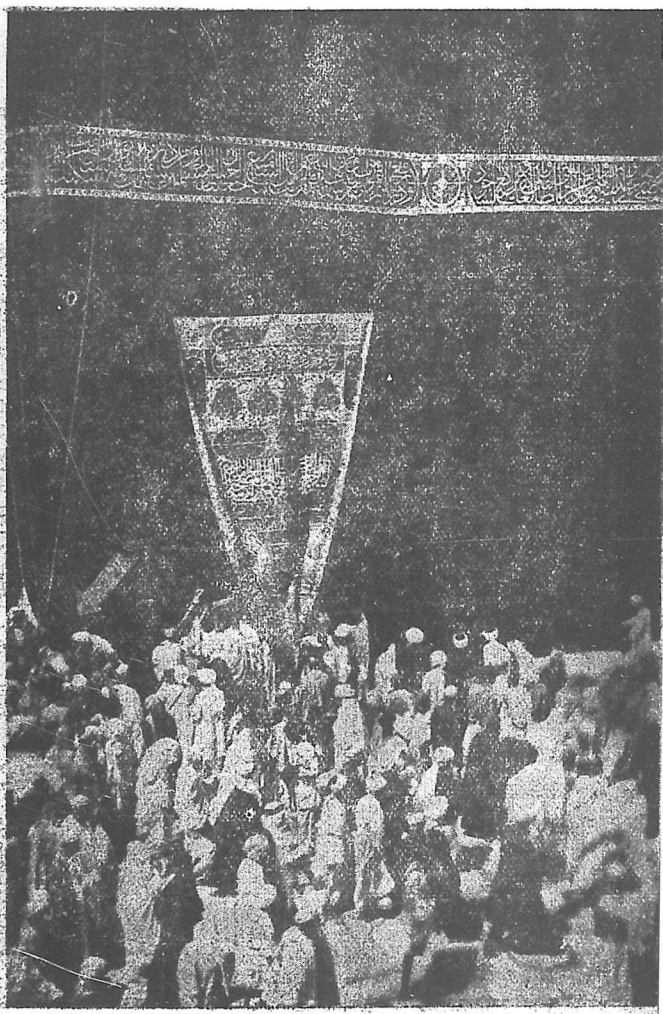
↑這是麥加的外城門，不過我到了這裏已然天黑了，這是一張買到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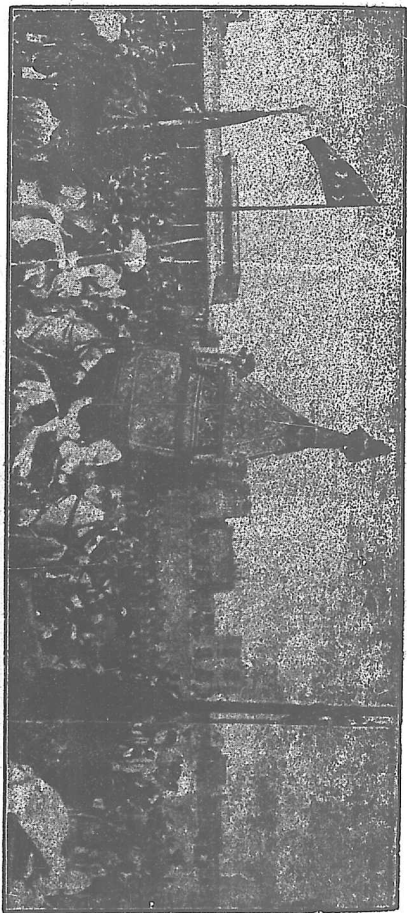


這是麥加城內售賣冷食的人，他背了銅壺，壺裏盛了糖水果露，在叫賣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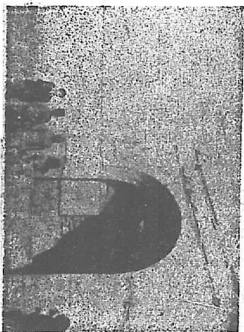
↑這是克爾拜的門  
希埋布拉

→克爾拜東面有一個門，在每主麻日開放二次，但不過一二小時便閉上了，我們在麥加時聽說之獲，便跑了去，但是晚了沒有能進去，這簾子裏面，便是那門，在那裏扒着門的人，他們正作懺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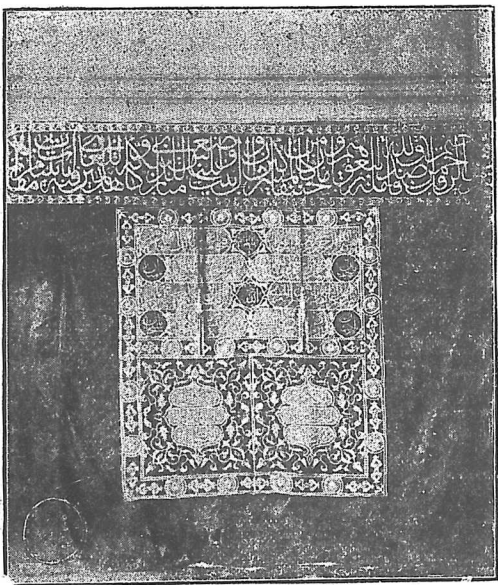
↑這是從埃及將黑幔放  
到聖橋裏，預備向麥加  
行進，不過近幾年埃及  
和阿拉伯有些意見，故  
此有好幾年沒有送這黑  
幔來，今年兩國和好如  
初，所以我們到了之後  
，正趕上是新換的黑幔  
，我們真倖運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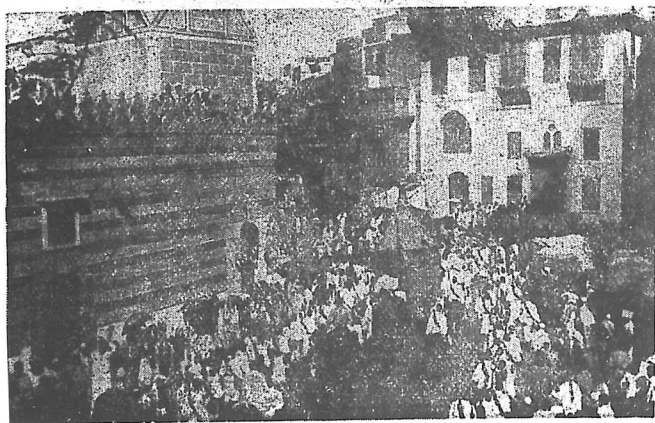
這是世界人類始祖母哈  
哇太太的墳墓大門，有  
警察看守着，不叫人們  
進去，因為常常有人進  
去，哭着作懺悔，幾天  
不走。

這是「克爾拜」黑幔上的一個金字搭簾，在「克爾拜」四週有一段金的經字圍着，這樣的搭簾有四塊，在克爾拜的東面



每年由埃及織錦局，做一份黑幔子，用聖轎送到麥加來，麥加便派兵士和黑宮人們去接，這圖是正走在「遂發」和「買勒臥」兩山中間的長街處。

左邊牆上鑲着一個黑色的碑碣，那便是奔忙時慢行的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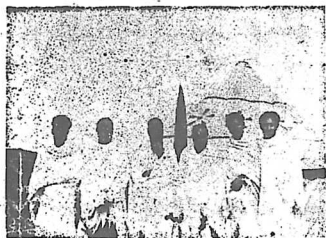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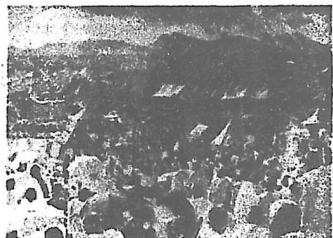
我們到了麥加，除了進入「克爾拜」轉「套丸夫」之外，便又到「遂發」和「買勒臥」兩山之間奔忙七次，可是一般老年人，他們從遠路走了來，早已筋



疲力盡了，所以這裏有一般人，他們用棗樹皮的繩子和棗木作了床，兩個人用頭頂着來招攬客人，老人們坐在床上，他們頂着床跑七次，然後給他們相當的工資，但是有時也會把老人們高高的摔下來，不過不是常有的事。這圖是工作完了一個人頂着床回家休息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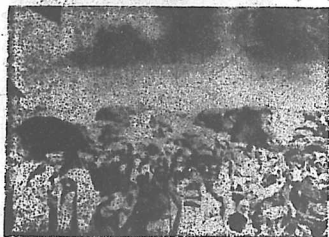
↑ 勒我駐阿  
勒從左們  
良張者璞  
筆張教者  
潤，先創  
鴻生，李  
王士，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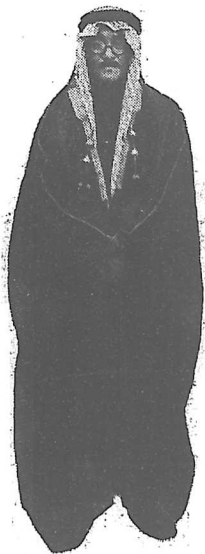
↑ 駐阿  
勒伐  
山的時  
候，遠  
望帳蓬  
如箭林  
一樣。



↑ 賴孩麥山遠望



↑ 賴孩麥山上祈禱者



這是筆者唐易處着阿拉伯服時的像

上下是阿拉伯國王一品沙德氏



下面是國王的長子及其宮門衛隊

這是聖轎前的一班樂隊，他們也都穿了戒衣在吹着  
↑軍歌，不過我們沒有趕上看。



→ 阿拉伯的兵士，他們帶了家眷去朝覲，有時坐在一起講些聖史和天經聖訓。



← 前往麥加朝覲的女人，她們都帶了雨簾，有時買東西，自己將面簾掀起來，可是旁邊一有人，她們馬上便放下去

筆者和李鴻清  
在第一個射石  
場正在射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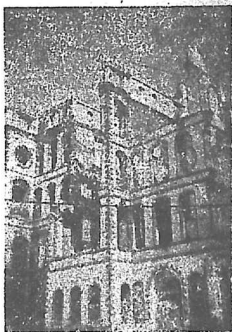
羊宰着忙在正後戒開↑

→ 麥加郊外的乞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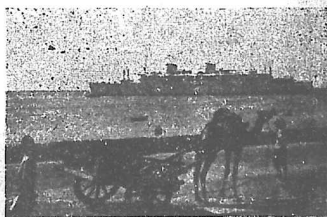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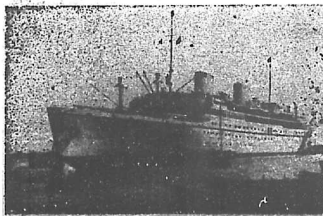


↑ 我們攝於阿拉伯王國前宮

土耳其大帝時的麥加總督府



我們乘這隻多利亞郵船回國 ↓



↑ 回來時看見的亞西尼車

# 麥加巡禮記

唐易塵著

## (一) 動機

『比司抵爾席賴黑爾瑪賦來黑爾迷』

(憑普慈特慈 真宰尊名起始)

在回教的一切著作上，上面這句話，是不可免的，因為回教人但要舉辦一椿事，以致說一句話，吃一口食物，都要先念了這段阿拉伯原文的讚語，不然是不合教規的，同時也是，真宰 所不喜的事。

朝覲麥加，是五種天命之一，如念，禮，齋，課，朝。朝即朝覲麥加是也。朝覲麥加既是五功之一，所以凡是回教人，在能力環境許可的範圍內，都應當去一次，然而因為往返由中國到阿拉伯，有四萬多里路，盤費時間，都必有相當的預備，否則，是不易成行的，有以上的原因，故此中國人每年前往朝覲者，最多也不過百餘人，可是每年由各國前往麥加朝覲的人，最少要在十萬人以上，這樣算起來，中國的朝覲者實不及百分之二，所以中國回教人，雖也遵行五功，實際上能夠辦到的，只有四功而已。

關於朝覲這件事，確也關乎前定，因為不論什麼事：都不是偶然的，我記得我在二十年前，只要見了從麥加帶來的照片和圖畫，我總很關心而用好奇的眼光去看它，並要想知道的人問長問短，民國十六年天橋清真寺第一任教長，便請了新從麥加朝覲歸國的王振海阿衡，王阿衡是經漢文兩通的有名學者，他從麥加回來自然也得到很多與人不問的收穫和見解，因此在他每晚開齋月內講演的機會，我便要求他講說麥加的實況，王阿衡很喜歡的就接受了我的要求。

聽過了王阿衡的介紹，又參閱朝覲途記，和王阿衡後來出版的朝覲摘要，並且零零星星也看了不少伊光報的王靜齋阿衡的筆記，在這時不客氣來說，我對於麥加的古跡方向及作朝覲的手續，較比其他沒有去過的人是清楚了許多，民國二十一年，我到了奉天新民旅行，走進那裏的南寺，恰巧教長屋中掛着一張很老的麥加照片，我見那張照片與我所見的都不同，因為我們常常見到的和買到的，只不過是幾張俗套，這一張確是我直到現在都沒見過的，我一進去時，馬錫三教長，認為我是一位普通的旅行者，所以教長的架子是十足的，及至我見他這張照片，把方向和上面所能看得出的古跡一說，這位教長馬上離了坐位，向我拉手道，你一定是位「罕志」了（罕志是朝過麥加的人）我說，「不不，我不過愛留心關乎麥加的事和圖畫，因為我想東土的人，朝覲麥加是很困難的



事，可是我們有能力的人，都常去一次，我存心要去，也非一日了，不過我對麥加似乎是一個關心的人罷了。」

亡友趙振武先生，他和馬松亭阿衡張潤之先生等人，藉着向埃及送留學學生之便，也曾到了麥加，行了一次朝覲，他們回來之後，便發行了一本西行日記，那時我正在長春，由北京我特要了一本去，一連整整看了四天三夜，有時吃着飯飲着茶，但是這本西行日記，我絕不釋手，並且我看到麥加有蚊子，我就在另一個日記本上寫上，要上麥加須帶蚊帳，看見太陽晒地，兩腳盪出泡來，我就寫上要帶布傘，看見他們說人熱的頭暈，我就寫上要帶萬金油仁丹及各種藥品，我這樣預備，自以為不久就要起身似的，其實我那裏有能去的機會。

我在滿洲伊斯蘭協會寫了一篇建議，就是集合起二三十位同志來，組織一個朝覲團，並且寫了幾千字的計劃書，結果因為國際的關係，沒有實現，但是麥加朝覲這樁事，可以說是我的心病。

後來我回到北京，不時搜羅些有關朝覲的書籍，尤其對於照片，只要我見了，多少錢也要買，所以我這次去麥加，只不過馬良璞先生帶了一個普通的照像機，在沿途和麥加內外，一共照了一百多張，可是馬先生既不會沖洗膠片，同時麥加地方也沒有能沖片

的像館，所以一直等拿回北京才沖洗，結果，僅僅能看得出的，不過二三十張，其餘均已模糊難辨。甚至有什麼也看不出的，可是自我回來以後，一方在新民報刊載有關朝覲的照片之外，並且在我個人主辦的震宗報上，也披露了不少幅，但是這些照片，全是我在沒去麥加以前而搜羅的，我們自己照的，還一張未曾用呢。

中國回教總聯合會成立了不久，我將趙振武先生送我的一本布皮西行日記，贈給了小池顧問，我對他說：『自事變之後，一般回教人對於前往麥加朝覲，都抱着一種疑問，以為事變之後，各地因為戰事的關係，有的不能通過，再則就是朝覲麥加從南洋各地經過，如香港，新加坡，錫蘭島，孟買，亞丁，這些地方，全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對於華北各地的人民，是不是有援手給予便利的心思，還不可知，如果不能前去，那末華北的回教人，在戰事一天不停，一天是不能朝覲的，這樣說來，我們應當給華北的回教人，作一表率，最好要去幾個人朝覲，如果能夠通行無阻，那是再好沒有，假使英國人不給與便利，那末我們要再打出一條新的路來，總之戰事停戰與否，華北的回教人，和其他各地的回教人，同樣享有五功的恩典。』小池顧問聽了我的話，自然有些動容。

我敢說我是一個專心為回教的人，我對華北的回教人，因為事變而不能朝覲，實實在在的流過幾次淚，所以我有機會，就要說說，結果有志者事竟成，知感

眞宰，我們居然在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從北京出發，登上了朝覲麥加的幸福大陸。

在十二月三日我們推定妥了人位，北京有劉德潤先生，馬良璞先生和筆者，綏遠有張英教長，薩縣有蘇瑞祥教長，他們兩人，都是十一日到北京的，那時我們已然到英國大使館去了三次，據那裏的參贊說：『你們先辦出國護照，有了護照，我們再研究，至於簽字一事：並不是加蓋英國大使館的圖記，因為你們必須在蘇彝士下船，蘇彝士是埃及國的海口，所以必須埃及領事簽字，可是埃及在東方只有兩個領事，一個在日本，一個在孟買，其餘各處，都是英國使館代辦。』我們聽了這話，便到了北京市政公署，市政公署因為沒有辦過這類出國護照，遂又到了警察局，這時警察局將成立了一個護照班，我們因為各個人都忙着起身，所以五個人一同到了警察局，結果，那裏只發去滿的護照，去非洲的護照，也是沒有發過，原來出國護照，是外交部發給，這時華北沒有外交部，所以我們就發生了相當的困難。

我們急的無法，跑到北京飯店裏的一家船行去買船票，據說他那裏賣去歐非各地的船票，及至到了那裏，人家先向我們要護照，我們說『我們打算到上海再說』；人家說：『沒有護照，船票是不賣的』，我們想我們五個人往返票錢，要在二萬元左右，這樣

好主顧，他們居然還不接受，這真使我們更無法了。

後來十三日，我們五個人又一齊跑到警察局，請他就將所發的普通護照給我們開五份，至於能否成行，你們不要管，所以我們五個人出了一次國，走了四萬地，實際上不過是一張警察局的「出境證明書」，並且我還是一張天字第一號呢。

我們拿了證明書，又到了英國大使館，等了有兩個鐘頭。一位中國人從樓上把證明書拿下來，對我們說：「大使現在重慶，這裏參贊沒見過這樣護照，所以不敢簽字，請你們拿去吧。」

### (一一) 出發

明朗的天空，顯出一朵朵的飛雲，好像是與我們要登上朝覲之途的五個「罕志」來賀喜道安，我們集合到回教總會十點的時候，攝了一張影，十二時，在會上吃了午餐一點鐘有五六輛汽車，便一齊開到了正陽門的東車站。

我們的這次出發，是打算不驚動各方，以期既可減少許多麻煩，並且我們能不能如願以償，真的到了麥加，在護照沒有簽字之前，還真不敢說，所以如果到了上海就成了我們的終止地，那我們驚動了各方，知道的人愈多，我們去的人愈多難受，故此我們突然的便起身了，可是車站上在我們沒有到達以前，早已滿滿的站了不少位，好在送我們的人

，多半都是道貌昂然的教長和鄉老，至於有十幾位女眷，也不過是我們的長輩和內眷。午時將過，我們便一同步入了站台，心裏也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和志忑，一點了，站台的鈴響了，送我們的人，一齊向我們說「賽倆目」，（問安）我們於回答賽倆目聲中，而車已蠕動了。

二等車是比較舒適的，所以我們五個人談談笑笑的，不知不覺中，已到了天津，七八點鐘，車僮們來收拾寢台，我們都買妥了寢台券，所以吃了些自帶的點心和醬牛肉，便都上了睡舖，夜內十一點鐘，便有人到車上打招呼，先說日語後說華語，他說：『到山海關了，你們有行李的要到行李房那裏去，這裏是要檢查行李的』，我們聽了這句，我起來找上馬良璞一同到了行李車旁的行李房中，這時我們的大件行李，東一個西一個的放了好幾處，我們找到以後便自動的打開，叫海關人看了看，然後又捆妥，我們才走回原車，可是我們的零零碎碎都在這裏客車上，算起來至少有十五六件，這時有三四位海關的日系職員和警憲，對我們盤查的特別嚴，可是結果馬良璞先生，對他們用日語一說，這樣看了看我們的證明書，至於手提箱等等連一件也沒有打開看便很客氣的走了。

車從山海關開行，我們又入了夢鄉，一覺醒來，早已大亮，車上禮拜，是不方便的

，所以我們未能禮拜，這時車已到了皇姑屯。

二十日我們從車裏往外望見天陰着，似乎相是飛着雪花，可是車進入奉天市，雪是沒有下，但是寒風凜冽，有時從樓上或樹梢，片片被風吹下的積雪，隨風飛舞，車停住之後，大家忙着下車，我將一出車門，當時鼻子便凍木了，覺得奉天的冷，是比北京加強好幾倍。

帶紅帽子的脚行，他們替我們拿着行李，我們想着，站上至少也要有馬良璞先生家裏的幾位人，因為馬先生說，他已與奉天家裏打了電報，及至我們一看，連一位熟人也沒有，這時從很暖的車裏，將下來便遇上這樣冷，兩三位年高的人，早已有些支持不住，所以當時急急忙忙出了車站，也不講價僱了四輛馬車，這時天將亮不久，所以差不多住戶們還沒有起床，我們的四輛車到了馬宅門口，所幸這外門是馬先生令尊和日本人所開的木材店，他們自然起得早些，馬車進了大門，一直到馬宅的住室前面，才下來叫門，少時馬先生的母親開了門，張老阿衡，是最年老的人，他老人家早已冷的夠了勁，所以見門一開，便扶了手杖，急忙跑進屋去，馬先生的母親，只知道馬先生叫門，却不知道後面還有這些人，當時是有些驚訝，後來一看拿了不少行李，才知道是要朝覲的五個人，當時馬先生的祖父祖母，也都忙着起來，點火的點火，掃炕的掃炕，張阿衡也不

客氣，一直上了火炕，少時正飲着茶，見一位李光裕阿衡，從文化清真寺而來，他說：『昨天接了一個電報，因為翻譯不明，不知是什麼事，所以今早沒有去車站接你們，張子文教長叫我來看看如果是你們朝覲，從此經過，要請你們到文化寺去呢』這時馬先生家中已爲我們預備了熱湯麵條，大家又冷又餓，都主張吃了熱麵再去文化寺，所以大家吃起麵來，馬先生的母親還怕馬先生走遠路，吃不着好飯食，在馬先生的麵條裏特別多盛了十幾枚雞蛋，可是馬先生那裏吃的下呢。

十點鐘，我們都吃飽了，遂乘了三輛馬車，一直往文化清真寺而來，到了文化寺由張子文阿衡和李光裕阿衡，同着我們參觀了他們的文化學院的校舍和學員，參觀完了，張阿衡說：『今天奉天四個清真寺的教長和鄉老，在于家館舉行歡送會，因爲近年來，滿洲朝麥加的，可以說是沒有人，我們爲表示歡迎罕志起見，故此歡送你們幾位，並且這次你們幾位前往麥加，不從天津上船直到上海，而偏偏從奉天而大連，這使我們增光不少，所以大家都很誠懇的參加』。

于家館在小西門外，是我舊日常去的所在，乘了汽車到了于家館，這時樓上樓下早站了四五十位，大半都是些道高德重的長者，差不多奉天的回教名宿，這裏是蒼萃一堂了，我因爲在滿洲伊斯蘭協會三年，所以與奉天的這些名人，都是舊雨，奉天地方我接連着

住過幾個月，也是我的第二故鄉，今天與大家重見，真是有說不出的愉快，少時入了席，盃盤羅列，山海珍饈，美不勝吃，由奉天回教協會副會長楊進之先生致歡送詞，由筆者致答詞，將吃完飯，我們一看，已然到了我們預定到車站的時候了，所以忙着吃完，謝了大家，便乘車一直來到南滿車站，我們行李，由馬先生家中人，都替我們運了來，並且奉天的各位及馬先生全家，都送我們到車站，一點四十九分張子文教長，高聲朗誦着「班克」，（禮拜前讚語）我們在班克聲中向着送行的人鞠着躬，而離開了我們朝覲的第一個站道——奉天。

七點五十五分，車，進入了大連站，當時叫脚行們搬運着行李，經過一番檢查之後，乘了馬車，這時坐在馬車上，還說不上任到那裏，所以便對趕馬車的說：『你將我們拉到離碼頭近一點的旅館最好，因為我們明天是要上船的』。趕馬車的聽了。就將我們拉到了一家中華客棧，及至進去一看，也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客棧，院裏堆了些貨物，進到屋裏。是一間對面炕的大房，我們因為行路較爲累了，不願再挪，所以就住在這裏了。

晚飯還未曾吃，可是張老阿衡，早已支持不住了，躺到炕上不動，約他出去吃飯，他說：『我休息休息比吃飯還好，你們大家去吃罷』，我們四個人，都是初次到大連，尤



其是到了這裏，天已昏黑，我向來到什麼地方也不轉向，這是我一生自信的事，可是最怕晚間到蓬生地，今天到大連恰巧天已黑了，所以下車之後，便分不出東南西北，這時我們四個人因為餓的趨使，從中華棧出來，一齊都左右亂看，以冀早些找到一家回教館，好先果腹，走遠了又怕找不回來，所幸不很遠便找到了一家東盛園，小小的兩間樓，上得樓去，四個人大吃了一頓，結果一算賬，才一元五角。

出了東盛園不遠，便是大連的夜市，我們到了夜市，見賣手杖的很多，我因為計算着到了麥加，還有跑「遂發」和「買勒臥」山的功課，既是來回跑山七次，脚下必然吃力，所以最好是拿上一個手杖，當時我便買了一根，這時他們三位，認為我的理由充分，也不約而同的每人買了一根，張老阿衡，是不用買的，因為我見他在馬宅的時候，是持了手杖進去的，買完手杖又走了會，天有十點了，才一同回了中華棧。

回到中華棧，見張老阿衡有些過於疲乏，以為他是老了，誰知談起話來，才知道張老阿衡，是因為在山海關西，車上吃晚餐的時候，把醬牛肉吃多了，他說：『易塵吃餓太饒人，在車上看易塵吃醬牛肉很香，所以我也大吃而特吃，不料直到今天，我的肚裏還覺得有醬牛肉的存在』，大家聽了都好笑。

二十一日的早七點，我們便收拾物件，九點鐘我同馬良璞到觀光局去換船票，中華

棧不遠是一家觀光局的分局，結果他那裏能購新票，若是從別處買妥，必須到大連觀光總局去換，所以我們又坐了馬車找的總局，我們將一進去，便從櫃台裏面，過來一人，他說：『你們二位是從北京來嗎。』我們說，『不錯』他說：『你們在北京觀光局所交的船車票錢，他那裏算錯了，多收了你們九十元錢，我們打了去電報，他已承認了，你們換票之後，可以從我們這裏退給你們，』我們聽了將應換的票交給他，據說他是這裏的局員，名叫李秀山，我們對他自是表示感謝，可是坐輪船，要比坐車手續麻煩，因為不但得打防疫，尤其要種天花，所以我們經了李先生的指導，一方去打防疫針，他這裏辦換票手續，照規矩說，觀光局見了防預證明，才能換票，這是李先生特別幫忙，我們出了觀光局，回到中華棧，找上他們三位，一同先到了東盛園，因為昨天張老阿衡，已然餓了一頓了，再要餓起來，恐怕還沒有上船先有一位餓壞了的，那們我們四個人要添些難心，吃完了飯，一同到了仁和醫院，醫生見我們都打了預防針，所以只給每人種了兩個天花，每人才要了三角錢，沒有五分鐘便都種完了，然後又到觀光局，換妥船票，到中華棧取上行李，一直來到碼頭，李秀山先生已早在那裏候着，這是我們請他照拂的，所以人家就真的准時來此幫助我們上船的一切手續，直頂到上了船。人家一文也不受便客氣的向我們說了聲一路平安，才下船走去。

一處不到一處迷，這是一句經驗語，這次我們到了大連碼頭，在一般人看來，我們好像是搬家的，因為行李太多，可是我在一動身時，就極力主張少帶東西，第一，是路途太遠，東西多了太不方便，並且得多花腳費，第二，是愈走愈熱，雖是陰歷的冬臘月，但是到了新加坡，便得換穿單衣，從新加坡直到麥加，以至於再回到新加坡，完全用不着袂衣棉衣，所以只帶幾件單衣和零用物件，不但方便，又省腳費，可是結果亂七八糟仍然帶了二十多件行李，所以一進大連碼頭，便被一些便衣的人所覬覦，他們以為這幾個老趕，拿了這些東西，總可以敲一下子，不料觀光局的李先生，他趕了來，對我們使了個眼色，意思是不管理他們，也不要給他們什麼，所以我們真沒有理他們，經李先生向海關的正式職員一說，海關人聽說我們去麥加，是修道的，也很客氣的都將箱子上簽了字了。

我們走入碼頭，見有幾萬人，男男女女把碼頭上站了個立錐無地，我們從衆人的視線裏看去，才知道是日本人送新軍入伍，一隻很大的海船上，掛了足有幾百條長旗，上面都寫的是鼓勵新入伍的軍人的話，我們從人叢中好容易進到第三碼頭，而登了我們應乘的海輪。

青島丸是跑上海有名的船，所以上面設備很好，尤其這次對我們五個人，特別優待，

將我們五個人讓到一間大房裏，船，十一點鐘，便離開碼頭，渡上海洋的生活，一點鐘，有一個操南省口音的茶房，進來對我們五個人說：『方才觀光局李先生說：你們五位是回教人，對於食飲叫我小心些，現在要開飯了！你們五位喜歡吃什麼，我好去預備』，我們告訴他，『只可吃整煮鷄子面包紅茶牛奶，別的一概不要』，他聽了就去預備，少時請我們去吃飯，却單在飯廳的一角，爲我們設了五個位，只放了些面包鷄子之類東西，我們將自做的魚也拿了去，不過船開了以後，劉德潤先生和張阿衡都有些暈船，所以他們沒有去，可是茶房還特備了兩份給送到房裏去。

在每隻船上有一名以上的特務，他們負有檢查旅客的責任，這隻青島丸上是一位王君，他向馬良璞先生詳細的問了一遍，然後並講起回教事情，王君對回教非常欽佩，所以當時對我們五個人及行李，都沒有檢查，下午六點茶房請我們沐浴，沐浴之後禮了拜和還補了撇去的拜才就寢。

二十二日，陰，我們因船搖的很烈，所以直到早六時還都正在夢中，後來茶房進來請吃飯，我對他說：『現在太早吃不下去，午飯再吃好了』，到了八點鐘，五個人先先後後的起來，九點，船已入了青島碼頭，這時有日領館高等特務福原春夫先生，和二名職員上得船來，向旅客們檢查，對我們五個人非常客氣，六時便下船走去了，這時我

們從船上看見岸上檢查下船的旅客，每件衣服物件都很仔細的檢查，所以我們知道，青島的治安，較比別處好的原因。也就是在檢查旅客方面是比較嚴格些。

一時半午餐，我們照例吃那鷄子面包，下午六點半洗了澡，七點晚餐，我們向茶房要了些生小魚，自己收拾妥了，放到自己帶的鍋裏加上香、油、白菜粉條，叫茶房拿去燉好，所以今日的晚餐，又較比熱鬧些，這一天就在海裏飄蕩着過去了。

二十三日的早九點，大家因為船的搖撼，都有些恍恍惚惚，好在我因為在學校時，好打蕩木，所以乘了幾次船，不但不覺暈並且絕對沒有吐過，不過搖的太烈時，只是多倒一會而已。

我扶了窗子往外一望，見下面的海水，慢慢從深綠色而變成淺綠色，又走了會兒，從淺綠色而變成了黃色，這時我們都起來了，因為快要到了上海，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商埠，那個人人都喜歡到這裏逛逛，我們五個人，除了劉德潤先生是常來販賣珠石的熟地，我們都是沒有來過的人，所以大家都有些興奮。

馬良璞先生寫了張報海關的單子，就是把我們所拿的東西都填寫到這單子裏，尤其注重的是煙酒一類的東西，可是我們五個人連一枝也不會帶，所以我們的單子上少填了好些字。

船還是行着，太陽慢慢走過了午時，船身已慢慢的穩了很多，從船窗的兩邊都可以看見一叢一叢的小樹和小島，到了一點鐘，大家忙着收拾行李，又走了片時，抬頭一看，忽的兩岸樓房連續不斷，不過有的只有四週的磚瓦，上頂却通着天，從破碎的磚瓦和燒焦的殘木看去，知道這次上海戰事的激烈，船從一隻一隻的小船旁邊過去，慢慢的停住了，許久才靠近了碼頭，可是茶房對我們說；這裡只准日本和其他的外國人下船，中國人仍須等着上小聯絡船，去到中國碼頭下船，我們只好等着他們都下完了船，這時才發下話來，准登聯絡船，一時赤足裸臂的脚行們上來了許多，亂七八糟的都要替我們搬運行李，可是我們找了一個中國旅行社的人，完全把行李點交給他了，不過我們告訴他：應當花多少錢我們給多少錢，要緊別失掉了一件，他聽了這話，所以就叫來三四個人，我們只登我們的聯絡船去，行李是由他支配去了，少時連人帶行李滿滿裝了一船，至少也有兩個鐘頭，才見聯絡船徐徐着向中國海關來。

中國海關是在公共租界的外灘，大家忙亂着下船，旅行社的這人，叫他們脚行把我們的行李，都放到一起，然後他走到一名海關員的旁邊，說了幾句話，就見那海關員走了過來問我們往那裏去，我們告訴他去麥加，並且我們這時也在行李上都貼了一個條，寫上半通不通的英文 *Co to Mecca* 下面註上中文，海關員看完，只把我們從北京帶

的茶葉打開看了看，就叫完全運出海關了，這時那旅行社的人，與我們找了三輛馬車，一直到了老惠中，因為這是劉先生常住的熟旅館，所以一進門，他們很歡迎的把我們安置到樓上，我們給了旅行社那人十元錢，其餘的腳運費車費，一共也不過十七八元錢而已，假使不用他幫忙，不但檢查時發生很多麻煩，就是換船時，也免不了丟失物件的情形。

春華樓門外，懸燈結彩，我們本打算到他那裏去吃飯，不料正趕上有人在那裏辦喜事，所以一進門便聽夥計說，「對不住，沒有地方」，我們真有些飢腸雷鳴了，並且上海的回教館都距離較遠，所以正在遲疑間，忽自樓上下來一名堂倌，他認識劉先生，說道：「樓上有一個定座還沒有來，請你們幾位快點吃，可以借座座好了」，我們聽了馬上同他上了樓，要了些菜，此外特別要了五碗鷄絲湯麵，因為北方人真離不開麵食，兩天沒有吃熱湯麵，便覺得吃什麼都不入味，今天正可解決麵的問題，不料這裏是不常做麵的，偶爾做麵，必是賣與北方人，北方人食量多半都大，今天他們仍是那樣預備的。我們正吃着菜，忽見端進五個形同小盆的大海碗，裏面盛着熱騰騰的鷄絲麵，我們五個人固然嚇了一跳，可是及至吃起來，五個人誰也沒有剩下分毫。

我們回教人自己看自己，似與其他各民族的人，同是一個鼻子兩隻眼睛，像是沒有

什麼分別，其實不然，有時竟有一種說不出的分別來，無論在什麼地方，往往看見來的人，一望而知是回教人，可是要說出它的一定分別在什麼地方，簡知是無法言傳，所以這只是意會罷了，像我們五個人，今天是初次到了上海，就是上海事前或者已接了這樣消息，然而我們下了船，還並沒有到各友人處去聯絡，所以一般滬上的友好，現在他們絕對還不知道我們已然到了上海，不料我們去春華樓之前，因為劉德潤先生雖然常去上海，但是春華樓的地址，今天忽的想不起來了，所以我們五個人就從五馬路往西走，正在找不着春華樓的時候，忽然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恭恭敬敬的向我們五個人說了一聲「賽倆目」（問安）我們即時還答了他「賽倆目」，這青年就要走，當時我們便請他指示春華樓的所在，他順手一指，所離沒有一箭遠便從各家商號的木標堆裏，看見了清真春華樓五個字。

我們從春華樓吃完了飯，我是主張不坐車，意思就是為認識認識路徑，但是他們四位恐怕找不到老惠中旅館，我說無妨，就請你們隨我來吧，一邊說一邊走，萬幸一抬頭正是老惠中的門前。

我們在旅館正休息着，我一見把我們五個人給安置到一個屋裏，不但床舖不足，並且屋裏還放了一個馬桶，雖然聞不到什麼味氣，但是我想若在大恭小便的時候，這太不



雅觀了，假使屋裏正坐着客人，這時要出大恭，我想這非受罪不成，因為我腸胃向來不很好，所以出恭時免不掉要下氣，這時不要說當着客人，就是我們自己四個人看着一個人拉屎，也似乎太難爲情，所以我一定又叫茶房多加房間，並且我一個人希望佔一間，可是我這間除了夜間我睡覺之外，其餘任何時我們五個人都可以去那裏出恭，這樣一來我無異於住了一間廁所，然而這也沒有法子，誰知道那樣出名的老惠中旅館，竟連一間廁所也沒有呢。

天快黑了，我們正收拾自己的東西，忽然進來兩個人，進門就問那位是唐先生，那位是劉先生，我和劉先生便站起來道，「不敢，我倆便是劉唐」，那兩個人一聽便與我倆恭下揖去，少時落座談話，才知一位是小沙渡清真寺的教長，一位是學員，他們說：「聽說北平要來幾位人去麥加，從此經過，但不知何時能到，方才聽見碼頭人說來了幾位道貌昂然的北方人，想必就是，所以我們跟據了他們的話，便找到這裏來，向你們各位問安」我們聽了，自然很感謝，同時我們就拿出一筆錢來，施給這位教長，這不過是表示我們一路平安而感謝，真宰的一種施助善功而已。

有九點鐘了，我覺得腿有些痛，這時劉先生到一家馬公館去聯絡我們放洋的事，我便同馬良璞先生走出老惠中，依照方才回來的舊路往春華樓去，因為春華樓旁邊，我在

吃飯時看見有一個澡塘，所以我們又往這裏來，但是我一摸錢夾裏所帶的都是準備銀行的票子，這裏是公共租界，是不通用的，我拿出一張十元的，找了一家換錢舖去掉換，不料他將票接過去翻來掉去的看，看完了道，『這裏不要』，我們接過來又到了別處，依然是這樣，我和馬先生說，『我們乾脆回去拿中交票去，不然我們洗完了澡，人家再不收這票子，那時倒麻煩了，當時回到老惠中，這時劉先生也回來了，我們拿了二十元中交票，二次又去浴春池。

浴春池是漢教人開的，可是我聽劉先生說，這浴春池裏面備有回教人用的沖壺和木圈，及至進去一看，真比回教澡塘設備的還好，所以我們通通快快的洗了澡，並作了大淨，可是從澡塘出來，已然路上行人稀少了，但是一夥一夥的野妓，却在街頭上尋顧客，我倆一見，便連頭也不敢抬，急忙買了些澄沙燒餅，而跑回了老惠中旅館。

二十四，是星期六，陰陰的天，我們覺得屋裏沒有火冷些，可是我們走到臨街的樓廊上一看，來往的行人，不但穿的衣服單薄，有時洋車夫們，居然赤着足，若說上海氣候不冷，可是馬路上也凍着很厚的冰，並且我們的皮大衣，也脫不下來，若說上海氣何以都穿那樣的單薄衣服，所以我想，這是北方人多半受了寒骨的影響。

早九點鐘，劉德潤先生去浙江路清真寺，去尋哈德成教長，因為以前凡是去麥加的

人，如果路經上海，所有一切手續，都是由金子雲先生和哈教長給辦理，這時金子雲已然死了，所以我們知道哈教長是能辦出國的手續，故此由劉先生去找哈教長，恰巧哈教長正在寺內，一聽我們幾個人要去麥加，非常喜愜，因自事變之後，已有二年沒有人去麥加，今年居然有人要前往麥加，所以哈教長很高興，當時同了劉先生二人，一直便往英國領事館來，這裏的門崗是一位印度人，哈教長使用很流俐的印度話，說明原由，當時印度門人將他們二人引到裏面，見了領事館的負責人，哈教長就用很流俐的英語，說明請求簽字和來意，那英國的職員一看，便對哈教長道：「這不是正式護照，我們不能給簽字，因為前四天接到了本國的訓令，對於代辦埃及的事務，交還給埃及了，各位要到蘇彝士下船，你們可以到孟買，因為孟買有埃及領事，但是也得有正式護照，諸位免不掉在孟買，再到中國領事館，如能領到中國外交部的護照，那末埃及領事自然可以給簽字了。」劉先生和哈教長聽到這裏，自然也得不到要領，可是英領事館的職員又說：「如果諸位想去孟買，我這裏可以寫介紹信，同時船行見我的介紹信，他也可以賣給我們船票。」劉先生和哈教長想了想，我們五個人打算乘日本放洋的「昭國丸」，而昭國丸在孟買並不停船，後來打聽義國「康特羅索」船，雖在孟買停船，但不過才只六個小時，這樣不但對於護照是辦不妥，再要去埃及領事簽字，那恐怕更不可能了，所以劉先生

和哈教長研究會子，毫無辦法，遂由領事館辭出，哈教長回歸清真寺，劉德潤先生便在下午一點半，才回到旅館來。

劉先生說王永興是一家出名的飯館，我們坐了車，到了老北門外的王永興飯館，在我們沒有走到王永興飯館之前，早已遠遠的看見上海城的街市，在隔了一段柵欄門，門這邊是非常的繁華景象，每個樓房裏，都是滿滿的住民，因為房少人多，以致有很多人居然在很冷的冬天，在馬路旁邊露宿，身上裹了很多的麻袋，用繩子將自己捆好，然後便躺在便道上睡起來，有時走到近旁，忽然一動，嚇我一跳，仔細一看，才看出是露宿的流民，可是柵欄門那邊，家家全關閉着門戶，經我一打聽，裏面確實都沒有人了，一條街上一個人也看不見，表面上看完全是兩個世界，可是我們連想到中國人的劣性，每地方有了事，一般人總以租界為護符，這一次的事變，一般人們又是十分之十，都跑到租界去，其實正是給租界造成一種發財作惡的機會，據我們冷眼看，只在街上一走，野妓騙子流氓，比比皆是，據說房子都是一間住七八個人，有的一間房截出二三層來，每間房一個月都是四五十元不等，多半樓房是英法國的資本家所有，縱然不是他們的房，然而地租房捐，也是收到驚人的數目，所以我說中國人的劣性，是不可隱諱的，放着自己的樓房不住，而跑到租界受罪，這真是叫人莫名其妙。

我們在王永興打算吃小籠包子，但是他們一到下午就不預備了，所以我們仍然吃了兩條乾絲之類的東西，買了些普洱茶，又回到了老惠中旅館。

下午六點鐘，仍然去春華樓吃飯，但是五個人都愁眉不展，因為我們是要朝麥加的，不是來朝上海的，那末如果真的放不了洋，只到上海而便折回去，這未免叫人見笑，說我們心不虔，但是想不出辦法，也是枉然，我們五個人爲解決愁悶起見，吃完了飯，便溜進了永安公司的大樓，永安公司一面是百貨店，一面是娛樂場，我們因爲不明白路徑，便走進了娛樂場的大門，裏面有票房，我們以爲進門必須買票呢，所以每人花了二角錢，買了五張票，迷迷糊糊走進了電梯，在電梯的半途，便聽像打雷一般的響，少時電梯停住，走出一看，原來是溜冰場，不過這裏因爲不太冷，所以也並沒有冰，只是每人穿了兩隻帶輪的套鞋，只見場裏紅紅綠綠男男女女，足有二三百人，都在那裏像蝴蝶一樣的飛着，一對對的情侶們，手拉了手，肩挨了肩，有的戴了花帽，有的戴了老人的面具，真是五光十色，眼花撩亂，我這時才想起今天還是耶穌的聖誕節呢！她們正在溜得高興，忽見我們五個古玩進去，都以爲是聖誕老人顯聖，因爲我們這裏的張英阿衡，他是一位長鬚白髮的老人，並且還曲着腰，所以他和她們溜着冰，不時向着張教長笑，我們找了一張桌坐下，要了五杯咖啡，這時馬良璞先生畢竟年青些，他一個人走到櫃

台那裏，要了一雙溜冰鞋穿上，同時人家還給他一個老人帽子和一個聖誕老人的面具，馬先生入場之後，像小孩學走一樣，好久才慢慢溜了幾步，可是溜了不遠，像牆一般便躺在那裏了，引得我們四個人都笑了，馬先生爬起來，仍然一步一步又溜，這次走了沒有兩個圈，居然慢慢的快起來，這時我才知道馬先生是一位溜冰的老手，不過有日沒有作這種運動，所以一入場才顯得生疏些。

我們飲完了咖啡茶，要給他們錢，但是茶房說，『你們幾位有票嗎？』我們說『有』，他道，『有票可以給我，每張能當二角用，因為今天有門票的人，不但可以溜冰，溜完了還可以用票充作點心費，』我們聽了便將票都給了他，並且我的每盃咖啡一角五分還餘二角五分，作爲小費了，有九點多，我們便從樓上下來，也沒有坐車，由我作嚮導而又回到旅館。

二十五日，天仍然是陰着，我們打開窗門一看，各家商號都掛起青天白日旗來，這是在我們事變之後，又初次見的事，今天是一位玉行人宗亮臣先生要請我們五個人吃飯，所以我們九點鐘便同了宗先生又到老北門的老萬興飯館，這天宗先生是本地人，他很知道那樣菜好，所以要的不但多，而且都是滬上的拿手菜，因此我們五個人也吃的特別多，吃完了又回旅館休息了會，到下午一時，便一同去浙江路清真寺，拜訪哈教長，當時一見，非常歡洽，哈教長一見我們的面便先拉了手說道：『易塵是我們很久仰的人

，雖然沒有見過，但是在十年前就有了精神的結合，因為從十年前，便每月接到震宗報，我們從震宗報上相見，不啻每月要和易塵見上一次的一樣，少時宗棣棠先生和一位印度人，叫作麼希甸的，他是上海買賣珠寶的，由哈教長介紹，真是天下回教是一家，見了面都很親熱的。大約兩點鐘，我們一同作了晌禮拜，這時哈教長早備妥了五份請柬，當時邀妥了我們，是明天早起在春華樓，設宴洗塵，我們自是推辭了會，當時也就允了，我們辭出之後，又回到旅飯休息，可是我和馬良璞先生一商量，我想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埠，我們來了會子，若只悶在屋裏，未免大煞風景，有負此行，所以我二人乘他們三位休息午覺，我們便溜出了老惠中。

我們兩個人出來，並沒有目的地，所以信步而行，可是不敢走入生疏的路徑，惟恐走錯了要找不回，走了不遠便又來到永安公司，但是永安公司昨天進去了，所以今天不想再去，並且今天永安公司也正是星期休息，故此我倆便走到先施公司，一進門便看見很多的遊藝戲報，我們每人花了二角錢，便乘上電梯，一直跑到五層上，出了電梯一看左右都是遊藝場，在遊藝場的裏外，站着成羣的野妓，都在那裏等候主顧，見我倆過去，都不約而同向我們看，在她們看的原因，據我想是有兩種，一種是打算拿着我們當主顧，她好省却搗母的毒打，一種是看我們兩個人，不像本地人，看着像是老趕，可是我

們兩個人，被她們衆目所視，早已覺得不安，惟恐叫她們扞着，再一看在一羣一羣的野妓隊裏，有很多形似工人的人，穿了短短的衣服，也不時隨了她們，啾啾咕咕的向我們看，這時我們不約而同的都心裏跳起來，我一邊走，一邊看他和她們，一方想到，最少限度他們拿我倆當了老趕，有幾個人將我們擠到無人處，要是來個連槍帶扒，我倆連錢帶大衣至少要損失幾百元，所以愈想愈怕，愈看愈怕我倆步下加緊，可是找不到出路，愈走愈迷，走過一個遊藝場又一個遊藝場，有的唱着小戲，有的唱着灘簧，有的是廣東戲神頭鬼臉，男男女女，站了一台，我們那裏有心去看，只是看見樓梯便往下跑，然後又蹣跚，蹣跚了半天，看見樓梯又往下跑，如此沒有十五分鐘，我們從五層樓上，經過了十幾個遊藝場，而居然逃出虎口，但出得門來一看，不是我們將才進去時的那條街道了，並且天也黑了，我們竟會辨不出方向來。

我和馬先生出了先施公司的遊藝場，又繞了兩三條沒有走過的街道，所幸也沒有失了路徑而又回到了旅館，到了下午七點鐘，我們五個人由旅館出來，僱了黃包車，一直往浙江路口的南來順而來，因為我們聽人說南來順是純粹的北京館，那裏涮羊肉和北京一樣，所以我們五個人爲了嚐北京的菜便作遠路之前的改餞，結果到了那裏，樓上已然滿坑滿谷，連暫坐一坐的地方都沒有了，可是飯館裏的人，差不多都是從北京約去的



，所以都很熟識，我們站了一會，才找出了五個座，吃完了羊肉，有九點了，才慢慢的踱回了旅館。

行路是最困難的事，尤其是回教，因為一切吃飲，這是最大的問題，如果，不加檢點，不但一般同教人不諒解，就是教規也說不下去，其實教規並不那樣給人困難，不過也不可以因為行路總隨便解放，可是實無可解時，教規上也定的有辦法，然而我們想將將到了上海，總能一切守着教規，故此我們在老惠中旅館的喝水問題，已成了一種困難，每天叫茶房拿進些自來水來，我們自己點了一個汽油火，自己燒水泡茶，但是我們的汽油火，並不是不受使，可是因為我們五個人不常用它，所以總沒有點好，今天我們急於喝茶，所以我一個人告奮勇點來汽油火，修理了好久，仍是着的不暢，我拿了攤子一緊，不料砰的一聲，一個汽油火完全成了火團，當時桌上的汽油也着了起來，我的右手，也同時燒了起來，這時屋裏的人都慌了，一時火光起處，將要燎原，這時我一急，將汽油火一打，便打到臉盆裏，可巧臉盆裏有多半盆水，我連火帶手一齊入到水裏，當時汽油火和我的手是滅了，可是桌上還燒着，一個茶房急忙跑了進來，撐起他那大褂向桌上亂蓋，若按理想，他那薄薄的大褂，足可以叫火引着，然而確出人意料，他所蓋的地方，火當時就滅了，這樣一陣手忙腳亂，居然化險為夷了，可是我們不盡後怕起來，因

爲老惠中完全是木板樓房，並且窗簾非常靠近汽油火，如果不是真宰相助，我們五個人不用朝麥加，先要吃一回放火失慎的罪名。

二十六日，是星期一，從早晨起，天氣就很好，我們都在喝着早茶，少時趙遠帆先生來了，哈教長也來了，今天是哈教長約定，請我們吃飯的日子，事前雖然也下了帖，可是今天哈教長還要親自來請，這未免太客氣了，及至我們一打聽，據說以前凡是朝覲的人來到了上海，哈教長全是這樣誠懇的招待，絕不因爲自己是教長，便自居身份，這樣的教長，可以代表回教平民化的精神。

今天吃飯，仍然是春華樓，當時還由哈教長請了五六位陪客，有宗棟棠連子翔佟潤甫等位，俟大家都到齊，哈教長便斟了一盃清茶，雙手捧到首位然後便向我們五個人中，年歲最高的張教長作揖讓坐，張教長坐妥，哈教長又斟第二，就這樣一杯一杯，所有被請的人都順序入了坐，然後這才開上宴來。

朝覲麥加的時候，在沒有到達之前有一個「葉蘭木蘭木」關，那裏是從南方去麥加的關卡，一般朝覲的人，假如是走陸路，到了這裏，首先要換上戒衣，也就是從此要遵守受戒的一切條件，那末由水路來的，便由船上來負這種責任，就是船行到與「葉蘭木蘭木」關相對的時候，船上鳴鑼，大家聽見鳴鑼，就知道是到了「葉蘭木蘭木」關，

都把備妥的戒衣拿出來換上，我們既然知道，事前要預備戒衣的，所以免不掉應當在未動身前就預備妥，可是我們在北京時，真的不知道這戒衣是應要多長多寬，所以我們在北京沒有預備，這時到了上海，就向哈教長來打聽，哈教長道：『這簡單極了，只買六七尺長，三尺多寬的白布兩塊就可以了，以一塊圍了下身，以一塊披在上身，不過是不要用針線縫，至於圍下身的可以結一條布帶子，在布帶上帶個錢包紙筆，這都可以的，其次也要注意那裏的天氣，固然一般人都知道那裏很熱，可是有時也許冷些，要爲防止天冷，最好買一塊大毛巾被，在穿戒衣時，將毛巾被披到外面，又可禦寒，又不犯規定，因爲毛巾被是織成的，沒有用針縫的地方，』我們聽了這些話，當時吃完了飯，一同便到了永安公司，五個人買了五件最大的毛巾被，每件才五元八角錢。馬良璞先生，他自己有一架小型攝影機，但是缺少支架和自動開關機，當時也就在永安公司買齊了才回旅館休息。

聽人說呂宋路口有一家洪長興，那裏涮羊肉最好，所以下午六點鐘，我們五個人乘了黃包車，到了洪長興，結果涮羊肉那裏也比不了北京，在廣泛來說，不止涮羊肉，就是各種中餐，那樣也比不了北京，這並不是我是北京人我這樣說，這是中外國人和各地朋友們對我常談的事實。

大世界是上海有名的娛樂場，我和馬先生在來洪長興的時候，便看見了，所以我倆一商量，打算五個人都去觀觀光，那知他們三位不喜去，故此只有我倆大着膽子也不僱車，便仰着脖子，向各處樓頂上找這大世界的燈字，所幸走了不遠，便找到了。

我和馬先生買了票，走進了大世界，裏邊雖也有幾個遊藝場，但是成羣的野妓却與先施公司遊藝場堪稱伯仲，所以我們依樣的連跑帶看的，沒有十分鐘，便跑出了大世界。我並且大著膽子，同了馬生生不僱車子，順着大馬路往回路走，不過因為是不轉方向，所以總知道是往東北，走了足有二十分鐘，才看見了山東路口。

二十七日，是星期二，這天天氣也很好，早七點半，趙遠帆先生便來了，九點鐘我們又到了春華樓，今天是連子翔，宗棣棠，佟潤甫三位先生請，有哈阿訶作陪，哈阿訶說：「近日聽說西安桂林等處的清真寺，多有被炸情事，那裏多半都是很大的建築，吾人不勝惋惜之至」，嗣又對前土王基瑪爾氏評說：「基瑪爾固然是土耳其民族的英雄，然而他確是世界回教的摧殘者，因為基瑪爾爲了政治，而拋棄了宗教，也就是一個人爲了外表的修飾而拋除了良心。所以現在他拋棄宗教而專修政治，可以說是衣冠禽獸，因爲一個人泯滅了良心，則與禽獸又有何分別，總之一個國必須政教合一，無政不能理國，無教不能理心，基瑪爾廢除宗教，漠視回教，就是促成世界紊亂的魔王，土耳其之大

禍，將亦不遠也」，哈教長遂吃遂說，不覺已到了十一點鐘。

我們吃完了飯，我和劉德潤先生僱了黃包車到了黃浦外灘三十一號的日本輪船公司，我們因爲是要乘昭國丸，所以向他們要求換票，我們想乘日本船，他們一定可以歡迎了，不料他們和其他的船行是一樣的不論交情，他們說，輪船公司是謀旅客方便的，你們護照不簽字，走到那裏也不能下船，那時我們到害了你們了，我們聽着，也實在有理，當時辭了出來，便又來到了四川路口的國際觀光局，這裏有位朱先生，是上海人，一見我們要換票就很歡迎，但是聽到沒有簽字，也縮了眉頭，他說，「這真沒辦法」，後來我們對他說我們可以換義國船票，我們可以乘義國船，因爲義國「康特羅索」船，在孟買停船，我們只能到孟買再想辦法，朱先生說，那也不大妥當，但當時給了我們一本義國船期表，我便攜回了旅館。

無論什麼事只有心誠，自會成功的，我們五個人住在上海，無一時一刻不是愁着去不了麥加，所以才到各船票公司去碰釘了，不想居然我們在這船表裏找了出路。

原來義國船，是由上海出發，到「香港」，「新加坡」，「錫蘭島」，「孟買」，「馬撒哇」，「蘇彝士」我們應當到蘇彝士下船，換小船再往回走，可以到「准德」由准德登陸，一百二十里，便到了麥加，我們翻來覆去的看船表，竟發現了「馬撒哇」是可

以換船的所在，再一查從瑪撒哇，也有去「准德」的小船，不過瑪撒哇是東菲，阿比西尼亞的地方，義國將將的得過來，如果義國使館可以簽字的話，我們便可成行了。

無論什麼事，總別忘了盡人力而聽天命的這句話，如果什麼都只等天命，而不盡人力那除非是人力所不能及的，那只有聽天由命的一途，否則一切的事務，仍是以人力爲重，人力之所求而真宰賜予之，善惡同是一樣，欲作善事的人，真宰也可叫他成功，反過來欲作惡事的人，真宰也絕不阻止他，不過善惡到頭終有報而已。

我們五個人，可以說是處處要盡到人力，所以幾乎把一本行船表，都快翻碎了，可是我們居然找到了能去麥加的出路，我們正在高興，不料國際觀光局的朱先生也來了電話，他說「請你來一二人，我這裏找到辦法了，」我們聽了更是喜歡了，當時我和劉德潤馬良璞二位先生便一直跑到了觀光局。一進門朱先生便笑着說：你們大概可以能去麥加了，請你們看這表吧，結果他畫了一個小圖，恰恰是由上海到香港新加坡錫蘭而至瑪撒哇，又由瑪撒哇畫了一條往准德的紅線，我們一見便拍掌大笑說：得，我們不約而同，可見事有成功之兆，當時我們便也將經過說了，只是義國領事館能否簽字，這是最大問題，朱先生說：「兄弟可以負責，明大我可同你們去義國領事館去」，我們見朱先生這樣幫忙對他自然表示感謝，他說：「這是我們船行應盡的責任，同時你們是我們

的大主顧，假使你們走不了，免不掉還要花一萬多元的船票價發給你們，所以我們爲做妥這項生意，也變法使你們能成了行。」

我們交涉完了回到旅館，下午是趙遠帆王遠謀二位先生爲我們設宴於洪長興，吃完了飯，我和他們四位一商量，打算五個人一同再到大世界去一趟，因爲五個人一同走，總可以助一點胆子，就是野鷄拉住一個人，這四個人還可以援救援救，所幸他們四位都同意，尤以張英老頭，他是在蒙疆居住多年的老骨董，可以說上海作夢都夢不到，今天居然來到上海，又因爲這幾天因爲去不了麥加確實都有些愁眉不展，今天得到這樣能去的消息，所以我們大家從洪長興出來連車都不會坐，一直走到了大世界。

五個人應當買五張票，但是大世界爲歡迎遊客，買一送一，這樣我們只花了三份錢，便買了六張票，交了五張還剩一張，一進門是幾塊哈哈鏡，就是用凸凹歪斜的玻璃製成鏡子，有的上圓下斜，有的下凸上凹，如果走到鏡前一照，也許是長臉圓肚，也許照成二尺多高的矮人，張老阿衡走過去一照，自己便大笑起來，我們四人一見鏡內奇形怪狀的張老阿衡，也都笑的肚痛，同時在我們身後的野鷄們，也都跑過來取笑，張老阿衡索性走到每個鏡前都要照照，並且還邁起四方大步，這一來更引得我們笑不可止。

我們五個人在大世界裏，所有的娛樂場，走進去看了看，究竟這種娛樂是給予有開

階級的人預備的，尤其是逛這種娛樂，又多是些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我到五個人也不過是算到過一次大世界而已，若問裏面唱的是什麼和演的是什麼，我可以說：全沒有理會，就這樣逛了一會，遂即僱了黃包車而歸向了旅館。

二十八日，是星期三，這天也是晴天，早九點鐘，哈阿旬便來了！他說：『你們現在還沒有動身，並且手續也沒有辦好，我想不如你們幾位過年再去吧！因為今年恐怕是晚了，若能把手續辦好。可是船到了准德，再到麥加，如果趕不上朝覲，那豈不自跑一趟嗎？』我們聽哈教長說完，知道他對我們朝覲的事，太關心了！所以當時把昨天所得的結果，便全部告訴了他，哈教長一聽，非常高興，後來又說了會別的便走了。

下午，國際觀光局朱先生來電話說：『今天義國領事館不能去，但是我這裏已然聯絡好了，明天把你們五份證明書拿去，只要 Messager 一回電報，就毫無問題了』我們聽了，心裏更高興了好多。

今天當子春先生也從北京來了，他住在亞洲旅館，劉先生因為和他有事，便先去了，我和馬先生，在旅館有些座不住，便一同到永安公司的遊藝場來，買票進了門一看，這裏比先施公司和大世界，確強的多，因為這裏的遊人，是比較那兩處文明些，似乎還有些中等階級的人，因此我們也敢放着心走了兩處，最後，便來到電影場，這裏正演着一



套武俠片，我們看了個後尾，少時便電燈齊明，電影演完，這時台上寫出一張報子：（下場跳舞）我們見寫着跳舞，不知是怎樣跳法，所以便在外邊找了兩個座坐下，可是那裏知道，這外邊的座位，正是一班醉翁們的包箱，我們將將坐下，這時跳舞還沒有上場，可是四週的野雞也是稱羣論百，我見有一個二十多歲女子，帶了一個小女孩子，這女孩也不過十二三歲，長的確是天真可愛，只見那女子對小孩耳朵上說了兩句，少時這小女孩子，一直便跑到我倆跟前，在我身上一爬道：『你們兩個人到我們家去吧！』我姊請你個現在就去呢！』我一聽幹了，這要精心，雞杆上來了，今天要逃不脫這非受人罪不可，當時心生一計，我二指馬先生，對她道：『別胡說，他是日本人，他輩生氣可沒辦法』這女孩一聽他是日本人，居然抬起頭來對馬先生說了一句日本話，我雖是不懂，大約也是叫我們到他家裏去，這時我和馬先生真有些抓了，我不得已只好板起面孔道：『去吧我們不能到你家去，你快走好了！』那女孩連連說了幾次，我也連連說了幾次不能去，她一看無法，後來才道：『那們們把給我兩角錢好了！』我一着兩角錢能解決，心裏稍然安頓了，當時由馬先生給了他兩角錢，她才算走去，可是我倆雖然假裝鎮靜，心裏却還有些不安，這時忽的台上上來十幾名只穿小禪衣的少女，像賣肉一樣都擺到台上，我一見再不能坐下去了，因為朝觀是往西天去，我雖然不是唐僧，可是這盤絲洞的女妖，要

真打去我的道衡，那還怎能去西天呢？

我和馬先生，不能再坐下去了，趕忙站了起來，也不想再看別的了，一逕走出了永安公司，一出門不是來時的那條街了，及至一抬頭，才看見永安公司有一條過街樓，搭在七層上面，我們只顧在各游藝場裏串，在不知不覺中，已走過了另一個樓了，所以現在一出永安公司，竟不是來時的那條街，所幸不轉方向，因此又找到了原路，而歸回了旅館。

今天下午七時，是上海玉行同人請劉德潤先生一個人，我們四個人既是人家沒有請，免不得自己出去買飯吃，幸而我們四個人還有飯錢，不然今晚非要挨餓不可，我們四個人一商量，走上南來廟吃肉餅去，四個人吃完了仍然回到旅館，這時買後三教長常子春先生，楊仲友先生和買教長的谷郎，都來看我們，談到九點鐘，忽有一位陳道一先生也來了，陳先生是上海孫公館的一位近人，他與劉先生很好，今天特把劉先生叫到外面去，談了好久才進來，然後慢慢的都辭去了，這時劉先生才對我們四個人說：「將才陳先生來是爲我們五個人的事，據說上海新聞報記者，本日找了陳先生去，這記者說：新聞報接到了北京的電報，說從華北來了五個人要去麥加朝覲，我們報館接到這個電報馬上派我們各處去找，叫我打聽這五個人是負着什麼使命的，可否登錄報端，可是

我想陳先生是回教人，一定會知道這五個人的行踪的，我希望陳先生替我探聽一下，等語，陳先生意思是爲我們人的安全，是否叫他登報，我們要研究一下。

我們四個人聽完了這話，我首先便對劉先生道：『兄弟自從民國七年就在報界鬼混，這種話不但聽的慣，同時也算是常說這話的人，陳先生固然是劉先生的好友，可是那位記者的真相，或者連陳先生也不了解，反回來再談我們五個人的行踪問題，我們是純粹專爲朝覲而去麥加，其中毫沒有使命和作用，這是我們不怕公佈的事實，至於新聞的採錄與否，那是報館的特權，我們不能攔阻人家行使執權的，』我們當時算是這樣表決了。

二十九日，是星期四，今天天氣也很好，早九鐘買教長的少君就來了，今天是買教長請我們五個人吃飯，但是我和劉先生約定好了，今天同朱先生去義國領事館，所以只由蘇教長張教長和馬先生三位去了，我和劉先生便到了國際觀光局，朱先生早在那裏等着呢，我們出了觀光局，乘了汽車來到義國領事館，朱先生向門房傳達處說了很久的上海話，後來才見一門者，同了朱先生拿上我們的證明書上樓去了，我們就在接待處等着，足有一個多鐘頭，才見朱先生下來，他說：『證明書留下了，大約一月三日可以辦妥，不過每張要交手續費十六元』說着我們把汽車打發走了，我們是要求朱先生帶我們進進

上海街市的，走了不遠來到城都路，忽然看見三百四十號有很多人，在一個門裏走出走進，往門裏看是一個廟的樣子，可是廟後，是一個坟墓，在臨街牆裏還立着兩個翁仲，每個翁仲前面都放着一個香爐，翁仲的腳上，都被香火燒得通黑，牆上還寫了些有求必應的粉筆字，及至抬頭一看，門上寫着「周俞墓」三個字，據朱先生說，是否是真的周俞之墓，也不敢定，不過此處香火很盛罷了。

上海畢竟是大商埠，以車類一項而論，如有軌電車，無軌電車，在馬路上兜攬生意的汽車，這都應有盡有，尤以雙層汽車，差不多各國大都市是都有了，惟獨北京，還沒有一種車輛，我們爲好奇心所驅使，遂同朱先生在周俞墓前，便上了雙層汽車，車價非常賤，從城都路坐到外灘，每人才五分錢。

我們在外灘和朱先生分了手，回到旅館，這時張蘇馬三位都回來了，我們兩個人文去南來順吃飯，吃飯回來，朱先生又來了，他說：「你們在北京打預防針和種痘了嗎？」我們說：「在大連仁和醫院種的痘，但打預防針是過期了」，朱先生說：「那末你們還得去打預防針去，你們可以去漢口路二二三號，他那裏是管打針的」，我們聽了這話，當然是很感謝他的指導。

陳道一先生又來了，還是爲新聞報的事，我們研究的結果，先請劉德潤先生一個人

同陳先生去，聽聽回來的意思再討論，劉先生和陳先生去了不久，回來說：『見了一位吳公退先生，他問我們是否發表這段消息，劉先生仍是請他隨便』，這樣毫無結果的散了，可是後來報上總也沒有看見這段消息的刊佈。

金連亭，佟潤甫，常子春，楊仲友，各位都在這裏與我們閒談，大致說上海近日頗不安全，暗殺之事，日有所聞，惠中旅館是公共租界，比較法租界好些，法租界發生的案子，簡直沒有人管，可以說是上海最大的恐怖區，及至我們一間常子春先生所住的旅館，對於禮拜吃飯都便常些，所以我們打算和常子春先生遷到一起，可是常先生便住在法租界的亞洲旅館，我們因為易於禮拜，不致耽誤功課，所以決心遷到亞洲旅館。

今天不知因為什麼嗽了半天，大概是因為感冒，我買了一瓶保肺漿，在睡覺時吃了，所幸第二天便好了。

三十日，是主麻，這天也是晴天，起來就收拾物件，為是遷往亞洲旅館去，我們一方忙着收拾東西，劉先生忙着叫算帳，房間小費都給完了，忽的又進來一位中年婦人，原來她是刷馬桶的，我自從到了上海最感不快的便是屋裏吃屋裏拉，今天可要逃去了，一見這位婦人又使我平白生些煩心，但是這不能歸過於她，於是給了她小費。我們便僱了車拉行李物件，往亞洲旅館而來。

上海愛多亞路的亞洲旅館有暖氣，有廁所，每屋裏都有電話分機，並也不像老惠中那裏，打一次電話還要向客人要六分錢，因為上海電話費，是每月按打電次數計算，因此無論什麼買賣，都可以進去借電話，可是借完了要由借主給予六分以上的電費，這樣家家商舖都歡迎有人借電，亞洲旅館因為規模大些，對客人的幾分電話費再打算盤，那未免太討厭了。

十點鐘，我們照着朱先生所指示的，五個人一同到了漢口路二二三號，結果那裏原來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進去一打聽，他們指給我們到一個櫃台前，那裏寫着衛生處，好在今天是由宗高臣先生來作嚮導，不然真有些撞窗戶，可是那裏雖寫着衛生處，事實那裏並不管注射，只是他在注射證上和船票上簽字，有了工部局的簽字，便可出口登船，這樣由衛生處指示我們，叫到三馬路三四〇號去種痘，我們說：「在大連已然種過痘了」。他們說：『那不行還得再種』；可是跑到三馬路三四〇號，他們說：「已然種過痘，那可以不必種了」我們又跑回工部局，工部局說沒有這裏的種痘證是不行的，並說你們可到福州路六六七號去種，我們六個人又跑到福州路，但是那裏至少要有百餘人都是等着種痘和打預防針的，我們一想要等種完恐怕今天的主麻拜要趕不上禮，所以大家一商量，先去禮拜，有麼話禮完了再說，這樣張蘇二位阿衛便一直到浙江路的清真寺而

來，我和劉馬宗都各回旅館，在旅館沐浴完了，才回到清真寺。

今天清真寺的講演。是哈德成教長非要張英阿衡說不可，所以張英阿衡對上海的教門和風俗，有很懇切的勸導，大致是各位在這多罪深淵的上海能奉行真主的命令，這真是難能可貴的，同時在這風俗敗壞的上海，務必要叫他分出回漢來，就是不合教門的風俗，不能同他們同流合污，將來上海浩劫的免除，還要歸功到我們回教人的身上，因為只有回教是上海頹風敗濤中的砥柱等語。

主麻拜禮完了，我們五個人又到福州路六六七號，等了好久，我們向那收費人交涉他說：「你們的種痘期限還可以，不過預防針的證明是過期了，這樣你們打一次預防針好了，我們可以在一個證上給你們寫兩種證明」，這樣我們又打了一回預防針，然後每人交了二元錢，拿了新證又到了工部局衛生處，他見了新證才蓋上了工部局的戳記。

四點鐘，我們把新證送到觀光局交給了朱先生，他好預備船票。

三十一日，是星期六，這天是早晴晚陰，早起晨禮時，常子春先生也到我們這裏來一同禮拜，禮完了便討論教義，今天是一位馬恩榮先生和一位李先生，他們約我們吃飯，九點鐘便一同乘了汽車到了一家源興館，原來這源興館是一家山東人開的，今天是

爲我們五個人特別預備北京菜，同時有哈教長宗棧棠先生劉阿衡，十二時才吃完了回旅館。

現在因爲確有放洋去麥加的希望了，所以仍然繼續着置買應用的物件，我和馬先生到了四馬路買了一個暖水瓶，又到大馬路買了一件我自己預備的戒衣上身，因爲只買了毛巾被作上身，如果天熱，仍可以只披薄布，不披毛巾。

我在沒有買這東西之先，對他們四位說：「我在北京就勸你們幾位買蚊帳，可是你們各位不買，幾時到了麥加，蚊子咬你們，你們可不要往我帳子裏跑，當時他們聽我說的這樣利害，便都允了每人買一個，但是買了多家都沒有，最後算是在中國國貨公司買到了。」

下午七點鐘，我們都回了旅館，常子春先生拿來許多上海鷄鴨鋪賣的鹹鷄子，晚晌也是常子春請我們吃的飯。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是星期日，這天下着小雨，晨禮之後又休息了一會，起來之後，我從窗戶往外一看，各家舖戶都掛上了青天白日旗，九點多鐘，由老萬鑫送了來湯麵和小籠包子，午後我和馬先生蘇教長又到大馬路買了一些應用的物件，我們走到愛多亞路的西邊，忽的看見有一家賣元宵的，我們走進去每人吃了一碗，餘外還給張教長



和劉先生帶了二十個回來。

下午六點鐘有金連亭，韓少禹，斯慎峰三位來談，這三位是與上海租界內的一般教民不同，我們對我說：『自從上海事變之後，我們鑒於一般回教同胞，不但沒有人管，就是我們想要出來組織一下，反到受一般人的不諒解，例如上海城內；現在完全封鎖；如想出入，非有日本當局的通行證不可；可是日本機關發給通行證的標準是必須有會體，如果沒有會體的保證，人家是不肯隨便發的，這樣我們連緒大家幾次，打算組織一個回教會，結果他們以為我們是投機，是好出風頭，並且還輕視我們；這次知道你們幾位到上海，尤其知道易塵先生是中國回教總聯合會的總務部長；對於成立中國回教聯合會有很大的供獻，所以我們今天特來拜訪，希望給予我們一個南針』我聽完了他們的話，知道了他們的來意，便對他們說：『您幾位的高見，我很欽佩；但是中國回教總聯合會，雖由兄弟擔任總務部長，然而成立之初，也是多數回民的同意，和關係方面的指導，諸位如果急於要辦什麼會，不妨連絡一部同意的教民，至於不同意的也不要勉強，因為勉強的事是不會久遠的，然後請日本關係方面諒解；最要緊是能使民安居樂業，各歸鄉里，至於將來，上海是屬於華中的，我們將來也有中國回教總聯合會華中總部的組織，那時自然是一個係統了』，他們聽了很滿意，便要約我去走走，我說：『因為晚間不

願再出去，請你們自便吧！」

晚飯之後，我和馬先生張教長一商量，打算請張教長看看野獸電影，因為張教長活了七十來歲還沒有看過電影，我們當時乘黃包車來到貴州路麗都電影院，因為它那裏登着演『獸國情侶』可是到了開場一看，原來就是北京所演『蠻女亂花洲』，我曾在北京看過了，沒法了再看一次吧！

當年河東，當年河西，這是中國一句諺語，意思便是怎樣富的人，當年也可就變成窮人，怎樣窮的人，當年也可變成富人，就以這次上海的事變說，有很多財主沒有幾天居然片瓦無存，兩手空空；甚至家敗人亡的也是很多，可是租界裏的投機份子，也有藉此而發財的，我們這次來到上海，住在租界裏，每日所看的，全是看形的繁華，因為在七八層的跳舞場的門外，總可隨時看到路旁的寢士，至於這些露宿的人，真有很多是事變前的大財主。這是怎樣知道？原來我們從麗都電影院回來，常子春和劉德潤先生正在談着話，他們見我們回來，常先生忙着道：『今天寫你們五位一筆也帖，現在有十一位教胞，他們全是上海城裏有名的六財主，現在連飯都吃不到了，至於這十一位的姓名，我們想不發表，不知你們五位肯辦不肯辦？』我們聽了忙對常先生道：『可以可以，請您分派吧！多少惟命是聽，』常先生說有三位太苦了，每位十元，其餘八位，每位五元

好了，一共七十元，一我們總子，馬上交給了常先生七十元，請他轉給這些位教胞。

一月二日是星期一，今天仍是陰天，九點吃了飯，外面已然下起小雨來，故此沒有出門，晌禮後雨停了，我和劉先生馬先生，到了國貨公司買東西，買完以後我和馬先生便回了旅館，劉先生打算到玉器公所看朋友，所以一個走去走到永安公司的南側，自想這是玉器公所的所在，但是怎樣也沒有找到，不免要東張西望，那知道裏的按摩室很多，同時它們散出來的攪兜生意的姨娘也很多，見劉先生東張西望以爲是要找按摩姑娘，當時上前向劉先生搭話，好在劉先生來過上海，所以很莊重的向她道：『我這裏等我的馬弁呢！他到你們那裏去了嗎？』這位姑娘一聽不是來頭，看了一眼逕向旁邊走開了，劉先生也沒有找到玉器公所，還險些叫人拉了去，所以忙着也回了旅館。

我們的行乘是一定乘義國輪船『康特羅素』號，這船是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入上海，一般船員在上海過年，預定是四號，開回義大利，今天雖是二日，但是自己先收拾我個人的零星物件，以免得後天忙亂着上船，還得惦記着一切。

關於朝覲應當帶的東西，我想我或者比別人拿的樣子多一些，因爲這是我早有預備的，現在我可以把它爲在下面：

行李衣服鞋襪，我們走時雖是冬天，回來時也還很冷，可是行李衣服鞋襪，要必須

拿上夏天的。

藥類

個人當吃的平安藥，此外如暑藥必須多帶，我們帶的有砂礮，萬應錠，避瘟散，萬金油，頭痛粉，阿司匹靈，太學眼藥，黃連膏，兜安氏藥膏，橡皮膏，羚翹解毒丸等，一共買了不少，滿滿裝了一籃，我們管這籃子便叫旅行醫院。

飲食品類

出外飲茶是一太問題，因為北京的鮮花茶葉各國都沒有，所以我們在正興德買了有四五十觔頂好的鮮花茶葉，一方面預備送阿拉伯國王伊昂沙德和他們各大臣，一方面預備遇見的各省親友，結果這些茶葉到了麥加甚受了他們的歡迎，並且在船上的義國女船員，居然問着我們的茶葉又問別人特意來問。

我們因為怕在船上吃飲不方便，自己都賣了些燻牛肉，同時也有很多朋友們也送了我們很多月盛齋的燻羊肉和門框胡同復願齋的燻牛肉，但是到了上海便忙着把它吃完了，因為再放下去便要起霉了。

皇城門外有一家專賣牛肉乾的蔣家，劉先生知道他那裏，所以我還不知道，而劉先生確買了不少，結果這牛肉乾，直吃到我們從麥加回來，又在船上吃了好些日子，並且

我們在『瑪撒律』（阿比西尼亞）居然能吃到熱湯麵，這都仗着有牛肉乾的好處。

東場家的白芥，我們買有二十多斤，吃了一路，後來在『康特羅素』船上；因為印度洋非常的熱，這種白芥倒在屋裏泛起它那五香的氣味，我和蘇教長正較它的味道；那知女船員，從外面進來，向我們說了半天，我們雖然不明白，但是看她那樣子，是不喜這種味道；後來找出來她一問，便堵着鼻向我們擺手；我們不信任她不喜，便盛很好吃的一蒲包白芥，全從筒孔中送到印度洋去了。

油炒麵這東西是不可少的；因為走的遠處，往往覺得口味不適，如果沖些油茶喝，也像到了鄉里一樣。

黃醬和醬油香油；這些東西，如果去日本可以不必帶；因為日本的醬油要比中國的好，可是要往西去，這些東西是非帶不可；因為我念法文時，我知道法國人管醬油叫Mayonaise，念出來還是醬油，可是西方各國是沒有醬類的東西，因此我們便從金魚胡同末義順下子清先生那裏，買了許多裏醬醬油和香油醬菜；同時下子清先生還把東來順出品的頂上醬油送了我兩瓶；這些東西可再好沒有了。

我們有一天居然在『康特羅素』船上吃了一頓好香的炸醬麵，麵條是義國的空心麵，若不是有黃醬香油和肉乾，又那裏能吃這些北京的美味；我們到了麥加；那時有開羅

的中國留學生二十八個人，他們見我們拿了黃醬，居然大家搶着二人辦了一塊，像吃糖一樣，都吃了起來，他們說到埃及幾年，幾年沒有嚐着薺味了，香油也是這人嚐一口，那人嚐一口，好在我們拿的多，不然也喝光了。

雜項用物，旱傘，雨傘，膠鞋，扇子，蠟必立死水，噴霧器，刀子，剪子，信封，信紙，電報本，地圖，指南針，有關麥加朝覲的經書，雉毛藥，耳杓耳捻，拜帽，纏頭布，禮拜單，鞋托，澡衣，口盂及括舌牙刷片粉牙膏，胰子，手巾脚巾，圖章，筆墨，記事本，照像用具，火爐，汽油，火柴，電棒，桅燈，香料香水，鏡子等等，凡是旅行常用的東西，和夏天必用的東西，都想到，否則，到了途中天氣炎熱，再想買已來不及了，再說這一走便是幾個月，四五個人正正像是一個小小的家庭。

在熱帶最流行的是瘧疾，因為地近沙漠的地方，多半是晝熱夜寒，所以發瘧疾的人很多，我們雖帶了不少藥，但是還沒有治瘧疾的東西，所幸我們算是都沒有患這病。

一月三日，是星期二，這天早晨從窗戶往外一看，小雨下了一地，行人車馬，都在小雨朦朧中往來着，我們九點鐘便吃了飯，這早飯當然還是由老萬鏻送來的，十一時有楊仲友先生，拿了一個盛二磅水的暖水瓶來，楊先生說：『你們到船上飲茶是不隨便的，二等房是每日兩次茶兩次飯，你們打算隨時喝茶，只好存下些沸水』，說時將暖水壺

遞給我們道：『這是我送你們幾位用的。』我們當時謝了他。

今天原說是觀光局的朱先生來，他說是三號義國領事館，給簽妥護照，可是等到四時還不見來，我們不免有些心裏打鼓，恐怕義國不簽字，四號一開船，我們仍是白喜歡，等的正不奈煩，忽的朱先生慌忙的走了進來道：『請你們幾位快收拾物件，現在護照已簽妥字了，請你們收好，這裏是你們五位船票，從上海到『瑪撒窪』每人合英金鎊十七鎊，回來也是十七鎊，由『瑪撒窪』到『准德』來回是四鎊，統計起來你們五位的船費共一百九十鎊，共合九千二百二十五元正，你們交我代換的金鎊和鎊票，也都換妥了，請你們收下，並且請你們快快收拾物件，因為『康特羅素』是明天早四五點鐘就開，客人必須在今天七點，從碼頭上小船，是今天六點有一次，再晚就沒有了。』我們聽了他的話，大家便忙着收拾行李，我幸而把應拿的都大概收拾好了，這時不過把皮衣服脫下來，換上棉的，將皮的存到上海，以免來回帶着不便。

晚飯叫了來也沒有吃，這時常子春先生，童潤甫先生，楊仲友先生，都幫着我們算旅館賬，叫汽車，大家忙着上了汽車，冒着小雨來到海關，上了小船，朱先生說：『各位送行人不能上大船，這裏我們可以分別了，少時汽笛響了我們和送行人互道了『賽爾目』船便離開了海關。』

## (三) 放 洋

輪船公司的聯絡船，只是在黃浦江中接送客人，所以上面並沒什麼設備，好在有些椅子放在船面，也有像是倉房的樣子，裏面也有座位，不過都是很簡單，我們乘的這聯絡船，因為上去以後，已然天黑了，可是這船上連電燈也沒有，只在各走道處掛了幾盞桅燈，所以我們從光明如晝的上海街道走到船上，簡直像瞎子一樣，一方面又要顧慮行李等物，一方面又要招呼年長的人，好容易才走上了船面，找着椅子坐下，船離了岸，慢慢也能看出船上人來，這時我一看，十分之六七是西洋人，十分之三四是中國人，少時靠了大船，我們便順着梯子上去，可是這大船儼然是一座七八層的大樓，不上大船，想着快快上去，即至上了大船簡直像鄉下人進了大都市，不要說找不到我們應住的房間，就是上了梯子往那裏去都莫名其妙，好在這時有一個船員樣的義大利人，他見我們發楞，遂向我們一指，我們一看屋裏像是大客廳的樣子，那裏有一個櫃台，有幾個人正在那裏用英語交涉什麼，我們也走了進去，船員用英語向我們問等級和房間的號碼，我這時着急了，因為我並不知道是什麼號碼，我以為上船後由他們分配呢！其實船票上早開妥了，後來將船票拿出來，才知道一個是二等房五號，一個是二十八號，當時他們把船票收下，派了一個義國船員，帶我們找到了這兩個房間。



五號房可以住三個人，所以就叫劉先生馬先生和張阿衡住這裏，我和蘇阿衡便住在二十八號，我們的行李，是早已託付了觀光局，故此我們在房裏等了片時，人家便都給我們送到門外，正在這時，船員送來五張表，我一看有很多地方不知怎樣填法，當時又不免着了急，實在無法，我便向一個搬夫道：「你能不能幫幫忙，替我們想一個辦法？」他一一看忙着走到別的房間裏，請來一位王先生，算是由這位王先生替我們填上了。

遠途旅行，如果語言不通這真是受罪，我們一上船，便如同到了外國，這船上的客人雖有些中國人，但是大半都是去香港和去新加坡的，此外便是西洋人，可是這些中國人，對於船員全說英語，船員方面一律不懂中國話，所以上船我便覺得要精心，結果真的受了罪，我常說我們五個人，無異於五個啞子出國，所以到了現在談起來我們還很笑呢。

七點鐘，船員告訴我們，叫我們去吃飯，他向我們用手比畫着，我們會了意，遂同他走到飯廳，吃了些面包和雞子然後一同回到五號房中，這時劉德潤先生對我們道：「現在我們上了船了，說出來也不要緊了，我們五個人在上海這十幾天，是很危險的，因為上海租界裏，還有很多的秘密機關，他們對我們去麥加認為有特殊使命，所以我聽說他們對我們有些不諒解，我每天心裏都捏着一把汗。現在我們五個人都平安着上了船，

我這心才放下，並且我以先也不願和你們說，現在說了也不怕了。」

一月四日，是星期三，這天是陰晴不定，好在我們是上了船了，就是下雨也不妨事，早六點我們禮了晨禮的拜，正打算再休息片時，不想船上的汽笛已嗚嗚的叫了起來，這時船身也有些在蠕動，我便從睡鋪上坐了起來，從小圓窗往外一看，已慢慢離了岸，碼頭上並沒有送行人，這大約都是因為昨天的船，同時經過一次聯絡船，是不許送行人上大船的，後來我才明白，這是杜絕小偷的最好辦法。

七點鐘，鑼響了，我知道這叫吃飯，可是我又以為這是開船的鳴鑼，但不管怎樣先出去看看再說，我順着樓梯走到了飯廳，果然有四五十張棹上，都舖了白布，在每張桌上都擺了盃盤刀叉之屬，這時並且已有五個人在那裏吃着，我急忙跑到二十八號，先叫蘇教長，然後又跑到五號告訴張教長劉先生和馬先生，所以當時五個人都來到飯廳，我們在沒有去飯廳以前，曾對張教長和蘇教長說：「我們這次出國千萬要處處小心，不要叫西洋人說我們中國人是老趕，關於上飯廳去吃飯，務必衣服整齊，因為西洋人他們吃飯時都是穿上禮服呢！」所以今天我們五個人，都是衣服整潔像行人情似的而來到飯廳。

擺台的義國茶博士，都穿了黑色的西裝，他們見我們走進飯廳，忙着向我們說了一

聲 Morning，我也還了他一句 Morning。這時一位茶博士，一直便把我們五個人讓到了一張五份盃盤的桌旁，少時我們一看，確是幾個人在一起住，他便擺幾個人的盃盤在一起，我們五個中國人，他們明白是一起，所以便將盃盤，擺到一處。

我們在沒有上船之前，常子春先生便對張教長說：『您這次出國，對於吃飯上不要太固執了，因為在煩難的時節，是出於不得已的。您知道王子馨教長，他自從去東京，不肯吃那裏的飯，所以直到現在，身體已大受損失，不過要檢點一些就是了，若一定犯固執，那恐怕您也不容易再回到中國了』。

原來早七點鐘，是茶點，我們將坐下，就有人拿了一個銀盤，上面托了兩個壺，一個盃，壺裏盛了咖啡和紅茶，盃裏盛了牛奶，此外一個碟盛了檸檬片，桌上有黃油菓醬麵包，另一茶博士過來問我們要什麼，張教長不等我們說，便用手比了一個圈，意思是要雞子，少時便給我們拿上五份煮雞子來，每人除了吃麵包飲紅茶和菓醬之外對於其他的東西仍是有些不敢動。

早點心吃完，各自回到房中，這時船也走快了，不料張教長只喝紅茶有些不解渴，所以就按開了電鈴，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義園茶博士，走了進來，張教長對他說要沸水，他那裏曉得，張教長無法，又用手比畫着，像是沏茶飲茶的樣子，那茶房也笑了，一眼看見

了暖水瓶，便提了去，滿滿灌了一下送到房裏來，這時馬先生和劉先生都倒在床上休息，張教長似乎有些暈船，但是因爲太渴，所以勉強着拿了小壺，續了茶葉正要取暖瓶的開水，不想澎的一聲，暖瓶炸了粉碎，馬先生和劉先生都嚇的起來看，連忙取出我們自己買的暖瓶來又叫那茶房灌了一瓶，這碎暖瓶，便從窗中送到黃浦江外的海口水中去了。

張阿衡吃西餐，大概是頭一次，若不是這次出洋乘船的機會，恐怕連看吃西餐的機會也沒有，因爲一般教民請念經，又那裏有預備西餐的，今天張阿衡在喝紅茶的時候，方糖盒的旁邊放着一個銀夾子，張阿衡並不知這夾子是夾糖用的，他拿了杓向方糖盒去舀，杓圓糖方，那裏舀得上來，因此引得我們大家好笑。

船慢慢有些搖撼了，各房裏的人，多半都喜歡倒在床上，因爲倒在床上，是不覺得船幌的，我因爲好動，便隨着船的左右搖撼着，來到了五號房，這時張阿衡正一人盤腿大坐的坐在房裏地上，將一隻皮箱搬過去當作桌子，正在那裏寫了好些阿拉伯字，我因爲並不認識阿文，所以便向張阿衡打聽，張阿衡說：『中國每年都因爲傳月搗亂，我這次到了麥加，要拿我這歷表，在那裏核對妥了，以便我回國之後，好拿它作爲傳月的標準，』我聽了之後，便對張阿衡說：『我以爲您這是瞎寫，因爲您寫了很多，恐怕到了那裏人家不曉得，並且只要買一本歷表來也可以了，再說您拿回什麼傳月的東西，也架

不住別的教長們各有主見，結果麥加的歷表，也不如他心裏的歷表有用，『張阿衡聽了我的話，雖然還是抄，可是在麥加也真的沒有拿出來核對，同時也沒有買歷表。』

我們打算給北京打一個電報，因為船上有無線電台，我們向茶房用半通不通的英語一打聽，他說在最上層有電報室，我和馬先生乘了電梯，但樓道房間幾乎把我們轉迷了，好容易找到一間小房，裏邊設了很多電機，我們進去一問，一個很胖的義國人，他接過這張電報底算了一算道，一百一十元整，我和馬先生一聽，都吐了吐舌頭，當時把電報底要回，對他道：『對不起，我們商量一下再打好了』，我們五個人一商量，算了吧，一個電報一百一十元，這未免太貴了，後來還是寫的信。

原來船上有收信的郵箱，同時在每層的公事房裏，也都代賣郵票，譬如到了香港，便須貼香港的郵票，我們可以把應交的郵費交給公事房裏，他便可以替我們貼好，等船到了香港，他有專人將信拿去，一齊送到郵局或碼頭上的郵筒裏，我們那裏曉得，寫了幾封信，竟等到了香港自己去投，結果船到了九龍灣，停的時間很小，在碼頭上又沒有尋到郵筒，正在拿着信沒有辦法，算是有一位中國旅行社的，他全接了過去，給了他兩元華幣，後來我們回到北京，這信却全收到了。

船上的生活，是每日早七時早點，下午一時午餐，五時又是茶點，八時半晚餐，在

每次茶點或吃飯完了，便可到樓上客廳裏去消遣，有收音機，鋼琴，各種雜誌和報紙，不過報紙是船站住的地點才有，所以要知道當日的情形，每天在客廳裏有打字機印刷的當日無線電報，但是全是英文，我們又沒有帶英文字典，有時便看不懂。

船走了一天，一直往南走，走出多少里是不知道的，只知道我們在上海時，禮「昏禮拜」是五點五分，今天直等到五點半，太陽才慢慢落到海裏，所以太陽落了以後，我們才禮「昏禮拜」。

今夜裏，這船特別的搖撼，好在都是入了夢鄉。

五日，是星期四，這天是下着小雨，早茶之後，我便去到五號房和劉先生張阿衡等去閑談，這時有一個義國船員，正在那裏談話，只見他指手畫腳的說了不少，大致是日德義聯合防共的事，午後吃了飯，我回到二十八號房，突然有一位義國女船員，向我要茶葉，我們當時給了她許多，她很珍貴的拿去了。

兩點多鐘，到了客廳去看雜誌，忽的聽見無線電英語報告說：明天（六日）早六點可以到香港，我急忙便寫了幾封信，預備明天在香港發出，張阿衡見我寫信，也叫我替他寫一件，我寫完念給他聽了，然後他又拿過去畫了一個花樣，說經文不是經文，說漢文不是漢文，這時我才明白，這是他老在家裏時留的暗記，恐怕被騙或是錯傳消息，可

是後來我走到五號房外，在門旁也畫了這樣的一個花樣，不知道的人，以為這是符咒，但是張阿衛說：因為船的屋門，都是一樣的，他恐怕走錯了門，所以才在門旁寫了這個記號。

晚八點多，義國茶役才把五份護照給我們拿了來。

六日，是星期五，仍然是有小雨，六點鐘禮了晨禮拜，天慢慢的亮了，船也隱了許多，從船窗往外看去，在波浪推進的海水當中，現出重巒疊翠的小島，又一時便有綿亙不斷的山脈，山的近處，已看出隱隱的樓房，一叢叢的遠樹，看去好像山上的蒿草，從晨陽初上的霧氣細雨裏，紅牆古廟，隨着山形的曲折，形成偃伏的怪蛇，少時雨旁的船，一時比一時多了，船離岸也近了，碼頭是木類製成的，我們這船靠近了碼頭，才覺出這碼頭的長度驚人。

船雖是到了香港，其實是靠在九龍灣，若打算到香港還得乘小船，在這裏我明白中國航海的解放性質了，因為香港是英國的佔據地，若是輪船靠岸，當然要遵守英國的條件，那末靠九龍灣，想必是比香港容易，換句話說，中國的海口是任人可以入的，香港雖也是中國領土，然而政權在英國手裏，也就無異的是英國土地，隨便船支入口靠岸，便有些困難了。

我們看了看船上的時間表，它臨時公佈的，是十一時開行，我們想只有五個鐘頭，若去香港，來回必須很久，所以一商量不去了，這時碼頭上的人，足有幾百人，除了接送客人的以外，還有不少作買賣的，可是碼頭上的雨水，下的很濕，有很多的婦女們，多半穿了青色的單衣袂衣，光了兩隻腳，手裏打了雨傘或布傘，在這很冷的碼頭上往來，我們今天到了這裏以爲比較北方暖些，可是還脫不下棉衣服來，然而他們和她們，却穿單衣和袂衣赤足走在雨地裏，並不見得怎樣冷，這真是奇怪事。

從船上往南望去，這座偉大的香港島，完全成了樓山，從上端的白雲以下，便是一所一所的洋式樓房，幾乎把全山佔滿了。

雨慢慢的住了，碼頭上擺了很多的小販攤，所賣大抵都是旅行人應用的東西，這時我們也又買了些襪子汗衫等物，不過這裏用的是港幣，我們給他華幣每元才合港幣五角，可是東西的價格並不貴，折合華幣，有的比上海還賤些。

十二點半，船上鳴起鑼來，這時碼頭上送行的男女，站了足有二三百人，船慢慢離了岸，忽見船的兩側，有很多的小船，船頭上蹲了一個男子，赤着背，裸着腿，只穿一個小褲叉，披了一塊氈子，不時的同大船上喊，他的背後，有的是女人搖着柁，背後背了小孩，有的是十幾歲的小孩搖柁，一邊搖也幫着喊，我們不知他們喊的是什麼，少時見



大船上有人扔下錢去，如果落在船上他作揖道謝，有時落到水裏，只見那男子，放下甌子一頭攢到水裏去，沒有一二分鐘，便見他從水裏攢了出來，一直泳到他那小船上，用手將他撈得的銀幣，向扔錢的客人表示撈獲了而致謝意，可是扔錢的確實不多，這是因爲一般人有心給他錢，而確不忍看他那水中撈錢的危險把戲。

船行了不久，便大爲搖撼這是因爲離了九龍便行入了大海深處，所以今天午餐時，有很多婦女們，都大吐起來，忙着都從飯廳跑回了寢室。

下午我和馬先生正在客廳裏談話看書，忽然蘇阿衡同了一個義園茶役來，蘇阿衡說：「我方才向女茶役比畫我要剃頭，她便帶我去走進一個屋子裏邊，像是理髮室，我便比畫着叫他給我剃，剃完了他們要我寫字，我也不知是什麼事，所以我把他同了來，請你們問他吧！」結果我們用半通的英語問他一問，他說：「這先生剪完了頭，我們要求他簽字，寫上住房號數，若是當時給錢也可以，」我們便問他要多少錢，他道：「二先令，」我給了他五元華幣，少時給送回二元錢來，我們這才知道，在船上理一次髮是花三元錢華幣的。

晚宵禮後，到了沐浴室洗了一次澡，回來打算睡覺，這時蘇阿衡已入睡了，忽的上面飯廳裏有很大的音樂響，我一聽是電影裏的音樂聲音，當時穿了澡衣走到飯廳門一看

。果然在那裏正演着電影，趕忙回來換了衣服，喚醒蘇阿衛，又到五號找上劉先生張衛阿和馬先生，少時都來到了飯廳。有時電影演到緊張的地方，只顧到電影的串插劇情而却忘了身在海上，所以說現在的長途旅行，真是太幸福了。

七日，是星期六，這天雨很大，有時雨水便從窗口打了進來，屋內的溫度，居然暖了起來，身上穿着棉衣有些發燥了，這種暖，不像是我們在北京冬天暖屋的那樣，居然彷彿是春天到了一樣，所以不得不找出夾衣來換上，早茶以後，便穿了夾衣到船面上去吸海上的空氣，據說海上的空氣是最有宜人生的，同時它還能治肺癆病，我們在船面四望，天水碧連，心曠神怡，低頭下望，突見許多尺許的飛魚，在水面上飛過去。

海上的生活，也是非常有趣的，這時在天水碧連的海船上，看着深藍色的海，撞到船頭上的水，都激起白色的浪花。

十二時，天晴了，這時連棉衣也穿小住了，太陽晒到頭上，也有些發熱。

今天忽然看見我們的午餐有空心麵條，所以我們便和茶房說：『我們希望每天吃這麵條，別的雖然再好，我們也不希望。』

八日，是星期日，這天是晴天，屋裏已然熱起來，因此白芥和醫牛羊肉，都發了霉，所以只好都投到海裏喂魚去了。

今天的晌午，袂衣也穿不住了，所以便都忙着換單衣，義國茶房們也都換了白色的西服，及至到了晚晌，雖穿着單衣仍覺着熱，故此很多的客人都到船面上去兜風，這時屋裏的風扇，也都打開了，可是走進屋去，還是很悶熱。

劉先生自從上了船，因為暈船，所以有時便不去吃飯，又因為倒着的時候多，故此六天沒有出大恭。

九日，是星期一，也是晴天，我們在早茶後，又都到船面上去乘風，一面閑談話一面看着水中魚類，劉先生和蘇阿衛曾看見三條大魚和兩個海獸，可惜我沒有看見。

有十點多鐘，忽的西面海水上空，發現灰色的雲霧，我知道這是要變天氣，所以叫大家回到屋去，結果沒有十分鐘居然右面的窗中打進須多的雨點來，上面也陰的很黑，可是我去到船左面去看，一輪紅日依然是很明朗的。

五點多鐘，船的兩側，却發見了山脈，這時海水也成了綠色，又走了會，便可看見樓房樹木，六點鐘，船已入了新加坡碼頭，此時船員來說：你們如果想下船走走，可以拿護照到頭等客聽裏去，我們一商量都喜歡到新加坡街上去看看，當時五個人持了護照，來到客廳，這時早有兩個英國的海關員，在那裏坐着，向每個客人們問長問短，我們等候許久，並不見那海關員向我們問話，後來我向別的船員一問，他說：『你們不在此

下船，不必用簽字的手續，『我告訴他是要下去逛逛，他說：『那可以隨便，』我聽了這話，便忙着走出了客廳，這時船雖靠了岸，可是已萬家燈火了，我們從電光下看去，這裏是黃黑白三種人俱備的地方，有許多馬來人，他們用花頭巾纏了頭，下身圍了一條花裙，遠看分不出男女來，其實這都是男的。

七時，船上始放行，許多是到此下船的，容他們都下去我們再走，不料忽然有兩個人上得船來，一直便奔了我們來說道：『你們是從華北來的五位嗎？』我們答道：『是的，』他道：『我們一個是星洲日報的名叫王哥空，一個是南洋商報的名叫胡濤，我們接到重慶國府的電報，說是你們五位是負有使命而到麥加作宣傳的，所以我們訪詢的結果，知道你們在此船上，我們希望你們把這次去麥加的目的，對我們說一下，』我們當時便將朝覲麥加是每個回民的天職，向他們說了，並對他們說我們是絕對沒有任何使命的，不過要使各地教民們知道，華北地方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我們可以出來作朝覲，這正可以和新疆共產黨殘害朝覲團來作對照的。

我們答復完了胡先生和王哥空先生的向，他們又向我們要了每人一張像片，但是張阿訇的已然使完了，所以就拿了四張去，我們當時下了船，這時王哥空先生替我們僱了汽車兩輛，我們本打算先找回教飯館吃了飯，可是胡王二位先生很善意的監視着我們，

一定要我們先到他的報館去，據胡先生說：「請你們到我們報館參觀。」我們聽了，沒法子隨他去吧，少時到了星洲日報，真帶我們到各部瞧了瞧，然後又給我們五個照了一張照片，他說：「明天可以登在報上，好使大家知道你們五位的朝覲麥加真意。」可是第二天直到十二時，我們還沒有買到星洲日報，十二時半，船便開了。

照完像胡王二位才將我們送出大門，說了聲「再見」我們真如聽了一聲「開釋」一樣的喜慍，五個人上了一輛車，這時才對開車的說：「伊斯倆目，推安爾目」意思是回教食品，開車的似乎是懂了，正走着，劉先生叫開車的停住了，下來換了零用錢，因為新加坡是另有新加坡錢，我們雖然帶着英鎊，究竟花着不方便，劉先生走進一家換錢店，這裏連街上帶屋裏的人，多半都戴紅土耳其帽子，一望而知是多數回教人的買賣街道，劉先生戴了一個白帽兒，這也是回教人以外不戴的禮拜帽，劉先生將「進去，人家先對劉先生說了聲「賽倆目」，劉先生將英鎊交給他，照本地行市來說一元英鎊票，只換新幣八元八角，可是人家居然多給七八角，劉先生當然很感謝的辭出了錢舖，上了車，這時一間開車的，原來他也是「穆斯林」（回教人）。

少時到了一家飯館，這飯館像是帶家眷的，因為老老少少很多人都在忙着生意，看見我們下車，一齊都向我們說「賽倆目」，我們也回答了他們，然後上了樓，非異干淨

，屋裏掛了些經字畫和帶犄角的鹿頭，像活的一樣在牆上伸着脖子，張老阿訇，餓了好幾天，今天看見了回教飯館，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指手畫腳念人家的經字畫，這時劉先生拿出了一大包中國香片茶，叫他們泡了五盞茶來，不多時，端上些白米飯，炸油餅和辣羊肉，辣牛肉，辣鹿肉和鹹鷄子等，飽餐了一頓，一算帳才合新幣三元錢，合華幣六元多，吃完了仍坐着汽車，馬良璞要買襪子，買了好幾家也沒有現成的。

在新家坡也有夜市，司機人見馬先生一定要買襪子，所以便將汽車開到夜市，這裏却在一家估衣棚裏找了一條，合新幣九角錢，張阿衡也看出便宜，也買了一件汗衫，才五角錢，他們二位一定要買這些物件，後來我才知道，馬先生不知怎的把襪子贓了，但不能穿，簡直就得拋掉，張阿衡因為年歲大些，又身上穿了一件圍腰，大概這圍腰上是有有些不好受，所以來到熱地正好脫了圍腰換件汗衫。

東西買完了，我們打算再買些膠捲，但是多半都上門了，司機人又打算再到別處去尋，正走在要拐灣處，忽的一輛腳踏摩托車，從我們坐的這汽車旁邊一直便撞到我們的車上，當時騎車人摔出很遠，一輛很好的腳踏摩托，也竟摔成數段，我一看糟了，這樓子一起來，免不掉人家要盤問我們，此地華僑很多，他們倘或不了解我們，這豈不是難堪，可是我們這司機人不慌不忙的下了車，看了看自己的車並沒有撞壞，這時印度警察也

過來了，走路的人也圍了一大羣，將騎車的扶起來說了幾句話，又向我們這司機的說了幾句話，我們這司機的上了車，開動機關便走了，後來我向他一問，他說，「這是他從後面來的，並不是我們撞的他」。

少時果仍找到了一家照像材料行，買了膠捲之後，又叫他拿出名信片來，我們選了幾張，當時我們把新加坡各清真寺的照片選了很多，他用英語向我們道，「你們幾位是去麥加朝覲的吧？」我們說，「是的，」他聽了對我們道了「賽倆目」，很客氣的送出我們來。

汽車回到碼頭，其中一輛司機的是華僑，他先回來了等着我們給他錢，是他同我們講的價，一個鐘頭二元新幣，兩個鐘頭是三元，可是此時這馬來人，反向我們要兩個鐘頭四元，這時這華僑向他一說，他便不爭執了，恰巧有數名馬來人便怒目橫眉的向那馬來人申斥道，「『穆斯林』（回教人）不可說謊言，你爲什麼多要人家的錢，」那司機的道，「我不知道他們講妥價，我若知道，當然不會爭執的」。

我們回到船中，因爲船上很熱，所以又到岸上來乘涼，這時船上的貨物，已卸了不少，連夫們都是馬來人，他們圍了一個大圈，有的蹲着，有的坐在地上，每人前面都放了一張紙，上面有白米飯和白糖，馬來人是發綠色，又兼都是勞苦的人，所以手都是黑的，見他們很黑的手，抓那很白的飯，加上糖在手裏攪成圓團，然後再送到口裏，看那

樣子他們雖然吃的很香，但是我們看着真有些惡心。

新嘉坡雖是熱帶，但是在夜間，又是在海岸，所以總還有些涼風，我們在碼頭上看了會馬來人吃飯，然後又乘了會風，便都回到船上休息，這一夜，船上裝貨，起重機像打雷一樣，整整響了一宵，所以鬧的我們都沒有睡好。

十日，是星期二，我們晨禱之後，便都打算再到街市上去走走，同時也打算給北京打一個電報，故此我們一商量，當時一齊下了船，這時碼頭上擺妥了不少小販攤，有賣象牙水晶球的，有賣各種什物的，其中有些小販，用筐盛了些似石非石，似骨非骨的大白花，向他們一問才知道是水沫石，雖然很愛但因爲攜帶不便，只好等回來再說吧！

我們爲在街市上買東西方便，當時便向換錢人手裏換了一張鎊票，一張鎊票是華幣二十八元買的，在這裏換新幣十三元二角，昨天却換了八元八角，不知是什麼原故。

出了碼頭步行到郵局，買了郵票把應送北京的各信都發了，然後向郵局打聽電報局，他說在羅賓遜路，可是這羅賓遜路在那裏，我們又要費些事了，於是出了郵局恰巧有一輛人力車，並且還是華僑，聽說新加坡的車夫，沒有外賣，全是中國人，我們聽了之後，心裏真有些難過。

這裏的人力車，每輛可以坐兩個人，並且車輪也很高，車夫叫我們坐兩個人，我們



看了着怕危險，所以只請劉先生一個人坐了，我們不是爲坐車，這却是爲叫他給領到了羅賓遜路，人力車在前面跑，我們四個人在後面緊緊跟隨，走了一趟大街，又繞了兩個灣，結果還是一家郵局，我們向這車夫質問，他說了半天的南方中國話，我們反不如聽英語能明白，沒法子這時又叫了兩個車夫，我和蘇教長乘了一輛，馬先生和張教長乘了一輛，連同劉先生我們又找電報局，這車夫拉了我們跑了很快，我們恐怕跌下來，所以雖是坐了車，可是每人心裏都捏了一把汗。

少時來到一家電報局，裏面都是馬來人，他說這裏不會打中國電報，最好你們譯成英文，我們一想，因爲譯英文，還有些生字，所以打算叫他們代譯，他說那請你們拿到西面門崗的樓上去，他那裏不但可以代譯，而且向外打電報，也必須經過那裏的許可，我聽了走到西邊一看，果有一個印度人站門，向他一說，他說了半天聽不懂的英國話，我們當時一商量，得了，算了吧，打一個電報要把人累死，所以電報也不打了，車也不坐了，五個人緩步當車，順了馬路往回走，這時有一個馬來青年，他見了我們便很恭敬的道了一聲「賽爾目」。

我們又走到了一家馬來人的飯館，胡亂的擺了幾樣菜，其中有一個黑人，拿了五塊鐵盤，用黑手往盤裏抓飯，我們一看就飽了，所以都吃了不多，便給了錢，掌櫃的也向

我們說「賽爾目」送我們出來，我們便順了馬路來觀覽馬來的市面風景。

據王哥空先生向我們說：這新加坡一共有人民七十五萬以上，其中華僑却有五十二萬人，其餘二十三、四萬人，均爲馬來人，在這二十三、四萬人中有二十萬人是回教信者，佛教信者不過三、四萬人，這裏的華僑對國內情況，也極其關心，去年籌了一筆慈善費，竟措到十二萬多元，可見華僑的熱心一般了。

我們順了馬路往前行，這裏的風景，真有些教人留戀的地方，一條條的柏油漆路，相襯了兩旁高插入雲之綠樹和朵朵鮮艷的紅花綠草，我們想在這臘月裏北京不知要下過幾次雪，而這裏却萬紫千紅，不勝使人生出憾慨，我們更從來往的行人裏看見，住在這裏的華僑女子們，多半却穿了很長的汗衫，可是赤了足，有的穿了布托鞋，有的穿了一雙木製漆頭的托鞋，走在馬路上格格作響，很像東京銀座晚間夜市一樣，她們走起來，無意中給街市上添了一種自然節奏。

回到船上，已是上午九時了，看了看船上的通告牌是下午十二時半開船，遂又下來買了些零星物件，這時上船的慢慢都來了，送行的也一時多似一時，天有十二點鐘，碼頭上真是紅紅綠綠，男男女女，其中有的向船上揚起手絹，時說時笑，也有的向船上望着，而不時用他那手帕去拭滿臉的分別熱淚。

十二點半，船離了岸，這時天朗氣清，全船上的客人，幾乎全部站在船面上，因此船上和岸上的花紅手帕，相互搖了起來，相映青山綠水，和當空的紅日，幾乎認爲身登仙界。

三點多，船往西北行，已入了馬拉甲海夾，從船上看到兩面的遠山，直像是一遍遍的濃雲，這時蘇教長忽的跑了來道；「我們此去麥加是不會晚的，因爲我將才看見有幾位印度人，他們也是去朝覲的。」我們聽了，也都想要見見他們，同時自上得船來，始終就沒有到三等倉去看一看，這時正好去看看，當時我們幾個人跟了蘇教長，走到下層船尾處看見在船尾的空場上，支設了三二十個自備的軟床，便將行李就放在船板上，好在在上層是樓房，並不怕有雨，在他們人叢裏，却有不少或躺或坐的老者，見了我們都互說「賽備目」，有些年青的和女人們，他們蹲在船邊處忙着作飯，鍋杓傢俱，自然是應有盡有，我們向他們打聽，住這三等船，是否也帶伙食，他們說不但管米管麵，至於肉食。因爲船上不方便，他們船上還特爲我們買了十數隻小鷄，我們一看，坐二等船反不如坐三等船吃飯方便，二等船簡直沒法在屋裏作飯，所以我們見到這種情形，很羨慕他們，我們向他們一問，才知道這三十餘人，全是去孟買的，並沒有去麥加的。

我們從新加坡往西行，這裏的經緯線又差多了，我們在香港以北，是四點多鐘禮晡

禮的拜，五鐘半鐘，昏禮，今天是六點半才禮脯禮，七點才禮昏禮，所以這裏雖是臘月而天氣不俱熱，還比較華北是晝長夜短。

每天早七點鐘，是早茶，我在每天六點鐘晨禮後，還總要再睡一次回龍覺，所以醒來總是八點以後，可是走到食堂去，還可以吃茶點，因為他們從七點起至九點止，如果過了九點，人家便不伺候了。

從新加坡起，是每日早七點早茶，下午一時午餐，五點晚茶，八點晚餐，可是愈往西走，這時間愈差，平勻起來，每天雖是一點午餐，但是船上的時刻是遂着海洋而更動的，每天要差十幾分鐘，所以每天總是覺得很餓了，才見打鐘，結果一看船上的表却是一點，後來回國時才覺出來，因為每次還不覺得餓，便到吃飯的時候了，這樣拿了我們的表一對，才知道船上的表，是隨時撥動的。

今天是星期二，下午有電影，我們直看到十一點才演完，我們都忙着回屋，將要睡覺，忽聽上面放了一聲警笛，客人們都出來打聽，怕有什麼警報，我從窗子往外一看，因為下了很大的雨，這警笛是怕有迎面來船看不清，故此才放了一聲警笛。

十一日，是星期三，這天夜裏雖下了很大的雨，到晨禮後，便晴了，八點半我便到船板上上乘風，這時見有四五個船員，他們七手八腳，用了很多的木材在那裏支起一個

木槽來，少時又拿來一個縫妥了的油布東西，放在木槽的當中，向四外一支，才看出一個布製的游泳池，支妥了之後，便用水龍引了海水向池裏流，有二三個小時，將海水已滿滿放了一池。

今天十二時，據船上人說，由此往西，這便出了馬拉甲海夾，而走入了印度洋了，這時劉先生和張教長他們有些暈船，原來是走入海洋，現在船却有些幌了。

十二點多又到船面上去，這時已有幾名男女船客，他們只穿了一件很小的游泳衣，有的在池裏游來游去，有的洗完了在池外晒太阳，這船上有一名茶房，生的矮矮的身體，看那樣子像是有些神經病，他每見了年輕的女船客（西洋人），他便挑鬥取笑，可是這些女客們並不噴怪，或者這是歐洲人的特長，今天這位船員高興極了，他向着每個游泳女士們都去招待，並且有一個女客，將脫了大衣，只穿了那很小的游泳衣，他一見便向前摸索人家，那女人又笑又鬧的往池邊跑去，他也隨後跑到池邊，那女人臀部上拍了幾下，後又將那女子抱了起來，扔到池內去了。

船自入了印度洋，我們不時的在船面上，往下看，有很多的飛魚，有時一羣一羣，被船將牠們驚起向遠處飛去，我們在七八丈高的船上，看飛魚像二三寸大，其實最小的也有半尺，大的却有尺許，這天還看見兩個扁形黃色的小水族。

我們在船上遇到一個義國人，他會說中國話，他說在北京清華園作包工的事業，已達二十年，現在無工可包，不得已而回國了。

十二日是星期四，晴天，這天早茶後，我們又到船面上去乘風，這時有一黃衣僧人，他的衣服不是僧袍，而是一塊很長的黃布，將上身裹了起來，我們一看是與我們要去朝覲，所穿的戒衣是如出一轍的，他也並不說話，所以我們也不知他是那國人，恰巧船面上不知那裏來的一個死螳螂，劉先生拿起來看了看是已死了的螳螂，便又拋到船面上，這時那僧人忽然跑了過來，他拾起來道：「這螳螂還未死，我拿去吧」，說着他便拿走了，我們聽他一說話，才知道是中國人，可是這螳螂明明是死了，他為什麼反說沒有死而拿走了？我一想，這一定是他將那螳螂要收藏起來，等到下船帶到地上將牠葬埋了，然而他是不是照我的想像去辦，我便不知道了。

原來這人是湖南人，他在印度爲僧，這次確是來錫蘭島佛骨廟作朝覲的。

馬先生也不知從那裏找來一個小背心，穿了一條小褲叉，走上船面，原來他看了人家游泳，他有些眼饑，他便也慢慢溜到池內，可是池水很深，馬先生兩隻手，簡直離不開池邊的木槽，這樣游泳到引得大家好笑。

今天船太平穩了，天氣也特別清明。

十三日，是星期五，這天也是晴天，早茶後又去船上乘涼，那黃衣僧人也在那裏，談起話來才知道叫慧松，會到北京法源寺受過戒，在日本京都讀書，馬先生向他說了幾句日語，這時有一猶太人，他聽馬先生和僧人用日語談話，他也用很流利的日語，向他們說長說短，結果慧松也很喜懽研究回教，我遂將回教真相天方典禮及西行日記送給了他。

會說中國話的那位義國人，他對蘇教長說：「將才你們同行的那人（指馬先生）他用日語交談是不相當的，因為往歐洲去的船上，有四川政府的人，見了你們一定要注意。」後來蘇教長把這話告訴了馬先生。

今天晚六點半，見北面隱隱約約有了山脈，少時天黑了，愈走愈近，居然看出有許多燈亮，八九點鐘，北面的星燈螢滅，數可萬千，但是船依然是那樣快，不像要到站的樣子，並且晚九點，又演起歌舞影片來，十一點鐘船還是走着，我們可都入了夢鄉。十四日，是星期六，這天的上午一點半，船已入了哥倫坡港，我們是因爲看完了電影睡的正濃，我從夢中驚醒，覺得船是停住了，所以我一個人起來，走上船面一看，這座錫蘭島，在夜間是看不出它怎樣繁華，但是我從各個樓房中的電燈，和各個樓頂上的霓虹燈看來，這錫蘭島已顯出十二分的繁華景象。

錫蘭島，是印度半島的東南端，這裏住居的多半是僧侶和本島的土人（黎人），更有遷來的馬來人爪哇人，也有不少阿拉伯人，所以錫蘭島雖然有佛骨廟，可是那裏也有很大的禮拜寺，惜乎我們不能下船去觀光。

哥倫坡，就是我們停泊的這個港口，因為這哥倫坡是錫蘭島的最南端，又因它有着軍政兩方面的重要性，所以英國人在那裏設了總督，同時便將哥倫坡作為是錫蘭的首市。

我站在船面一看，很奇怪因為我們乘的這船，每到了碼頭必要靠岸，然而這裏，船只停到海中，這時又是半夜，所以下船只有幾隻卸貨的木船，和接送客人的小汽船，我看了看打算到岸上去，是要多費周折的，並且又在夜間，算了吧。

一鈎殘月，懸掛在朶朶的浮雲上空，樓上的紅綠電燈與白雲碧月相映成一幅海上難得的夜景。

各地土人的語言，真是使你能夠聯想到真主的偉大，因為一方有一方的語言，可是外人聽來，實在難懂，而本地人則能詞意通達，以這裏的土人語言而論，我在船上聽來，他們嚙嚙嚙之外，簡直沒有別的字兒，可是他們却能分得出來，這不是真主的權能嗎？那種語言又是由人編造的呢！

我一個人看了會，仍回到屋中去睡了，六點半醒來，禮完晨禮拜，又走到船面上去



，從晨光熾微中再去這錫蘭島更是一幅天然美畫船上公告說，六點開行，沒法子，打算下船是不可能了，回來再說吧，但是到了八點才開行，這裏有用石頭在海裏築成的一段圍牆，是來的船都停到這牆圈裏面，少時船慢慢從這圍牆裏駛了出來，往西行，這裏的海水，居然分出很明顯的顏色，圍牆的裏外是碧綠色，走出三里來路又成了黃色，可是遠處的海水，還是深綠色。

船行了不久，海浪頗大，因而我們的圓窗中都打進水來。

我們自從上了船，雖然每天能夠吃到麵條，但是總用醬油拌着，覺得有些味淡，今天他們都要求我去炸些醬，我們帶來有黃醬香油，而沒有蔥薑蒜，我們打算和茶房要，但是不知怎樣說法，後來才想起洋蔥來，茶房拿來三頭，我切了牛肉乾，拿妥黃醬香油，走到下層的大廚房，房外坐着一個胖廚子，向他一說要借火用一用，他當時便允了，可是我們走進廚房去，一個瘦廚了，他不分青紅皂白，竟將我和馬先生推了出來。

我和馬先生沒法子，走出了廚房，但是仍不甘心，因為那胖廚子，已允許了我們炸醬，所以又去找那胖廚子，這時胖廚子又同我們走進廚房，只見他向那瘦廚子說了半天義國話，那瘦廚子才對我們說：「耶斯」，「耶斯」，我們見他許可了，遂在他們大火上炸了醬。

今天張教長，特別高興，因為居然可以在印度洋上能吃到了北京的炸醬面，這恐怕是以前這些朝覲麥加的人，也未會這樣幹過，誰知竟有不能稱人願者，就是每天早餐都有麵條，今天反到沒有麵條，張教長一見沒有麵條。真急了，竟大拍其桌子，兩三個義國茶房全跑了來，張教長向他們說了半天中國話，人家那裏懂，後來我們給大意說明了，那茶房說，今晚一定預備麵條，我們五個人沒法子。聞着很香的炸醬只好先拿它拌飯吃吧！

如果沒有雲霧的話，在海上看日落是最好玩的，因為可以明白的看出太陽慢慢落到海裏去，今天是六點十五分，太陽落下去的，這是船上的鐘點。

天黑了以後，從對面來了一隻大船，遠遠看去儼如一座燈山。

從白天就看見北面，總是綿亙不斷的有山，並且船也不那樣搖撼了。

晚飯時，果然人家給預備了麵條，我們炸的醬很多，所以晚飯便吃起炸醬麵來，萬里以外而能吃到北京風味，心裏痛快極了。

這裏天氣是非常之熱，故此我在晚九點鐘作了一次冷水浴才睡覺。

二等船上的浴室，是隨時可以沐浴的，浴盆裏所用的冷熱水，都是海水，洗完了身上很鹹，可是浴盆上面有一個噴子，也是冷熱兩個管，這裏是甜水，所以洗完了必要再

沖一次。

十五日 是星期日，今天也是晴天，我們在夜裏四點鐘便覺船有些搖動，所幸都在夢中，早六點晨禮之後，我們將從北京帶去的鮮花勳香片茶葉取出，沖了一壺茶，並且每人又沖了一碗油炒麵，就這樣一來，真如同在北京一樣，喝完了又到船上去乘風，今天竟看見了一二丈長的大魚。

蘇教長飯量較我們幾人大些，所以每次茶房總是多給他些，今天又是炸醬麵，蘇教長吃的很多，茶房見他吃的多，便用手比着臉對蘇教說：『你到瑪撒窪一定更胖了』。我們只顧沖了一壺茶，不想引出船上男女茶房的好奇心，一個女茶房，居然帶來一個男茶房，要求我們將茶葉拿出來他們聞聞，我看他們說的可憐，遂送給他們一盒，後來居然更有別處茶房也來了，也向我們要茶葉，所幸拿的多，當時給了他們很多大家去分了。今天是從早起，便看見東北面的遠處，總有高矮不斷的山脈，並且不時的還看見些帶帆的小船，每個船上坐了兩三個人，據船上人說，他們是在海面上捕蛤喇的，因為他們可以在大的蛤喇裏，有時能得到珠子，所以印度是世界知名的產珠地帶。

這裏有我們不知名的水族很多，牠們常常發現在船的兩側。

據船上人說，明天可以到孟買，所以今天他們送了來五張憑單，叫我們填寫上，

據說明天打算下船走一走，就必須要填寫這單子，不然這裏的英國海關是不肯放行的。

十六日是星期一，今天也是晴天，早七點半，船已進了孟買海港，雖然船還沒有攏岸，可是我早就看見一處一處清真寺的高插入雲的圓頂，真使得我們高興極了，這樣大的孟買，而叫巍峨莊嚴的喚拜圓頂幾乎佔了全部，所以說回教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不要拿三意回教人來說，就是建築方面，也是不能漠視的。

九點鐘，船靠了岸，這時所有要下船的人，都到頭等客廳裏去，聽候檢照簽字，我們只拿了五張憑單，這時早有四五個英國海關員，在那裏看護照問情形，而後簽字蓋章，我們一見還得要護照，真有些爲難，惟恐他們見了我們這不倫不類的出國證明書來當護照，或者就許問長問短，弄上麻煩，可是打算不下船，又已躋到裏面排好隊了，當時還是希望下船去看的心切，所以就請馬先生去取護照，少時取來，慢慢到了我們五個人這裏，接過這證明書去看一看，似在微笑，對另一個海關員說：『這就是華北的那五個人。』那人也似笑不笑的把護照看了看，然後就在憑單上給蓋了章，我們拿着憑單，也走出了船，這裏有印度警察，他向每一個人仔細的驗了憑單，然後才放行。

出了碼頭，拿出一張二十先令的金票，換了十三元多印幣，這時有一帶紅帽子的車夫，猛一看去好像是奉天的張子文教長，我們都嚇了一跳，可是一聽說話，不是他，這

裏的馬車很像奉天，同時並有攪坐的，他和趕馬車的是兩樁子，我們以爲是一事，我們坐在馬車上，那攪坐的便站在腳踏土，向我們說盡買的情形，雖是英語，有時也用阿拉伯語，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我們的目的，是在吃飯和參觀一二處禮拜寺，所以先向他打聽飯館，他聽了之後，便指點着趕馬車的，至少走了約五六里，才到一處買賣街，在一個飯館的前面停住，飯館掌櫃見我們都帶着白帽，知到是朝覲的，所以迎面便向我們說「賽倆目」。

在這裏吃的是烙薄而脆的餅，和鹹鷄子牛肉，不客氣說，這飯館裏做客，都用黑手抓飯吃，我們都有些沒有吃，便飽了。

我們吃完了飯，見飯館旁有一家理髮館，也貼了阿拉伯文的經字匾，一見便知是回教人開的，我們一商量，都打算在這裏剃頭，因為船上太貴，當時都進了理髮館，這裏的理髮匠，也向我們說「賽倆目」一少時便都動起手來，刷胰子的刷胰子，用手巾軟髮的用手巾軟髮，只聽得屋裏嘩嘩的響，我們幾個人的頭髮雖是剃下來了，可是我們五個的頭皮，每人都有二三處破傷，所以我說，這裏的剃頭匠，可以稱他們是「干蘇哇布」(屠羊者)好在時間不大便完了，但是愈走愈癢癢，因為他們只用一塊白布鬆鬆的圍，頭髮渣子都跑到脖子裏去，就這樣的手藝，可是每個人的頭錢，合華幣是一元二角。

我們走到一處市場，買了些信紙和照片，也都很貴，後來走到了兩三處清真寺，都是在外面看了看，因為一走進去人家必要招待招待，如果多就攔了時間，恐怕誤了上船，所以買完了東西，參觀完了清真寺，然後上了馬車，一逕回到碼頭。

上了船，我趕快跑回屋去找了汗衫，將脖子上的頭髮先洗淨，然後換了汗衫，一看這舊汗衫上的頭髮渣，簡直數不過來，同時頭上的破傷，用胰子一浸，也痛的非常難受。換完了衣服到船面上乘風，見有幾條大魚，形似蛟，出沒於水中，少時忽覺身上不適，所以急忙回到房中。

今天船上的公告牌是；下午四時開船，可是到了六點鐘才離開海岸，這裏送行的人很多，其中最使我感動的，便是英國的女人，她們都穿了一身很好看印度服，襯着她那雪白的面龐，更是美麗，據船上人說，這是英國佔了印度以後，每年有大批的婦女們到此地，專專許配與印度富商貴族，所以現在二十歲內左右的男女，多半是英印混合種，這樣將來印度的青年，因為母親是英國人他們還怎好再排斥英國呢？英國人的處心積慮，竟如此深遠。

船將要開的時候，岸上有一個印度男人，帶着一個小女孩，在那裏翻跟頭，拿大頂，這時船上便有人給往下繳錢。

這裏的送行，是用很多鮮花編成花圈，套到被送行人的頭上，因此上船的旅客中，竟有頭上套了五六個花圈的。

我們坐的這船叫康特羅索，它原是與康特威爾是姊妹船，今天這康特威爾便在這裏互相見面，然而我們的船往西，這康特威爾便往東開往上海去了。

出外的人，千萬別有病，如果有了病，是處處要感覺比在家鄉痛苦的，今天這船開了以後，我便覺得身上不適，我打開藥匣，找出了二九羚劑解毒，吃了之後，便倒下睡了，幸而十點多鐘，居然出了一身汗，心裏也覺得通快了許多。

十七日，是星期二，這天也是晴天，我勉強起來禮了晨禮拜，又休息了會便到船上去散步，這時馬先生劉先生也都來了，我們正說着話，忽然有一位胖胖的中國人，走近我們的跟前道：『您幾位是去麥加的吧？』我說：『是的』，他道：『那位是唐先生和馬先生』，我便道：『我就姓唐』，一指馬先生又道：『他便是馬先生』，那人聽了道：『你們幾位何必在這國家多事的時候去麥加呢？是不是負有什麼使命呢？』我聽了知道他是誤會我們有使命，遂對他道：『回教人朝麥加，這是每個人的天命功課，使命是每個人的，我們爲求國人的安寧，而到麥加作祈禱，這是有利國民的，我們純粹爲教，絕不是有什麼背景的』，那人聽了很客氣的道：『如此說來，我是誤會了，因爲沒有上船

以前，在孟買的報紙上，已然知道這船上，有五位是從華北派去麥加的，並且我還記得唐馬二位，上得船來，今天果然碰到你們，所以我要問個究竟，這樣說來，你們幾位是專心爲教的，這樣好極了，我們要多接近好了，我當時問他貴姓，他說姓徐，是中國外交部職員，前往美國的，說完了我們各自散開了。

下午一時，我們到飯廳去吃午餐，只見每個桌上，都放了一張英文的通告，我們連看帶猜，才知道是今天下午五點鐘，本船全體船員船客，演習救生，所以我們吃完了飯，便回到屋中，將船上預備妥的救生衣找了出來，這救生衣是有四個氣匣，縫到一件形似背心的帆布救生衣上，此外有上下帶子，穿起來前面有兩個氣匣，後面有兩個氣匣，這時有四點多，便聽船上放起汽笛來，每次三聲，隔了幾分鐘便響三聲，雖然知道是演習，然而也似乎像有些恐怕，同時還有些婦孺們，他們不知是演習，以爲真的遇了險，所以真有面色變成蒼白的，總之這時無論男女老幼的船客，却都穿了救生衣，齊集到船面上來，船員們都忙着將救生小船，從吊鉤上卸下來，轉到船欄的外面，手裏握着繩子，預備要放下去的樣子，整整五點鐘，汽笛長長的鳴了六聲，然後又鳴了一聲，各船員將小船放下少許，聽候命令的樣子，各個船員都有一定的地點職責，約有十分鐘，只聽汽笛又長鳴了一聲，這時各船員又將小船轉回原處，然後都笑着散了，我們大家知道是



演習完了，也將救生衣脫下來，各回房中，我將救生衣脫下來時，才看見上面有字，大意是如果發生危險，須照救生衣上的號碼，去上救生船，因為如果知道號碼，可以自己找到那個號碼的救生船旁邊，等候上去，不然亂上一氣，一個小救生船隨便上人，反倒不能救生，而足以翻到海裏去了。

我們大家都回到房中，以為這是救生演習終了，不料停了有五六分鐘，忽然汽笛又鳴了一聲，各倉的警鈴也響了起來，我不知是怎麼回事，急忙又跑上船面，原來是船員們演習救火工作，救火員每八人爲一組，有戴面具的，有持斧鋸的，亦有穿避火衣的，此外每組有一份救火器，一個龍頭，這時各水管已然都開了，水從龍頭吐了上來，由船員向海面上打去，少時船長上來，向每組問詢器具是否實用，有無障礙，每組都問了以後，約有十五六分鐘，汽笛又長鳴了一聲，各個船員遂將各項用具收起，回到了各個人的屋中。

十八日，是星期三，今天也是晴天，我自從孟買動身，覺得有些不適，幸而今天算完全好了，不過却大便了四次。

我們這次去麥加，預計着要見『蘇歐德』國王暨以下的各大臣，所以預備了很多的山東綢，好茶葉和中國特製的念珠，今天因爲沒有什麼事，便大家商議送禮的禮單。

這裏有成千成萬的小魚羣，在小魚羣裏還有一尺來大的蛤蜊，浮在海面上晒太陽，碧青的海水，襯着寶藍的天空，這真所謂大千世界，使人們生出無限的感慨，同時更參悟真宰的全能。

日光浴是歐洲人現在最流行的，今天我到船面上去，有二位歐洲的女子，她們只穿了一件很小的補叉，伏在船面上晒太陽，大概是他看了蛤蜊晒太陽而有些眼饞。

我們幾個人閑走，走在三等倉的船尾處，這時從新加坡上來的幾十印度人，以前我們以爲他是去麥加的，今天才發覺他們在孟買下去了，這時在船尾處塔了一座戲台，掛了些各國的旗幟和花色的帳子，我們料到今晚或者是什麼慶祝會。

四點半晚茶的時候，和徐六吉先生在一起，徐先生又向我們打聽中國的回教人，究竟算是漢人信奉回教，抑或是回族，我和劉德潤先生，對他解釋道：『在中國的漢族人而信奉了回教的，固然也有，可是大部的全是由西北回疆而入內地貿易留落的居多，同時更有由亞拉伯及伊朗而來中國的，也實在不少，例如牛街清真寺教長王氏族人，他們便是貞觀二年來華的宛葛士巴巴的後裔，由阿拉伯的宛字而譯成王姓，所以說中國的回教人，確實構成與其他民族不同點，如語言文字飲食習慣，一切一切全不與其他民族稍混合，所以不能因爲少數漢人入回教，便說回教民族的人，都是漢人。』徐先生聽了我

們的話，很認爲是至理名言。

徐六吉先生又向我們說，「據說穆罕默德聖人，當日傳教，是一手持經一手持劍，信其學說者，便可依經行事，不信其學說者，則以劍伐之，這話當真嗎？」我聽徐先生說完，便即答道：「穆聖最初傳教，數年之久而信者寥寥，穆聖向用謙恭和藹之氣概，誨人不倦，但一般逆教者，施以種種陷害方法，欲害穆聖一死，穆聖不得已於五十三歲而逃於「麥地那」乃逆徒又常到「麥地那」進犯，穆聖忍無可忍遂集合「麥地那」信士，出而應戰，後來信者日衆，各國皈依，派臣朝謁，乃以麥加爲回教自古之策源地，因而發兵取麥加，佔麥加後皈者日衆，而對不皈者除勸化外，並依古蘭之啟示各不侵犯，是以穆聖自始至終絕無先發制人之處，而所謂持劍傳教，未免厚誣穆聖也，且古蘭經於穆聖生時，並未彙寫成本，蓋當時乃隨時由穆聖朗誦之後，有由各大賢心記者，亦有凌亂抄於木片者，穆聖逝後至歐麥勒大賢時，始完全彙總抄爲冊本，故穆聖持經之說尤不可能也」，徐先生聽了道「是的，這樣說來穆聖的精神實在是值得欽佩的，但是仍有一事要向各位打聽的，就是回教人爲什麼是多妻制？一個男人居然可以娶四個女人，這未免有些不公平」，我們聽了遂又解釋道：「回教的多妻制，並不是每一個男人必要娶四個女人，這是一種調濟社會的臨時辦法，如果不信請徐先生看一看中國的回教人是每人都有

四位太太嗎？也都是夫一妻的，不過第一個妻如果有病或是不能人道，不能生育等，這便可以叫丈夫再娶一個，如果第二個也這樣，再娶第三個第四個，總之不得超過四個，又如戰事以後，往往有很多的寡婦，這些寡婦，縱然國家能於救濟，可是她以後半生性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問題，假使任其隨便自求安慰，不獨有礙教規，尤其紊亂血統，將來反造成大部的私生子，而無人收養，所以遇到這樣時，便可以四妻制，而使有力扶養的男人，多娶幾個女人，既使她不致凍餒對於將來兒童，更可有入負擔扶養和教育的責任所以，四妻正是減少社會的紊亂，肅清社會的風化，至於有人專以多妻制而厚誣回教，殊不知各朝各代的帝王聖賢，很多很多，他們那個又不是多妻呢？固然一夫一妻的也有，可是恐怕很少很少，以中國帝王論，統稱為三宮六院七十二妃，雖然不能真的那樣多，可是這足以表示中國的多妻，又如人民也有三房四妾之說，至於真的一夫一妻，而丈夫犯淫的恐怕大有人在，這樣美名的一夫一妻制，正是亂妻制，而用在腐行教規的國家，當然是反不能以四妻制為相宜」徐先生聽了，對於這四妻制的回教，反說道：『是的，不愧為聖教，所以世界現在能有三億教徒的原因，當然是有它的好處的』，我們談完了之後，便又到船面上去乘風。

在船面上乘了會兒風，我和馬先生都回到屋裏去，我送了徐先生一本回教真相，馬

先生也送了他一本回教哲學。

我和馬先生是好奇心勝，知道他們今天在船尾處搭了一座戲台，所以又和馬先生走到了戲台這裏來，這時戲台前而已掛滿了各國旗幟，台的左面掛了義國皇帝的照片，右面掛了莫索里尼首相的照片，但是此時已然七點多了，仍不見他們表演什麼，故此我和馬先生便先到飯廳去吃飯，飯廳的船員用英文說，今天九點有電影請你們吃完了飯不要走，我們當真的吃完了便在這裏等電影，但是我想每次有電影，船員們並不預先告訴，今天他們特別告訴有電影，一定是叫客人看電影，他們好去看遊藝，結果九點鐘電影開了，我一看船員們一個也找不到了，我同馬先生一商量，一定要去看一看遊藝去，但是去了幾處都有欄杆攔了去路，不得已又回來看影電，看到十一時半，才回房去休息。

十九日是星期四，今天也是晴天，五點半我便起來了，出了一次恭，肚子也好了，六點鐘作了沐浴，禮了晨禮拜，喝了些香片茶，又到船面上去散步，九點徐六吉先生又來了，我和劉德潤先生又和他閑談，他打聽中國回教的現況，及國家對於西北施政方針過去的錯誤。

今天下午一時，又覺身上不好，遂回到屋裏睡了二三小時，才覺得好了些，我便走到五號房，向張教長討論受戒的問題，因為究應在什麼地方受戒，若是以前英國船，他

們到了「葉蘭蘭」時，用望遠鏡看見「葉蘭蘭」關，這時在船上便鳴鑼，大家便都禮受戒拜，更換戒衣，從此受戒，到進了麥加時再開戒，可是我們坐的是義國船，他們向來是沒有朝覲人乘坐的，所以他們誰也不管什麼「葉蘭蘭」，同時這船也不走紅海東岸，它走紅海西岸這樣更看不見「葉蘭蘭」了，故此我們所要討論的是等換了船再受戒？是在這船上就受戒？結果沒有能決定。

我們五個人這次打算要見一見亞拉伯國王蘇歐德，因此他們四位便囑我作一篇晉謁書我擬了草稿，交給了張教長，請他譯成亞拉伯文，後來隔了兩三天才譯出來，據蘇教長說這篇晉謁書，恐怕不能用，算是後來同埃及留學生一同去見的國王，由他們給另擬了一個。

我在北京預備了些拔毛藥，就是石黃和石灰，因為要受戒必須薙陰毛腋毛，今天劉先生要去沐浴先試試，我給劉先生包了一包，少時劉先生沐浴完了回來對我說，謝謝你的拔毛藥，真的一絲也不痛，我道，這是大家常用的東西，試過多次的，劉先生笑道：「我謝你的藥，只是不痛罷了，至於拔毛却連一根也沒有拔下來」我聽了很奇怪，過了兩天我試了試也是沒有拔了下來。

我對於夢，向來是主張不加推測，因為如果以夢爲定休咎，那是與求籤問卜沒有什

麼分別的，不料今天二十日，是星期五，夜裏先夢見有一個人，送給我一只金錢，但是那人不經我的同意，而將我的一只不準確的表，轉送給別人了，我想了之後，雖覺得很巧奇，然而心理想，好歹全憑真主定奪，我不願加以思索的。

四點多，夢見我到家了，全都來看我，我的子女親戚也全都在座，惟獨不見我的小子，我向大家一問，大家道：「你不必問了，那是他的壽數，你也不要着急」。我聽了實在忍不住，便哭了起來，結果自己哭醒了，後來我想，這全是好事難成，朝覲麥加是好事，可是時常作些不通快的惡夢，這也是好事多魔吧！不睡了，等着天亮了禮晨拜。上午十時，我去沖洗沖洗，又用了回拔毛藥，還是不行，只好拿保險刀，都剃下去了。

今天北面看見了荒山，他們說快到亞丁了。

船員對我們說，明天便可到瑪撒窪了，那意思是叫我們趕早給他們小費，我們五個人一商量，當時給了他們大家華幣一百元，他們很喜歡的向我們道謝。

下午二點，北面的山看的很清，並且還有數十戶人家，他們船員說，這是哈達拉毛的居民。

二十一日，是星期六，今天也是晴天，夜裏四點半便都起來收拾什物，五點半便沐浴

，六點禮晨禮，這時船入了瑪撒窪港，禮完了拜，一齊到了頭等客廳中，我們是要在這裏下船的，可是這是阿比西尼亞的地方，我們料到這裏絕不會有中國人，我們下船之後的語言問題，定要會發生困難，所以這時五個人心裏都是忐忑不安，客廳當中坐了五六個義國海關員，我們把護照——出國證明書——交給他們，他們看了一言不發，其餘下船的都把護照拿回，而預備下船去了，我們東西放在屋裏，人是在客廳裏，距離着三四層樓，船是停二小時，所以我們很着急，這時我們好容易找到了徐六吉先生，請他向船員一問，說了半天，然後徐先生說：『不用忙，你們等着吧！』說完了他便走了，少時船靠岸，上來了幾名義國警察，他到客廳，便將我們五份證明書拿到手中，然後找到我們，便叫我們隨他下船，我們說：『還有東西呢，』他似呼不懂我們的話，沒法子隨他下船吧，下了船，五個人像傻子一樣，又像犯人，跟了警察身後，聽他說東便東說西便西，走了不遠，有一阿比西尼亞回教青年，這義國警察向他用阿比西尼亞話一說，然後他用半通不通的亞拉伯話問我們，我們聽不懂，就告訴我們是『罕志』（朝覲者）要找『買司志德』（清真寺）他聽了，果然帶我們到了一處清真寺。

原來這清真寺只有大殿，東面有一小院，有幾個水管，地下放着幾個破鐵盒和玻璃瓶，那青年向殿裏叫了半天，才有一位黑而亮的阿比西尼亞教胞，懶揚揚給我們開了門



，我們進去坐在席上，沒有片刻，我們五個人已叫蚊子包圍了起來。

我們自從上海放洋，全是由我來指示方向，因為我帶了地圖，有指南針，隨時隨地要看麥加的方向。

在王振海教長的朝覲摘要裏說，從上海到新加坡，是向船的右側禮拜，新加坡到准德（麥加西海港），是向船頭禮拜，這樣是從孟買至亞丁時，完全錯了朝向，不信請看一看地圖便明白了。

今天我們到了這瑪撒窪的禮拜寺，這裏的後寢殿，却在北面稍向東，我們五個人坐在這禮拜寺的大殿粗席上，被蚊子包圍起來，雖在白天蚊子並不稍退，我們沒法子抵抗，只好請牠們嚐嚐中國人的血味吧。

蘇教長用半通的亞拉伯語，向那少年說：『我們還有十六件行李呢，請你費心給我們運了來，不然船開了，我們行李運不下來，豈不糟心』，那少年聽了似乎像懂了蘇教長的話，他忙着就要去看看，這時我們怕他弄不清，當時派馬良璞先生同他去，不想走到門外，同我們來的那義國警察，他並未走去，原來還是在門外，像門衛似的在那裏站着，見那少年出去，這警察並不管他，及至見了馬先生要出去，他用手一攔，竟把馬先生攔了回來。

我們五個人一看，得，這個警察簡直是監查犯人的，我們無法只好等着吧，這時來了一個阿比西尼亞人，我們向他打聽教長在什麼地方，他說：『這裏只有拜殿和東面沐浴的小池，此外並無房間，所以教長在禮拜後，便回家去休息，這裏只有一個看守人，到了時候他一念喚拜（班歌），大家便都來禮拜，禮完了一散』，我們又向他打聽『有無朝覲人前去麥加？』他說：『阿比西尼亞的回教人，朝覲風氣很盛，前三天這裏都住滿了，因為距朝覲期很近，所以全部去麥加了』，我們聽了一想，這又要精心，因為人家朝覲的都去了，我們還在這裏，這豈不要誤了嗎？當時五個人都有些着急。

工夫不大警察進來叫我們，我們以為這是開釋，當時出來一看，好了，原來他們給了一位中國人來當翻譯，我們向他一過話，又糟了，他是廣東人，姓張，除說姓氏之外，其餘向我們說的我們都不懂，我們說的他不懂，連說帶比畫，還是不行，那義國警察在旁邊看着很奇怪，我們想他一定在想，為什麼中國人見了中國人還不通語言呢？後來還是那警察用英語說：『你們去旅館嗎？』我們說：『很好』，當時由警察和那張先生同我們出了禮拜寺，我們以為不遠，不料走了有五六里，走進了一處木板住宅，我們以為是旅館，其實這裏乃是警察所。

只見那義國警察走進這警察所，像是一位長官的義國人坐在那裏，由這警察報告了

很久，然後那警察出來對那廣東人又說了好久，那廣東人對我們又說了半天，還是不明白，後來那廣東人用鉛筆寫了一張字條，是「天天中牛頭等三天二百連達」我們看了這字條，寫的雖是中國字，可是比英文還難懂，我們看了猜着意思一定是如果住在這裏，要天天種牛痘，三天的種痘費是二百連達，連達一定是義國幣名「利拉」之誤。我們猜完了對他表示，可以，那義國警察帶我們從警察所出來，又走了有五六里，才到了一家名子是 Alberco ciao 海濱旅館，我們大家走進去，那警察向他們說了，又等了有半點鐘，那警察才從手裏將我們五個人的證明書，交給了那旅館的人，然後打了一個招呼便走了，我們想這一定是警察所指定的旅館，我們的行動，還恐怕是不能自由的，等了會兒那旅館人才同我們走進房裏去，我們一看這海濱旅館是建在臨近海岸的，往東有十幾丈，便是由淺而深的大海，這旅館完全是用木頭支搭的，看那樣子在夏天時，海潮大的時候，這旅館便是一個水樹。

旅館的屋宇是相當講究的每間裏都有浴室，大屋子有兩個床，二個蚊帳，差不多的屋裏，是兩個床的多，可見歐洲人納涼時，多半是夫婦一同旅行，因為我們見每個屋裏的設備，都是按着雨性的應用什物，最使我不忘的，便是女人用的一種淨下盆，樣子和恭桶差不多，坐在上面，前面有一個手簧，一按手簧，便從盆的中央噴出幾股水來，

然後流到四週洩到管中，我一着這淨下盆，便喜極了，因為我們可以利用它作淨下而後沐浴，住在這裏是不會耽誤禮拜的。

我們當時佔了兩間房，但是只有四個床。這時有一個義國的女役，我用法語一問她不懂法語，她說稍懂，我便向她說，我們還得找一個一人的屋子，她聽了唯唯而去，少時便騰出一個屋來，當時馬良璞先生便一個人住在那裏了。

五個人算都有了住處，並且在這遠隔萬里的異域而能住到這樣優美的旅館，所以每個人的心裏都很痛快，不過因為從瑪撒窪到淮德的船，是每禮拜只有一趟，我們若是等這船至少要得住五六天，如果五天能來，便可將將趕上朝覲，如果再晚一两天，便要趕不上，趕不上朝覲的日子是與沒有來一樣，因此五個人心理總有些忐忑。

大家有些餓了，向義國的旅館女茶房要了些開水，可是摸了摸並不燙手，沒法子用這溫水，每人沖了兩碗油炒面，因為我們嚐了嚐這裏的水，是很鹹的，所以沖油炒面時並沒有加鹽，可是後來我們飲茶也便拿這鹹水來泡，結果很好的茶葉全成了鹹湯了。

一個男茶房，他懂法語，問我們吃什麼飯，我對他說面包鷄子空心面，其餘一概不用，他聽了便去預備，到下午一時，這男茶房說，請你們去吃飯吧。

關於沖茶一事，我去日本的時候，便有幾次將茶葉放到壺內，然後叫下女們去沖沸

水，結果把茶葉常常被她們倒出去而單單拿了沸水來，有時沖第二次時，也常常被她們把將泡好的茶葉，給倒了出去，這次在船上也常常受到這樣損失，今天蘇教長拿來一把茶壺，續了很多茶葉，蘇教長找來一名會說阿拉伯語的阿比西尼亞人，蘇教長說：「我已告訴了他，叫他找些甜水來，我們好通通快快飲一回」，那黑人將茶壺拿去不久，便很喜歡的拿了回來，我們一摸又糟了，茶壺冰冷，打開一看，好，茶葉是一點也沒有了，裡面是一壺炭酸水，我們一看還是大失所望。

阿比西尼亞，據說有四百萬是回教人，所以在瑪撒窪，到處可以看到回教人禮拜，不過據我們看到的黑人，他們禮拜是到了時候，一定去禮，只是他們禮的次序和仔細上，較比中國人實在差的很多，我們住的旅館後面，還正在修着工，有一個黑人警察穿了黃色制服，在那裡看着二三十名黑人作工，可是到了應禮拜的時候那警察便叫大家禮拜，禮完了拜，便休息一二小時，然後再繼續着工作。

黑人們大半都是用布纏着頭，身上的衣服多半都是很破的，有的穿了很小的褲紋，按教規在膝蓋以上的是不合，因為它露出膝蓋以上的羞體部分，可是他們居然就穿着那很短的褲紋作禮拜。

這些黑人禮拜時，大半都有一個小玻璃瓶，大概這玻璃瓶內儲的是井水，因為海水

太鹹，若用它嗽口，怕是口裡難受，這些黑人，他們用指堵了瓶口一半，以半個瓶口倒出很少的水來，向手上抹，意思是取其水到手到，就這樣用很少的水，抹了手臉和嗽口。餞鼻洗腳，然後，將纏頭布拿下來鋪到地上作禮拜單，頭上只戴一頂小白帽，便向東北方作起禮拜來，雖然也是抬手鞠躬叩頭，可是不但動作的很快，並且都不到地位，同時他禮响禮拜，就只禮了四拜天命，忙着禮完了，便將纏頭布往身上一蓋，躺下睡了。

有一次我們看見一個黑人他拿出瓶來一看，瓶內的水沒有了，照理說，可以多走幾步走，到海水處用海水作沐浴，可是他不去海水那裡，竟將空瓶放在一旁，在這旅館的台塔石頭上打「台也門」，（就是無水時用土作沐浴以便禮拜），我們很奇怪，他守着海水而在石頭上打「台也門」，這真不知是那本經上的規定。

我們正在看着黑人禮拜，忽然那會說法國話的茶房走了進來，他說現在你們的行李來了我們聽了這話便忙着往外走，爲是看看行李有無丟失，到櫃台前一看，仍是由那名警察給護送來的，他站在行李旁問我們件數對不對，我當時一點件數是不差，不過是扣着的都打開了，可巧在我的大皮箱裏放着一疋山東綢子和幾筒茶葉，這時這警察已將綢子和茶葉都放到了箱子上面，他對那茶房說了半天義國話，然後那茶房用法語對我們說：「將才你們的行李在海關檢查時，因爲這箱子裡有綢子和茶葉，照海關的章程是要扣

留的，不過因為你們是去麥加朝覲的，不是販賣貨物的，所以研究一個變通辦法，就是現在把這網子茶葉保留在海關，俟你們往麥加去的時候，我們可以全數發還給你們，我聽了這話，覺得人家說的很有理，不過我們想回去時若能真由東岸回去，便不喜再來「瑪撒窪」，所以向他要求，請他不要扣留，警察說：「這是海關發現的，無論如何，也要留下些」，當時一商量，只叫他留下一疋網子和兩筒茶葉，這警察答應了之後，便將一疋網子和兩筒茶葉拿去了。

我們因為要買些零物，所以拿出一張英鎊票來叫茶房去換本地錢；他換回來之後，才知道這裏是用義幣——利拉，每英鎊合一百二十利拉，我們在上海是十八元餘買的，這樣每利拉實合一角五分，這裏的利拉，整的便是票，從十利拉起，到五百一千都有，十利拉以下便是銅板。

二十二日，是星期日，這天也是晴天，五點半我們便都起來了，這裏沐浴室，是只有噴子，並沒有澡盆，下面便是木板，作大淨是很合適，好在我們自己帶的有湯瓶，不料我正洗着，突然電燈滅了，沒法子只好摸着黑洗吧。

八點鐘，我們大家又沖了些油炒面，九點鐘，這會法語的茶房便來了，他說現在我可同你們去醫院吧，我們聽了都穿好了衣服，走出了旅館，這時已有一輛汽車在門外停

着，六個人一同上了汽車，走了有三里路，便到了一家醫院，大家下了車，走進醫院，在一個板房的外面等了會兒，有一個義國醫生來了，這時我們五個人把上海的打針證，便交給了他，他看了便對這茶房說：「他們既然在上海打了預防和種痘，這裏可以不用再種了，不過你（指茶房）要看着他們，如果某人有了病，你要快快報告我」，這茶房聽了，說了兩聲 *Yes* 便帶我們出了醫院。

我們從醫院出來，張教長一定要找飯館，結果坐着汽車繞了半天，也沒有找到，後來又到了船行，爲是打聽幾時有去麥加的船，船行行員說：「星期三有船」，十點半回到旅館，我向茶房打聽汽車費，他說不多，每次一百五十利拉，不到兩個鐘頭，便要合華幣二十多元。

這裏的海濱旅館，有很寬闊的大餐廳，我們以爲是旅客多的原故，其實不是，原來這大餐廳，便是跳舞場，今天夜裏十點多鐘，我們都在屋裏坐着，忽的悠揚音樂，便由大餐廳送了過來，我一聽便知是有跳舞，因爲聽他們奏了一節「恰爾斯登」，我好奇心盛，當時出去，到走廊地方，從開的窗戶一看，果然有些男男女女，在那裏擁抱着，舞的正在高興，這時張教長他們幾位，也都出來了，見我在這裏看，也都走了過來，及至看到這樣把戲，他們不勝咋舌道：「哈！歐洲人的風俗，竟這樣的淫靡，無怪他們總要



打仗呢！』張教長也道：『放着覺不睡，這樣擾着睡，就是不打仗，也怕活不長久吧』。

二十三日，是星期一，今天也是晴天，在九點多鐘，忽然東面發生很多砲聲，原來這裏是紅海西岸，東面是紅海，不知是那裏來的砲聲；十點多鐘有一架紅色的飛機，從瑪撒窪向東北飛了去。

劉德潤先生蘇教長馬先生，他們三位乘早涼，要到外邊去溜溜，可是走在嶺前的小桌上正在休息等人，茶房忽然給擺上面包蜂蜜咖啡等等，劉先生他們吃了，便回來叫我和張教長，我們也去吃了，吃了也不說什麼，便將盃盤撤去了，後來才明白，在旅館裏住着，隨意可以吃什麼要什麼，不過是你要走時，人家一同算賬，向你要錢的。

昨天的那茶房他進來用法語說：『汽車來了』，我們五個人當時穿妥衣服，一同出了旅館，乘上汽車，仍又到了醫院，將走到醫生的門外，只聽醫生說：『Maidel？』我當時便答他：『Non, malade』，醫生聽了向每人臉上看了看道：『Bon』，我一聽他說了『好』，我便料到今天或者仍不種痘了，結果那茶房說：『今天仍不用種痘，我們走吧』，當時都上了汽車，這時蘇教長等人，都要去街市買些用物，到了買賣街，他們買了兩雙透孔皮鞋，每雙合華幣十二元，若在中國買也不過三四元，蘇教長買了九尺白布，合華幣七元五角，在中國也不過二元錢，張教長買了一件汗衫，合華幣六元，

賸子每塊和華幣一元五角，我買了一瓶香水精，在中國只不過二角錢，可是也合一元五角。

下午三點鐘，我們叫茶房找了一名理髮師，每人都剪了剪頭，在剪頭之後，這理髮師，還會修腳，他拿了刀子，撥起劉先生腳來，足修了一氣，後來我們一問，才知道，一些舞女們，都是赤着足，穿着透空皮鞋，因此都對腳部，特別要加以修飾，有的還修上花紋，所以理髮師會修腳，這也可以說是兩頭忙吧！

晚間海風很大，並且有一架飛機，尾上帶着很亮的燈，在「瑪撒窪」飛來飛去，我們禮完了宵拜，正在大家坐着談天，忽然那會說法語的旅館館員，走了來向我們說：『我想明天我可打電話給醫院，就說你們五位都沒有病，可否不必去醫院，醫院如肯允許不去，豈不省了好多路，並且由我一個人去醫院，替你們五位將醫院的證明書拿了來，大約明後天便可登船去麥加了。』我們聽了他的話，都很感激他能這樣盡心招待，這真是真主爲我們遣來的使者了。

在這旅館裏，也有好幾名女茶房，在我們一來時因爲房間不夠，便是向一名女茶房用法語告訴她的，有時這名女茶房不來，另外有一名二十多歲的女茶房，便來給我們沖茶服務，但是這名義國的女茶房她每次進來，總要和張教長來糾纏，比手畫腳，不是比

着張教長的鬍子好，便是表示張教長年老強壯，今天我們要她給沖了一壺茶來，她將茶拿了進來，這時舞廳裏的音樂，早已悠揚的作過兩三遍，這女茶房進來時，那裏正在奏樂，這女茶房放下茶壺，便對張教長學起一個人跳舞來，看她那姿勢，大概是夏威夷的一種草裙舞。

二十四日，是星期二，也是晴天，八點半我們一同去吃了面包白蜜，早點之後，九點那館員來了說：『已然打過電話，因為必須得由他們親眼看看，是否真的沒有病，故此還須去一次』，九點半，我們一同乘汽車又到了醫院，經過他們看過之後，認為是沒有病，大概是答應不種痘了，我們出了醫院，這時那館員說：『去麥加的船，已然來了，明天准可開行』，我們聽說，便要求他帶我們去看看那船，當時上了汽車走了不遠，便來到海濱，見一隻小船在岸旁靠着，茶房便指給我們看，我見這船名，便是以這裏的地名起的，因為上面大字是 *Massaua*

我們看完了船，那館員告訴了開汽車的幾句話，見他開的道路，不是來時的那條路，少時來到一個像是什麼機關的門外，車停住了，我們幾個人全下來，走進去由那館員帶着，等了片時，便走進一位像是長官的房中，中間辦公桌後坐着的那位長官，見我們進去，便向我們抬起右手來表示行禮，我們自來到「瑪撒窪」，也將墨首相他們行禮的

樣子學會了，所以便向這長官還了禮，可是雙方沒有法子談話，還是由這館員用普通的法語說了幾句，才知道這是一瑪撒窪一的市長，寒暄了兩句，這市長便拿出很多義首相莫索里尼和義國的軍事建設照片，我們謝了他，辭出了市署，又自己照了幾張照片，才回到了旅館，後來才知道，那市長必須在證明書上簽字，才能上船，他因為有上海的電報，所以一方派警保護，而在上船之先，他也希望見見我們。

自從這女茶房學過跳舞以後，張教長總不斷提她，不是說外國人會招待客人，便是說外國女人總比中國女人大方，我窺透張教長雖是年近七十的人，然而總免不掉有愛美的心理，但是我也知道這是一種純潔的天然愛，也就像是喜愛活潑的子女那樣。在下午八點多大家都在屋外後面走廊處閒談，我從廁所回來，見他們在那裏閒談，便在門外學那女茶房的聲音，張教長一聽，便很喜歡的道，「來，來，來，給我沖些茶去」，說着便去拿茶壺，我往裏一走，不但張教長笑起來，就是他們幾位也都真認為是女茶房來了，這時都笑的前仰後合。

二十五日，是星期三，這天也是晴天，六點半晨禮之後，八時半我們去吃早茶點，馬先生沒有去，後來才知道，他夜裏一個人睡在屋裏，竟忘了關電扇，所以今天身上燒的很，從此馬先生便常常鬧病，險些沒有死在船上，我們整整的看護了一路的病人，不料

病多身弱，到了民國二十九年，還是死到奉天了。

九點鐘，那會說法國話的館員來了，他手裏拿了一張單子，他說：「今天便要上船了，所以請你們把錢付了吧！」我接過單子一看，有剃頭費，修腳費，汽車費，這三宗合華幣一百四十多元，餘外還有船費又加了十鎊，我們很納悶，因為我們船費是上海全付清了，不知這又是什麼錢，至於五天的旅館飯費和館員茶房的小費合華幣約六百多元，將錢付過以後，那館員道：「請你們等着，將行李運走之後，我再用汽車來接你們」說完他便去了，到了下午三時，他才把行李運走，然後車又回來，我們五個人離了這旅館，由這館員帶到海關簽了字，然後又去另一家醫院，據說是醫生沒有在，我們在醫院門外等着，那館員便同馬先生走了，去了許久回來，才知道他們是取海關所扣的絨子茶葉去了，可是海關倉庫不肯發還，那館員又到了海關，同了一名海關的人，才將物件取出來，他回來之後，又一同去醫生處，可是汽車不准開進去，醫院圍者似乎有些留難，那館員向他說了幾句話，然後才允許，大家步了進去，看那樣子，若是說不妥，不但汽車開不進去，便是人也不叫進去的，大家進去之後，大概這裏的醫院是比我們每天去的那裏大些，所以他們也問了問有病無病，我們照樣說都沒有病，可是我們四個人心裏很毛咕，因為馬先生身上不但熱，而且也真有些病容，不料這醫生也沒有注意，便算將這一關過來了，可是我們

五個人都捏着把汗，惟恐內中有有病的，便不叫走，那豈不大糟其糕，驗完了病，出了醫院我見那館員，給了那闊者大約是三四塊錢，由這裏我更知道，原來是天下烏鴉一般黑。

手續都辦完了，我們才乘車到了海濱，上了小船，這時館員將證明書船票全交給了船員，由船員將我們帶到下層一個單間裏，這時我們才明白，是館員怕我們住統倉不方便，所以才多花十鎊，給我們定了單間，這不能不說他盡心盡職，不過這單間更受罪了，因為天氣熱，這裏住了兩天，幾乎沒有悶死。

我們自從上了這小船，直到下午還不見有開飯的消息，這時有一亞比西尼亞的回教船役，身量很矮，臉上很黑，所以我們稱他爲小黑人，他會說阿拉伯話，他還朝過兩次麥加，我們在這船上還幸而有他，不然言語不通，也得多受些罪。

蘇教長看見小黑人，便問他今天晚飯有沒有，只聽小黑人說「媽非」，就是沒有，蘇教長說：「我們還沒有吃飯呢，並且我們也沒有拿了什麼來」，那小黑人一聽，便忙着拿了來五個面包，五塊奶乾，叫他再拿些開水，我們打算沖些油炒麵，但是拿了來一摸比凉水溫些而已，我們正在吃着麵包，忽然有一位亞比西尼亞人走了來，手裏拿了一盒糖梨罐頭，用阿拉伯語道：「將才聽說你們五位是朝麥加的，因為今天沒有預備吃食，我聽了，所以與你們五位送一盒罐頭來，」我們聽了很感謝他，並看他不像船員，後

來一問他，才知道，他也是去麥加朝覲的，並且回來還有兩個人，這時我們便問他這次朝覲能不能晚了，他說：「正好，不早不晚，因為今年是二十一號見的月，（臘月初一）我們二十八號入淮德，當日便可到麥加，二十九住「道拿」山，三十號住「阿勒發」山，三十一號，即可射石開荒。」我們聽了非常喜愜。

因為船還沒有開，我們便上到船面上來乘風，這時見船面有十幾個人，經過詳詢之後，才知道，都是阿比西尼亞的回教人，有兩個是去蘇丹的，有五個是去麥加朝覲的。這裏的脚夫工人，臉色雖然很黑，但是到了時候全禮拜，我們看見工人脚夫們，他們卸完了貨，就在海濱石頭上作宵禮，不但他們工人，就是阿比西尼亞的警士，戴了紅帽子，穿了一身白色的制服，束了一條綠色的帶子，並且黑黑兒的臉，他們雖在值勤的時候，也一樣穿着制服禮拜。

有幾個阿比西尼亞的小黑孩，在碼頭上賣報，我看了看是義文，沒法看故此沒有買。十點鐘，船開了，從星燈萬盞的瑪撒窪海港，順着紅海的西岸，向北走了起來。

開了船以後，我們便都有些乏了，打算入睡，可是不知道張教長那裏去了，我不敢放心，上來找他，一看他同着黑人們，在那裏念讚聖呢，他說你們先睡吧！

船自開行便搖撼的了不得，馬先生燒了一宵，我們也都沒有睡好。

二十六日，是星期四，六點半我們起來禱晨禮，天還晴着，八點忽然又下起雨來，我們禮完拜，打算再休息會兒，這時那小黑人，拿了咖啡來，蘇教長道，「不行，我喝不慣！」正說着，那小黑人又拿了來十幾個將出爐的熱面包，外焦裏嫩，很好吃，因為昨天沒吃晚飯，所以今天吃着這熱面包，好像得了救荒丹一樣。

十一點鐘，那小黑人來說：「請你們去吃飯吧，」我聽了當時便同他到了飯廳，據小黑人說：「這裏飯和回教伙食一樣，請你們放心吃吧！」

我吃完了飯，回到屋中，這小黑人對我們真是特別的招待，當時我們也爲使他喜歡，遂把牛肉乾送了他一碗，同時把茶葉，送了那同行去麥加的阿比西尼亞人兩小罐，大家都在船面上乘風，那阿比西尼亞人，便與我們倒了四盃糖茶。

下午五點鐘，忽然船上鳴了九聲汽笛，我們因爲沒有接到什麼通知，所以不知是遇了什麼事，卽至到了船面上一看，才知道是船員們練習救生，六點又鳴了兩聲，船員們便又練習了一會救火工作。

馬先生從上了船，通身作燒，嘔吐不止，早飯便沒有去吃，七點半晚飯，馬先生才巍巍悠悠走到飯廳，吃了少許面包，劉先生因爲馬先生總吐，也招上惡心來，也吐了兩次，我向來是不暈船的，也向來不吐的，今天見馬先生吐的很惡心幾乎要吐，但是沒有



吐了出來。

這裏的時間，大約是和中國已差有六點多了，我這裏有一個差別表：

新加坡正午 北京一點半

哥倫坡正午 北京二點五十五

孟買正午 北京三點十分

亞拉伯海正午 北京五點

亞丁正午 北京五點二十六

紅海正午 北京六點

以上這是我們大略合兌的，究竟有無差錯，這恐怕是免不掉的。

今天的昏禮，是由阿比西尼亞去麥加的同行者領的拜，因為他原來是一位學者，也可以說是一位教長，他的拜功念法，是和我們一樣無二，我後來問張教長，才知道他叫「穆罕埋代孩三」。

馬先生在北京沒有動身前，便認了劉德潤先生為義父，認了張教長為老師，所以一路上對馬先生的病，這二位是具着特別關心，今天馬先生吐了一天，因此劉先生和張教長同我們兩個人，給他的前後心和兩臂都刮了，這樣馬先生已覺得舒服了許多。

二十七日：是星期五，今天是晴天，船是靠着紅海的西岸行着，有時也可以看到西面的山脈，六點半禮了晨禮，便到船面去乘風，因為這單間簡直受罪了，不但悶熱異常，並且經馬先生吐的屋內狼藉滿地，屋內的空氣，太糟了，沒法子船面上呆着吧，七點半，船入了蘇丹的港灣，這裏除了應下船之外，其他的客人，一概不准下船，岸上有蘇丹的警察，是黃布纏頭黃制服，我們在船上向他問道：「你是穆斯林嗎（回民）？」他很喜歡的回答道：「感贊真主我是穆斯林。」

蘇教長常用阿拉伯語問那警察道：「你們國王很好吧！」那警察答道，「感謝主，他很平安」，又問他全國有沒有其他的教徒，他道：「全國人口共五百五十萬人全是回教人，因為怕有異教徒的混入，所以關卡非常之嚴，雖是回教人，沒有護照的，連船也不准下，便是這種原因」。

我們既是下不了船，所以就船面上來回轉，突然在船下面發現魚羣，排成隊伍，它的數目之多，只有真主能知，從船下結隊而行，但是行了不遠突然全隊很快的又退回去，就這樣走了多少次，才見大隊小魚走出很遠，可是後面，銜結不斷，忽然大隊中斷，後半截的魚羣又退回去了，這次我們看出來，原來有一條黑魚，闖進小魚羣，竟將一條弱小無力的小魚，銜到口裏，我們幾個人當時都很替那小魚難過，以為這樣大的魚羣

，這樣多的數目，然而禦不了強敵，所以天下事大都如此，世界上總是弱肉強食，假使全體小魚都去咬那大魚，叫它體無完膚，那時小魚也可將大魚吃了，但是他們遇上大魚而個自逃命，一點沒有團結，勇敢，這樣將來慢慢豈不都作了大魚的食品。

船，在這裏整整停了一天，全上的是芝蔴，聽說蘇舟的境內，是尼羅河的上游，土地肥沃，在尼羅河兩岸產芝蔴最多。

今天船既是沒有走，我們大家同阿比西尼亞人，一同禮的昏禮。

六點鐘船開了，天也黑了，我們禮完了宵禮，大家因為船不知因何特別的搖撼，所以大家都倒到床上，一會便都入了夢鄉，正在睡的香，突然那小黑人進來，很大的嗓子道：『罕吉！罕吉！（朝覲的人），葉蘭木蘭木：關，說完便走了，我一看正是夜內的十點鐘，知道是已然到了『葉蘭木蘭木：關，因為朝覲人在此處便要受戒的，我們五個人和阿比西尼亞的朝覲者，都起了來，可是船搖的很，簡直站不住，因為這受戒，是朝覲中最要緊的功課，所以先先後後都起來，先到浴室作了大淨，然後將預備妥的兩塊白布拿了出來，將身上穿的衣服脫下去，這時我心裏真有些不好受，因為如果不朝覲，只有死了時才能脫衣服換穿白布，今天是自己脫衣服來給自己穿『凱番』（死人的白布），當時心裏便想到，每個人都是不久便要死的，一切多好的衣服用物，完全要拋掉，今天

受戒也便要一身只有兩塊布，不過爲遮避羞體，否則赤裸裸的來，赤裸裸的去，我們何必那樣爭長論短，全世界都是你的，但是你能不死嗎？

穿妥了戒衣，禮了兩拜受戒拜，這時並須特別舉意，就是我爲朝覲而受戒。

戒衣，我在這裏介紹一下，就是我們在上海買妥的兩塊白洋布，每塊有七尺長，並不用線縫，一塊裹到下面像裙子一樣，一塊披在上身，像洗澡時披的大手巾一樣，除此之外應當不得再有他物，可是我們穿慣了鞋的人，一旦赤足是走不上來的，同時知道阿拉伯那裏多山，路不好走，若真赤着足恐怕一步也走不上來。我在瑪撒窪的海濱上看見阿比西尼亞的黑人們，他們居然赤着足在亂石和碎洋瓶上行走，比我們穿着鞋還走的快，這真是習慣成自然，我注意看他們的腳掌，像有很厚的一層皮，我們只知買很貴的皮鞋穿，而人家有天然的真皮底，這比我們太經濟了。

戒鞋，原來這戒鞋並不在規定之內，可是在麥加及左近各受戒的地方，多預備了一種用釘子釘的皮帶鞋，就是皮底之外上面有幾根帶，非常簡單全鞋不用針線，只用釘子釘，這也是一種避免用線而又可以穿鞋的辦法。

錢包，這種東西，是可以勉強帶的，因爲朝覲時，用錢處很多，若是縫口袋又不合朝覲規則，所以可以用一個錢包用布用皮都可以，上面釘一長帶，可以像現在摩登小姐

所跨的化裝包相同。

大毛巾，我們聽哈教長說上身也可用一條大毛巾，不必用白布，因為毛巾是織成的，也不是線縫的，故此我們五個人買了五條毛巾，我因為怕熱，仍然買了一塊上身的白布，結果熱的時候，他們還披着大毛巾，都感覺熱的流汗，我使用兩塊倒換着披，一點也不怕熱，也不怕冷。

受完了戒，禮完了拜，因為船還是幌的很，所以禮了拜，便又倒下睡了，不料醒了以後，已是八點多了，晨禮也就誤了。

#### (四) 登陸

二十八日，是星期六，今天也是晴天，船搖了一宵原來是橫斷紅海的緣故，今天醒來上船一看，東面遠遠發現了山，又少時，看見山下有一遍白色的樓房，愈走愈近，看去有七八層的樓房，綿亘數里，儼然是一座大都市，這就是從水路朝麥加的大道——准德市——九點鐘，船進了准德港，但是到了十點鐘才停到離岸有七八里的海中，這時很多木船，架着布篷，向這隻大船渡來，可是到了船側，所有木船上的人，並不到船上來，這時有一隻小綠船，上面坐了兩個警官樣的人，他們先上了大船，將船上的人都叫到客廳中和船面上，警官們向來朝覲的人，要詳細的盤問，但是我們五個人，只看了看證

明書，便完事了。

在輪船每到一處碼頭，在距離很遠的時候，除將本船的船旗和本國的國旗掛起之外，必須將要進港的當地國旗，也掛了起來，例如我們所乘的，「康特羅索」在上海是掛着中國旗，到了香港便掛英國旗，至於新加坡，哥倫坡，孟買，亞丁，都是高高的懸起了英國旗，只是到了瑪撒窪才懸上義國旗，這次又改乘小輪，到了蘇丹也懸的是英國旗，可是今天到了「准德」，（阿拉伯海港）却高高的懸起了綠刀旗，所以我們連想到，這樣阿拉伯還有些獨立的意味，心裏較比高興些。

阿拉伯國旗是綠的，上面有一行阿伯字，字的譯義是「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乃主欽使」在字的下面有一把刀，這本是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衛武力，可是因為上面是阿拉伯字，下面是刀，而一般人便侮以武力傳教，這是錯誤的。

因為在准德下船，不過就是我們八九個朝覲的人，故此一會便檢查完了，海關員用法國話對船員們說，檢查完了，這時所有的小帆船上的船手，便一擁而上把我們幾個包圍起來，可是一經有人業已招呼我們了，別的船手便不再來打攪，我們將行李交給了他們，然後吾們五個人上了一隻帆船，行李運妥之後，便向東行去，但是這裏的海面，有的只有四五尺深，有的只有一二尺深，海底碧青，亂石參差，我們當時便說為什麼這裏

不修碼頭，可以使大船靠岸，後來一想他不修碼頭的原因，一則可以免得一般船夫失業，大者各國大船不能靠岸，總可減少無干人的登陸，再者便是易於防守，不過，這海港確關乎阿拉伯的發達，因為交通的不便，所以大船全不在此停泊。

少時船到了碼頭，行李不叫拿下，只我們五個人下了船，這時有一個青年阿拉伯人，便跑了過來，對我們先說了「賽倆目」，然後便問道「什那」(中國人)，我們說「什那」當時他同我們走到了一處有欄干的卡子，那裏站着一位老「篩海」(長老)，他問明白我們五個，是不是「穆斯林」，我們答他感謝安拉，我們是回教人，這時才放我們過去。

阿拉伯始終是門羅主義，它向來是不放一名外教人入國的，據開耶滿和蘇丹都是這樣，他們說如果准許外教人隨便入境，他們慢慢便要地方調查明白而施行侵略或進犯，這樣根本便不給他們調查的機會，說也奇怪，阿拉伯居然能保持住它的獨立。

我們經過這位長老的盤問而放入之後，往北走來到海關，這時我們的行李都由船夫們交給了海關員，只見幾名海關員將我們的行李打開，從上面檢查到箱底，每有一物都要打開看明白了，我們本來帶了來不少禮物，雖然不太珍貴，可是其中有一串珍珠的念珠，這件據劉先生說也要值到三千元，但是他們究竟是忙，所以沒有看見，其餘的念珠

烟盤，綉子殼指等，都一樣一樣的給從箱中拿了出來。

我們見他們檢查太嚴，一定是誤會我們是販子，當時由蘇教長向他們說：這是送給你們國王的，那海關員說：『那也要留在這裏，俟等你們打了電話來，我們可以給你們送到麥加去，如果不打電來，我們也不沒收你們的東西，不過等你們回去，依然是發還給你們的，因為有很多人，他們却利用朝覲而作買賣，這樣未免防礙我們的稅收，所以檢查上是麻煩些，這要請你們原諒』。

我們辦理完了檢查的事，同了那青年領導者，出了海關，我們問他道：『這裏不是有一個專領導中國朝覲人的『白司由尼』嗎？』他道，『我便是『白司由尼』的弟弟，今天因為他（指白司由尼）有事沒有來，所以派我來接你們，』我們又問他道，『你們怎樣知道我們來？』他道：『前幾天從埃及來了十八名中國學生，他們說要從中國的華北來五個人，所以我們這兩天，每天要到碼頭上等候！』

我們今天才算初次登入回教國家的土地，所以見了什麼都感到有些特殊味。走入准德街市，首先看到的是羊，所說的羊，並不是我沒看過羊，是我們沒有看見過羊在街上隨便檢吃食，和北京的犬一樣，隨便到各處去檢吃，據說不到晚是不回家的，因此吃食攤的前面，和街上到處都是羊隻，並且都是大耳朵有一尺多長。



走到路北一家大樓，那領導者帶我們走了進去，在一個客廳裏坐下，這客廳是四週滿滿的支了矮床，每隔三四個人處，有一個長枕，後面有靠枕，看去好像一份一份的沙發，其實全是木床。

休息片時，我們叫領導人先給我們預備些吃食，因為來在回教人的家裏，總可以通過快速的吃一頓，他當時答應着去了，少時他又走了來，我們以為是飯要快得了，其實是他叫我們交去麥加的花費，據他說有汽車費，運行李費，「滲木滲木」（井名）水費，代領人費等，全算在內一共每人是六金鎊零二麥幣，我們叫他們開一個條，結果直到我們走，也沒有開了來。

準德是海濱，當然也沒有甜水，聽說這裏的水，也是從麥加來的，因為我看見有很多賣水人，他們背了整個羊皮，向各家送水，這羊皮裝上水，像是一隻整羊一樣。

我們正在坐着，領導人帶了船夫來，向我們要錢，我們拿金鎊換了麥幣，給了他們九個麥幣。

這裏的幣制，是阿拉伯政府的麥幣，分一元，五角，一角，半角，一仙等數種，每個上都有阿拉伯文字，一元和五角的是銀質，一角和半角的是銅板，一仙的是銅質，一個金鎊票，能換十二元，可是一個麥幣能換二十角，所以這裏的角幣和北京是所差無幾。

的。

關於鐘點，我是到處注意的，不料今天和船上居然差了六個鐘頭，就是船上是十二點正是午時，而這裏各家的鐘却是六時，後來我一打聽才了然這裏是日落海中的時候是算正午十二時，從十二時以後便算明天，這正是回歷的算法，可是我們沒法將表播成本地鐘點，因為是習慣上看不慣，怕愈看愈亂。

我們等的不耐煩了，走到領導人的屋中，這時「白司由尼」才出來招待我們，他說正給你們辦手續呢，向麥加已然打了電話去了，我們把證明書早交給了他們，並且在每個證明書上都寫上聖名和父親的名字，這也是阿拉伯習慣，因為我們常聽教長們說，要提某一個人，必先提出他的父親，就是某人之子某某，今天才知道他們還是這樣遵行着。

忽的我們看見桌上有不少的護照，「白司由尼」拿起來叫我們看，大家不住的喜歡起來，原來這裏有廬士謙阿訶，有納子嘉海維拉，馬堅，李鴻青，王士清等，更有艾沙和馬福良，有的是我們舊日的朋友，有的是劉德潤先生西北學校的學生，有的是我們多年的神交，總沒有見過面，不想今天可以在麥加能見到，所以每個人心中都是非常喜歡，我們正看着有人叫我們去吃飯，到了客廳吃了些薄餅和說不上來滋味的炒肉，胡亂吃

完了，那『白司山尼』的弟弟便進來說，汽車來了，你們上汽車吧，我們自到了準德，看着很多的樓房街市，然而非常荒涼，後來才想起這是因為明天便是去彌拿山的日子了，所以這裏不會有人的，所有的人一定是都去參加了。

我們上了車，然後由他們把行李也裝好，我們以為馬上就可開走，不料從這處接上三二個朝覲的人，又到那裡去接，拉着我們五個遊準德，從我們的表一點直接到日落，才把人接了二十多位，滿滿擠了一車，這時車才開出了北門，一直往東北麥加而來。

從準德到麥加約華里一百二十餘里，完全山路，少數是沙漠，看去好像平坦，事實下面完全是坎坷不平的石頭，所以汽車走起來，將人顛起數尺，墩的屁股生疼，有時將人顛起而墩下時，只聽挨墩的老頭們，龔牙裂嘴的念了一聲『吾勒孩們都淋倆席』（感贊惟獨真主）。

我們乘了汽車，出了北門，遠遠的望見一段白牆，據開車的說，那白牆裏面，便是世界人類始祖母哈娃太太的墳墓，我們當時在汽車上走着，便都捧起手來作了一個祈禱。

汽車走了約有二十多里，這時天色漸黑，汽車停住了，據說這裏是一個車站，但是總沒有打聽出這個站的名字，不過有人說這裏是穆聖的一位聖后，走在這裏歸的真，因

此便將這裏作爲汽車站，一則以爲紀念，並且也可以下來休息，這時有的下來活動活動腰腿的，有的便忙着禮（昏禮）『沙目』一拜。

這裏有三五家像是野茶館的樣子，遠遠看去，彷彿有電燈照耀，其實全是汽燈，這裏停了有三四輛車，乘客也有百八十位，所以這小茶館裏也很熱鬧。

汽車的笛響了，各個乘客都上了車，又往東北開行，乘客的心理，是不坐車今天到不了麥加，坐車是比不坐更難受，這次走了約有五十多里，忽的看見前面燈火輝煌，非常熱鬧，我們以爲這是到了，因爲前面是看不清的，這時已有九點鐘了，汽車開進了街市，兩面有不少的買賣，尤以茶館爲最多，這時我仔細看了看這茶館，原來就是些簡單的繩床，在繩床上放了一個托盤，裏面一個小壺，一個小玻璃盃，有的還要在繩床上躺下休息，這裏的汽車，更多了幾輛，少時汽車添了些油，也有在這裏修理的，大家也有買東西預備路上吃的，大家上了車，便又向東北走來。

走了又有一個小時，像是進了一個磚牌坊，忽的往南一拐，這時有兩三個阿拉伯警察，向每個人問了來歷，我們五個人，只說了一聲『什那』便不問別的了，這裏有人手裏持了陶器瓦壺，看去好像槌衣的棒槌似的，裏面盛了水，我們告訴他不渴，他當時急道（用阿拉伯語）：『這是滲木滲木水，我們爲歡迎你們，所以給你們送來聖水，這

不能說渴不渴，我們聽了他的話，不好辜負他的好心，當時便接過來飲了，我也飲了些，以前以為這聖水，不定有什麼特別處，此時飲到口裏，也不過是半甜半苦的井水而已。我們飲了「滲木滲木」水，當然要給他幾個錢了，可是五個人誰也沒有帶着麥加的零幣，所以當時和他一說，他很客氣的說：「也帖是出於有，有了才可以給，沒有是未必拿的」。

車正在停着，忽有一阿拉伯人，向各車上詢問「那裏有五位中國人」，後來問道我們的車上，他說了賽倆目，然後才知道他是麥加領朝人的代表，奉了領朝人之命，來接我們的，他也上了車，汽車又開了，走了有四五個灣，才來到街中，汽車停住了，我也轉了方向，這時我便摸不出是東南西北，大家胡亂下了車，將行李運了下來，那領朝人的代表，僱來一乘小轎車，車又小驢又慢，只能拉東西不能坐人，把行李放到車上，我們五個人隨了領朝人的代表，在地下走，兩條腿是又酸又痛，脚下是坎坷不平的山石土路，走在石頭尖上擱的兩腳生疼，天色是黑的，有的小舖點了煤油燈，屋裏還不亮，路上那裏照的到，可是我想這一定還離正式的街道遠呢，不然在我理想和照片上看，也不會這樣冷落，又走了幾個灣，到了一家門外，上面掛了一面青天白日的國旗，原來這便是表示這是招待中國人的地方，走了進去，這裏的領朝人出來了，他與我們說了賽倆目，

他說他叫『孩賽呢』，是專專領導中國朝覲人的，他的夥計替我們往下搬行李，我們便忙着作小淨，這時五個人的心裏都恨不能即時走進那『克爾拜』裏去，因為那『克爾拜』是歷代聖人修的，也是世界人禮拜的朝向和中心，所以來的人，都是爲朝『克爾拜』，麥加不過是阿拉伯的城市名，這『克爾拜』便在麥加城的當中，一般回教人還是稱麥加巡禮的人，爲朝『克爾拜』，這却是名正言順。

我們正在洗着小淨，忽然來了好幾位從開羅來的中國人，這就是我上面說的那些舊相識，他們聽說我們到了麥加，馬上便全跑了來，各個相逢於二萬里以外的地方，當然喜歡極了，我們一邊說一邊洗，洗完了，便披好戒衣，開始作我們的巡禮正課。

### (五) 巡禮

我們洗完了，由領朝人委了一名代表，還有王士清等二三位同鄉，他們都是先期而至的，都作完了這初朝的功課，他們語言又通，又熟悉了道路，便帶我們走到了一座大門前，王先生說：『這是以布拉席埋門，初朝時應當先進這個門，往往他們代領人爲省路，便不管那門而走進去作巡禮，雖然無防，但是不合規定』，我從大門往裏望去，便不由自主的念了一聲：『吾洛孩自獨淋倆席』（感贊真主），因爲進到我的眼簾的，就是我望想多年，而爲今後兩世最尊貴之『克爾拜』，同時一股麝香氣，便從這世界惟一

的寺院裏，發了出來。

我們幾個人，脫了鞋，當時在門外有幾個專管看鞋的人，我們交給了一個管鞋的小孩，將一走進去，我心裏說：『糟了』，怎末我常常看到的「克爾拜」，會東西倒了方向了，這一定是我轉了方向，這時只有自恨福薄吧，沒法子，也不必說明了，當時只好隨着領朝人的指導，他說怎樣便怎樣吧。

我們走進這座天下惟一的禮拜寺之內，只覺腳下的石面又光又熱，雖不盪腳，總覺着像熱烙一樣，王士清和我說：『這是你們夜間來，如果白天來，也要當時作巡禮，那時怕是將腳要盪出泡來呢』，我聽了覺得夜間來的好處是不盪腳，但是因為沒有太陽而轉了方向，打算不轉方向就免不了盪腳。

黑石，便是我常說的「玄石」，因為在「巴力斯坦」有一塊懸石，因此一般人也認為麥加有懸石，可是這塊黑石是鑲在「克爾拜」的一角，因為經上註着這黑石是天國降下的，所以可稱它為玄石，有人說這黑石是一個隕星，這話也很近情理。

這黑石有八九寸長，形似人面，是鑲在克爾拜的東南角，因為「克爾拜」是一個長方形的石頭房子，它並不是正東正西，所以這黑石，可以說是正向東方，我們以為這正是象徵着東方教門的發展。

黑石的四週鑲着銀圈，因為凡是去的人，都要和這黑石接吻，因此多用手摸它，這銀圈光可鑑人，所以王振海阿衡說：這玄石的光亮，直使人眼不能看它，大概他所說的便是這銀圈，同時也是在白天的日光下，不然黑石是不那樣亮的。

我們舉意：都站在黑石的前面，可是這時朝覲的人像潮水一樣，滿滿圍住了「克爾拜」一轉着作巡禮，並高聲念着祈禱文，我們站住，如果不用些力，簡直可以叫他們給擠倒，舉意之後，向了領朝人，向「克爾拜」的右方走去，這時將戒衣的上身露出一隻右臂來，這是表示勇敢的意思，因為穆聖攻克麥加以後，將拜像的一般逆徒打敗，這時穆聖的軍隊却已筋疲力盡，一般逆徒說穆聖軍隊毫無勇氣了，穆聖聽了這話，便傳令全軍，袒出右臂振作精神，進到麥加故意急行三次，然後再緩行四次，我們後人凡是去作巡禮的，也要這樣紀念着，因此我們袒出右臂隨了領朝人，急急前行，他在前邊一邊念一邊跑，我們在後面，只念「阿迷乃」，就是（祈主承領）每走在黑石前面，仍對黑石，站定念了一聲，「安拉胡，艾克拜勒」，（真主至大）然後再走，這樣前三次急行，後四次緩行的作完，自己每人作了二拜，套瓦夫拜，然後擠上去向黑石接吻，黑石的旁邊有兩名警察，專司指導和維持秩序的，如果擠到銀圈裏向黑石接吻，工夫太大，警察便叫快些出來，好使別人再去吻，我們走過去，不要說吻，連往近了去都沒法子，所幸警察看我們是



遠方去的中國人，他將別人推開，我們才得進去，可是少時又給擠散了，我只用手摸了一下，然後將手放到唇上吻了，確是一股麝香氣，從我手上傳到唇上，有幾小時，香氣不散。

我們作完了這「初朝」的巡禮，便仍由「以布拉希理」門出來，但是若不是李鴻清王士清等位領着我們，簡直就找不到進來時是那個門，這時將一走出去，那看鞋的小孩，早喜喜歡歡的把鞋給我們拿過來，我們當然要給他幾角錢的「七帖」。

領朝人同了我們串過一條街道，走入一條街的頂端，看着似乎比較別處高些，有一座石頭牌坊，牌坊的後面有一個小小的院子，東西南三面，砌了些類似台階的台，上面坐了些「奔忙」完了的勞累巡禮人，在台階的後面，便是住舖戶的樓房後背，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所在，但是我們知道，在克爾拜轉完「套瓦夫」巡禮之後，還有一樣功課，便是「色法」山與「買勒臥」山，兩山之間奔忙七次，所以我們爲了有這奔跑山道七次的勞累功課，因此我們在大連時，由我提倡使都買了一根手杖，這時我們都拿了手杖，跟了領朝人預備上山，不料走在這石牌坊前那領朝人道，這裏便是「色法」山頂，我們在這裏舉意，要作這奔忙的功課，我們聽了這話，便在幾千幾萬人叢中，在那所謂的山頂上向「克爾拜」舉意，領朝人便高聲朗誦着祈禱文，他念一句，我們念一句，「阿迷乃」，就

這樣向東北一條街上似跑非跑的奔忙起來，走在「克爾拜」的牆外，在「克爾拜」四週拜殿的外牆上鑲着一個綠色的碑碣，上面寫了很多阿拉伯文，領朝人走在這裏便叫大家緩行，可是還不斷的念着，又走在北邊一個有牌坊的地方，看來是比這條街道高些，領朝人說這就是「買勒臥」山頂，這裏只有東北面幾段台階，也坐了不少人，我們停了停又向「克爾拜」舉意往回奔忙，就這樣忽急忽緩的向東北奔忙了四次，向西南奔忙了三次，七次走完雖然覺得腿累，但是並不怎樣像爬山似的，我們很納悶這兩邊不但不似高山，並且街道兩邊的買賣商店，燈火輝煌，通宵達旦，並且全條街道，完全是用條石砌成的平道，所以簡直看不出兩端是山頂，也看不出這道是山路，這時王士清先生說，原來「色法」和「買勒臥」却是兩個山，聽說是由這裏的當局，將山路改平，因此山頂也顯得不太高，一般作「奔忙」功課的人，可以減少很多勞苦。

「色法」山與「買勒臥」山，兩山奔忙七次，這是朝覲中必要的功課，所以凡是朝覲的人，都要必須辦的，至於它的遺留，是「以布拉希埋」聖人時候，他有兩位聖后，都住在「巴力斯坦」後來因為兩位聖后不和，「以布拉希埋」聖人遂帶了「哈哲勒」和她的兒子「以思瑪爾來」到了麥加，因為那時雖是古代巡禮的天房，然而因為洪水而遺址模糊，所以那時均以「耶路撒冷」為朝向，這裏——麥加，形成一個廢城，人口多

已他遷，「哈哲勒」母子，到了麥加最感困難的是水，既沒有人家，又沒有井，所以「哈哲勒」將「以思瑪爾來」放到沙土上，她便跑到「色法」山上去尋水源，結果沒有尋到，急忙又跑到「賈勒臥」山，但是也沒有尋到，就這樣往返七次也沒有尋到水源，「哈哲勒」正在失望，而「以思瑪爾來」躺在沙上，從腳下淌出一個小坑，這小坑裏便發現了清泉，她們母子飲了之後，又經過開鑿，所以就成了現在「克爾拜」東南方的「滲木滲木」井。

我們去麥加，正是陰歷的十二月，北京不知要怎樣的冷，可是麥加，在白大儼如是北京的伏天，夜間也像是五月的那樣熱，我們奔忙完了，不但累而且也熱的汗流挾背了，我們坐在街旁的一家冷食店喝了幾瓶汽水，但是我們的晚飯還沒有吃，我們叫那領朝人帶我們去找飯館，不想全都休息了，因為現在已是我們表的一點鐘了，沒法子買了些蜜棗葡萄乾和西瓜，才慢慢回到了領朝人的住宅。

我們回到領朝的家，那領朝人說：「你們的東西都移到前街去了，那裏住了你們很多的中國人呢」，我們聽了，便同了那領朝人的代理人和王士濤各位，來到另一個樓房，外面也掛了一面青天白日旗，走了進去一看，那些位從埃及來的中國留學生，完全都在這裏，例如馬堅，納忠，這些位都是多年的神交，龐士謙阿衡是北京的好友，其餘如劉德潤先生西北學校的學生都在這裏見了面，真是他鄉遇故知，說不出的愉快，我們把

買來的食品打開，大家席地而坐，一直談了有二三個小時，大家都有些支持不住，遂即先後就寢，我們躺下以後，才覺出這裏真是蚊子太多，不怨趙振武先生在西行日記裏總說蚊子咬，也不枉我爲怕咬而備了蚊帳，我當時一起來將蚊帳取出來，在牆上釘了一個釘，將蚊帳掛上，然後擠進去，才安安頓頓的睡着了。

二十九日，是星期一，今天就是住「彌拿」的日子，天將亮，便起來作晨禮，找了半天，在二層樓下有一個廁所，有一個糞坑，一直到樓下，在廁所的角處有一個水缸，上面蓋了一個石版蓋子，水缸下面有一個洋鐵壺，缸蓋上有一個水罐，原來這廁所是一所三用，除了當廁所還可以在此淨下，作大淨時也可以在此作大淨，我找到了大缸灌了水，淨了下，然後就在房頂上作小淨因爲這裏的樓房上面，多半是沙土的房頂，如果小雨，只能透入沙土，要是大雨，便要透入房內，可是打聽本地人，他們說：這裏一年到頭也不下大雨，如果有大雨，我們這裏早有收穫了。

我洗完了，天已大亮，找了半天沒地方禮，在房頂上有一塊木板，我便在這木板上禮了晨禮，我禮完了找張阿衡和蘇阿衡，據說他們同了龐阿衡禮完了拜，都去克爾拜轉，「奎瓦夫」去了，（圍克爾拜轉七匝名爲奎瓦夫）大家飲完了茶便收拾行李，除了住「彌拿」和「阿勒發」應用的物件外，其餘的可以留存在這裏，我以爲這裏非常的熱，

所以只拿了一塊薄氈子和身上的戒衣，結果受了罪了，因為住「母子代來凡」的夜間，白天居然下了幾十年未有的大雨，這一宵幾乎沒把我凍死，就是這作巡禮的十幾萬人，大概這一宵都恐怕凍的可以。

去彌拿的汽車，這是另花錢的，並且得夠十八位，否則必須和別的朝覲人同乘，但是因為人數是二十三位，所以先去一車，然後五個人再同別人一車，我們幾個人等二趟，有下午一時餘，車返回來，不少人一擁而上，把車擁了滿滿的，沒法子我們也往上擠吧，車要走了，大家便一同和音的高聲念起了祈禱詞，好在我們在來時，便把它念熟了，所以現在也和他們大家一同念起來，我們這車上有幾位埃及婦女，她們念的聲音不但高，並且大家都要休息休息再念，但是她們領着頭還是不住的念，就這樣整整喊了一路，有二點多鐘，才到了「彌拿」山。

在彌拿山口外，有警察所，凡是來的汽車，每次都有通行證，為是好記，一共來了多少次，而後按次數算汽車司機人的錢。

聽說這裏原先汽車駱駝及其他脚力，都是私人經營，由伊品沙德為政以後，便規定出日期來，到了朝覲的日期將近，各家車駱業的人，都必須到官方登記，然後來的朝覲人，是把汽車費全交給了領朝人，領朝人再交給官方，汽車業者，每坐十八個人，便領

一次通行證，然後憑證算賬，我們每人由准德到麥加票，合華幣五十多元，可是官方發給汽車業者，每次還不到十元，這樣國家又多增了很大的收入，可是汽車業的人和駝業的人，都叫苦連天。

我們這汽車，恰巧沒有拿通行證，所以在山口外等了好久，他們才交涉好，我們這才開到了目的地。

領朝人爲我們在彌拿街的中間，租了一所小型樓房，及至走進去一看，四壁皆空，並且沒有炕也沒有床，裏邊一間大點的屋子，早叫他們先來的人佔滿了，都是席地而臥，我們幾個人便收拾外邊的這間，可是驢糞堆積了許多，我們找了笤帚掃了出去，便在地上鋪了毯子，幾個人因爲汽車的顛簸，身上像是散了一樣，所以收拾好了之後，大家便先倒下休息，倒下之後真比北京飯店的汽床上還舒服。

我們在休息着，馬福良先生來了，我和馬先生雖都是北京人，但是却不大熟悉，他是和劉先生等位，都是舊交，所以來了以後，便也席地而坐，談起了多年的闊別，並且他說這次他是同了艾沙先生來的，原來他們先到了土耳其，現在才到了這裏。

這次我們借了他們埃及同學的幫助不少，我們本預備是自己做飯，或是到街上買着吃，可是他們却早已僱了兩名廚役，並且還買了一袋子洋面，和幾箱子蔬菜，我們大家一

商量，今天吃炸醬面，我把帶來的香油和黃乾醬取了出來，各位同學因為離了中國二三年，始終沒有聞到醬味，今天一見着黃醬不等炸熟，便每人掰了一塊，像吃糖一樣的大家嚼起來，我一看，所餘無多，所以一氣都把它用香油炸了一大鍋，炸熟了大家一吃，不約而同都念起了感讚真主的言語，因為不想在二萬里以外能吃炸醬面，這真是一種特別的恩典。

朝覲中住「彌拿」山，這也算是一種功課，不過這是聖則，並不是天命，假使朝覲的人，來的較晚沒有趕上住「彌拿」，這也無妨，只可在朝覲功課完畢後拿些罰款或是犧牲一隻羊，便可了事。

據幾位教長對我說，這「彌拿」字義是由「埋尼」字義中出來的，「埋尼」講為精水，意思是阿丹始祖由「阿勒發」山相認以後，便回到了「彌拿」過的夜，夫妻久別，自然免不了重歡舊好，因此便把這山叫了「彌拿」。

我們恰巧趕上這聖則了，所以就安心的住在這裏，除了禮應禮的五時以外，是沒有別的功課，大家吃完炸醬面，各找各的朋友們談心，這裏是四面環山的一段平原，除了幾百間阿拉伯式的平頂樓房以外，還有一座行宮，這是每年必須由國王領着十幾萬朝覲人來作功課時的國王住所，說是行宮，也不過比別的樓房講究些而已。

然而來住「彌拿」的有十幾萬人，幾百間樓房是不足應用的，所以有很多人，他們是向領朝人租賃帳篷，有的是一色白的帳篷，有的是加上些紅布花樣，更有加以些紅布經文的，這些帳篷把一段平原滿滿都佔據了。

我們正在房頂上遠望，藉看街上的來往朝覲的形色，這裏所見到的人形，真是沒法來形容，不但黑白赤黃棕的幾種人種俱備，便是裝飾髮鬚也不同，可以說我們在各種雜誌上沒有看見過的，這裏全使我看到，男人長髮的短髮的，頭髮捲成像小羊羔皮的，不過膚色怎樣不同，人種怎樣異別，但是今天却都是一色的白布戒衣，就是這裏的國王和各回教的大臣貴族，今天也沒法分別，全是上下兩塊白布而已。

忽的從西面來了駱駝隊，雖然說是隊，然而並不能像各大國的那樣排列成行，不過是一色的單峯駝，駝上帶着各種不同花樣的鞍鞅，很多鞍鞅以外還襯了些花紅柳綠的長條，望去也頗有趣，上面都是騎了穿着戒衣的荷槍兵士，駝隊走了有幾百個過去以後，便見很多武裝戒衣駝兵，擁了二三十名貴族樣的人，我們因為看見過照片，才知道這當中正是那位伊品沙德國王，其餘的當然是他的臣官，我趕快叫馬先生去取照像匣，聽了之後忙着去取，結果像匣取了來，可是能收入鏡頭的也只有零星十幾名駝兵了，緊張的一幕，却沒有照入，這是很可惜的。



我們看完了駱駝隊，將將走下來，忽的來了幾位甘肅和寧夏的教胞，本來我們都不相識，可是他們見了我們五個人，特別的拉着手，并且念了一聲『吾洛孩木獨淋倆席』，意思是感謝真主，並且有一種想不到能見到我們的感謝真主，只聽一位王鄉老說：『知感主，你們真的會來到了，你們來的是五個人嗎？』我們說：『是的』，他們又說：『實在告訴你們吧，我們在路上聽說，今年從華北來了五個人作朝覲，可是走在新加坡，已然被人將帶的路費都扣了，當時五個人中有一位便受了刺激精神失常了，更有人說；五個人都在孟買被人殺害了，我們聽到這種消息，非常難過，不料今天你們却都平安的到了這裏，所以我們很感謝真主，』我們聽完很感激他們的關心，當時都坐在地下鋪的氈子上，談起各地的消息。

他們說：『今年最不幸的要算是新疆人，因為每年新疆人都想來朝覲，可是總被赤俄們的阻撓而不得如願，今年忽然發出命令，凡要去朝覲麥加的，每人由當局給四百元的路費，因此報名的有一千多人，不料這一千多人走在阿富汗的東面某個關口，這裏潛伏的赤俄，將一千多人，完全殺害了，所以往年還有幾個偷着來的人，今年的新疆人，連一個也沒有』我們聽了這個消息，也覺得非常難過，然而這是出於他們西北人的口述，並不是誰的編造當然是不會假的。

他們同學們也說：『今年還有不幸的呢？便是土耳其人，因為自基瑪爾為政以後，他便限制土人朝覲，他說在土國原氣未復的今日，朝覲是足以使得本國金融發生影響的，因為土國朝覲之風，最盛時可以三五萬人，每人以二千銀元計，一年要流出的金錢有六千萬元，因此他便絕對的禁止了土國人朝覲，所以今年這裏的十餘萬人裏，不但沒有新來的新疆人也沒有土耳其人。』

我們曾看見了有些像是新疆的人，向他們打聽，才知道民國二十四年，盛世才佔據了新疆，馬仲英的部下，便紛紛逃到各處，有三萬多人，當時都由印度的各里各達地方上船，一方來此朝覲，一方便在麥加落戶了，他們已然作了朝覲的功課，所以很多都在此作買賣，尤以賣吃食的佔多數。

大家談了會，他們都走了，我同馬先生携了像匣走到黑夫寺的西面山上，照了兩幅晚景，惜乎回到北京才洗片，結果沒有洗好。

我們走在半山腰，遍處都是死駝的朽骨，有的肉還沒有脫落淨盡，一股一股犯臭味，其餘如羊骨羊頭，可以說是到處皆有，我們一抬頭，看見山頭上蠕蠕的有行動，仔細看去才看出是駝，原來乘駝的還有些是扒山而過的，但是從半山往上看，駝也不過才有尺許，可見這山也不算矮了。

我們住的這院裏，像是有眼井，在房外，因為大家都去汲水，我也去灌了湯瓶，爲洗小淨，可是領朝人對大家說；『這水你們要節省着用，因為這裏存水無多，用完了是不易買的』，我聽他說了，才知道這原來是儲水池，我洗了小淨，走到了黑夫寺，這時已有了幾百人，少時喚拜樓上念了班克，我走入黑人的班內，禮了『沙目』一拜，可是跪下去才覺得這寺裏，除了西面幾間大殿以外，其餘全是院子，我們便都在院內，下面不但沒有鋪墊，並且小石子和大沙粒，跪在上面真有些不受用，既是入了拜，只好忍痛禮畢，才又回到了住所。

今日是臘月初十日，月亮在八點以後，便高高的懸掛在天空，不過不能圓滿，因為它還沒有到十五日，可是因為這裏氣候炎熱，晚間坐在月下乘些涼風，較比屋中是舒服些，龐士謙阿衡，便同我走到院中一個清靜的地方，我以為他是叫出我來共同賞月，其實他是向我要說話的。

龐阿衡說；『我倆是多年的好友，所以我今天不客氣的向你打聽點事』我答道；『有話請你儘管說。』他道；『我聽說你們五個人這次來麥加是有使命，這話真嗎？』我道；『是的，我們五個人便是爲五功之一的『朝』的使命而來』他道；『你們沒有政治使命嗎？』我道；『這個我們五個人倒沒有聽說，』他道；『既沒有政治使命，我可以

實在對你說吧！我們這次從埃及開羅來的十八個人，是奉派來監視你們的，論功課我們那有工夫朝覲呢，不過接了電報之後，並且不消兩三天便給我們寄了五百鎊路費來，叫我們十八個人，即刻起身來麥加監視你們的行動，我們當時接了電報，有的主張見了你們先開打，有的主張簡直將你們殺死的，可是有多數認為這事不要作唐突了，因為你（指筆者）和劉仲泉先生，我們知道一貫是專專致力回教的，並且過去有着二三十年的歷史，所以我急不可待的，今天先向你問個明白。他說完了這一席話，我毫不驚慌的對他道：「我想我們這次來了五個人，你們應當特別的喜歡，因為我們一向是在回教上努力的份子，不見面便有二三年了，我們應當互相問一問各個教親的近況，更應當問一問各地回教情形，我們這次便是打算着把華北回民的近況來向你們報告，好使你們放心，同時也是給華北回民，打開一條能夠來麥加的道路，因為自事變後，華北回民便不能來麥加，這樣不是華北回民只有念禮齋課的恩典，而將華北回民朝覲的功課給剝削了嗎？所以我們非常難受而傷心，迭次建議，才蒙到當局的許可，因此我們便不避一切艱險而來到這裏，」龐阿衡很欽佩我們的精神，話說完了，天已不早，我們便回到房中休息了。

三十日，是星期一，是陰歷的臘月十一日，今天是住「阿勒發」山的日子，天還沒

有亮，便由夢中聽見各個房頂上念起了高聲的班克（晚拜）這裏將念完，那裏又接起聲來，我們先後忙著起來，我拿了手電燈，找了湯瓶，這時星燈萬盞，從很微的燈光下，看見人們都在忙着沐浴，有的已集合了一部份人，在那裏入了晨禮，我去到儲水池旁，用皮製的水罐向池裏汲水，但是池裏早已乾乾的了，這時張阿衡劉先生和馬先生都起來了，因為既是沒有水，所以只好到寺裏去禮。

在禮拜寺的門外，有很多賣水的，他們是用大的盛水器存下水，這水也是由一阿勒發一來的，從地溝中流到彌拿，然後再流到麥加，所以這裏雖也有些像是井的樣子，其實是溝眼，這些賣水人，他們在每次禮拜的時候，便在寺門外，擺了些瓦製的沖壺，這沖壺很簡單，下面有一個大肚，上面一個細脖，並且還有的下面是尖底的，這是爲在沙漠上，不用時可以插到沙中。

我們來到寺外，見有很多的賣水人，當時我們走到一個賣水人的前面，便各人拿了一壺水，這時用水的人當然有很多，賣水的人只管向壺裏灌水，也不管誰拿壺與否，同時在漆黑的天，豆的燈光下，也真看不出誰和誰，並且又都是一色的白戒衣，所以他只管一方灌水，一方誰給他錢他便收下，至於多少更是隨便，我們拿了壺便走到很黑而人少的僻靜處，這是爲先淨下而後好作小淨，我拿了壺找到黑處不是碰了人，便是早有人在

那裏淨下而洒了一地水，好在沒穿着好鞋，後來找到人家一處帳篷背後，才淨了下，然後到有燈處作了小淨，洗完了將壺給他送去了，給了他一角麥幣，這時寺裏的班克已在樓上低聲的念了起來，我們隨着像粥一樣的人羣擠進了禮拜寺，作了當時的晨禮。

禮完之後，天已慢慢的亮了，大家便都收拾物件，少時汽車來了，大家便忙着上汽車，各人的行李和簡單的物件，都由自己拿到車上，汽車出了山口向東南疾馳，太陽也慢慢出了東山，晨光山色，更有一番美景，山路自然還是巔簸，好在沒有半小時，便到了「阿勒發」山，這時才七點半鐘，本來我們在車上已然看出太陽高高的掛在天空，可是這時只顧忙着找各人的帳篷，所以便沒有注意此時已然陰了天。

「阿勒發」是四面環山，當中一片平川，平川的北面，又單單有一座小山，這小山便是穆罕默德聖人在這裏祈禱的「賴孩麥台」山，這時這片平川，早已滿滿支了無數的帳篷，人少的便在帳篷上高高懸了旗幟，人多的便用帳篷圍成一個院落，在院的當中高高掛起旗來，可是這裏的旗子，並不是專以國籍作分別，有的是用國旗，有的是以部落來分別，因此這裏的旗子，可以說沒有法來記憶辨識，我們自然是找到了中國旗，每五六個人或十餘人一個帳篷，今天是西北各省來的百餘人和埃及留學的都在這裏，我將走到帳篷前面，便有幾個雨點，打到我的頭上，我忽的想起了王振梅教長說過，他說：「

每年在大家住「阿勒發」的時候，或是在「賴孩埋台」山作祈禱時，總要下一些雨，使得這十幾萬人，在炎熱的天氣下，而能得到真主降下的雨澤，據說那年也是很晴的天，大家以爲今年是不會下雨了，誰知正在大家作着祈禱時，從「賴孩埋台」山後便上來一塊烏雲，當時下了一陣小雨，大家這時才知道這裏是真主顯感應的所在，今天我忽想起，遂一抬頭，果然此時竟已陰雲四佈了。

我們應當一同去「賴孩埋台」山作祈禱，可是因爲人還沒有來齊，並且領朝人也還尙未到，所以我和蘇教長張教長劉先生馬先生還有幾位留學埃及的同學，便打算先散散步，但是走來走去便走到了「賴孩埋台」的山下，這裏有一個大井樓，四週有很多的水龍頭，在這裏汲水的亂成一團，同時這裏居然有很多人，他們只穿了一個小褲叉，坐在龍頭下面，作起大淨來。我們也在龍頭下面作了小淨，然後便走上山去。

我們因爲一向住在北京，所以不常上山，今天突然將上這「賴孩埋台」的小山，便覺有些腰酸腿痛，覺着上了會兒，回頭一看，已覺得自己却在很高了，並且也把「阿勒發」山環裏所有帳篷和螞蟻一樣的朝覲者，都一覽無遺，只見一色的白帳篷，看到很遠的時候，就只看出一個小白點而已，其餘是看不出的了，將一上山，便有一位阿拉伯的領朝人，我一看並不是同我們來的那個，我們當時對他說：「我們單有領朝人，少時他來了

我們再作祈禱』，那領朝人道：『不妨，因為這裏既是來了，當然要先作祈禱的』，我們一聽也好，莫若就請他先代領着念吧，當時他提高聲的念了起來，我們便在後面跟着捧起手來隨着念（阿迷乃）『邊走一邊念，少時走在一處，有一個小塔，上面寫了些經字。那領朝人說：『這是以前穆聖祈禱的地方，你們應當在此作兩拜（自由拜）』我們便作了兩拜，然後起來，又跟着他念，走在一處山道，那裏有很多阿拉伯兵士，他們把山道圍住，不叫朝覲人上去，我們從山道往上看，見有一個方塔，在山的最高處，據說當日穆聖便在那裏住過，因此以後有人每每便在這裏連哭帶鬧的不去，以為這裏是聖人祈禱的地方，當然是真主恕饒人的所在，可是後來一品沙德國王，他不願叫這些人迷信，所以派兵拘住，不叫朝覲的上去一步，並且在山的四週也有兵士來把守。

繞了一週祈禱詞也念完了，我們給了那領朝人二元麥幣，我們下了山，買了些餅和棗，慢慢才找回了自己的帳篷，大家進到帳篷，一方休息，一方咬起乾餅來。

天有十一時，我同蘇阿衡想到本處的禮拜寺去觀光，當時出了帳篷，便往西南方找去，走了不遠，突然有兩三個人在那裏掘土，看那樣子是掘坟坑的，我們便停住了，看了看左近的帳篷中，果有一具亡者，不過蓋了一塊白布，旁邊的男女似有些悲泣的樣子，但是聽不見號淘之聲，少時，只由幾個人將尸體放到地下，大家面向麥加作了「者



那在二拜，然後便由三四個人舁到坑裏，上面蓋上些木架，便將黃土蓋到木架上而，成了一座新坟，我們當時心裏有這感慨，因為一般人都喜歡死到麥加或是阿勒發，以為這裏是尊貴的處所，其實這也未嘗不是迷信，如果一生沒有作好事，只是死在聖地，我看也免不了罰責，反之，死在那裏又不能登入天國呢？

看完了葬埋亡人，便又往西南去尋禮拜寺，結果很難的才算是到了，不過這裏的禮拜寺，尤其簡單，只不過西面有三間廊子，這廊子裏最多也容不了三百人，可是院子非常之大，這時院裏已有了多半院子人，我和蘇教長各禮了兩拜自由拜，兩拜將將禮完，忽然雨點打了下來，我幸而拿了布傘，這時便將傘張了起來。不料雨愈下愈大，我便蹲到傘下，蘇阿訇也帶了傘，蹲到傘下，此時廊裏擠了滿滿的人廊外站着的，不知有多少，他們既沒有傘，又沒有擠進廊子裏去，因此就站在院裏淋着，可是這雨像傾盆一樣，天溝的水，也像瀑布一樣，我雖是蹲在地下，可是四週的雨水和濺起來的沙泥，身上早已滿都濕了，這時有一黑人老者，他大概是真受不了雨激了，他便也跑到我的傘下，可是我顧了他，我得淋着，顧了我他得淋着，我們就每人淋着半面，蹲到沙泥裏，帶的像個，也掉在地下弄了些土，更不由的都低着頭，念起了贊主贊聖。

人，無論到什麼時候，總要贊主，這時受着上面大雨的淋漓，而仍感贊真主，這是

表示穆民在任何時，任何地，都認爲是真主的安排，所以得意時應當贊主，而失意時更應當贊主，不能因爲雨淋了你，便怨天尤人，故此說能爲一個夠資格的真穆民，實在不易。

雨住了，好在院子裏都是沙子，水當時便滲下去了，我們出了禮拜寺，仍回帳篷去休息，以便等候禮晌禮，因爲今天凡是來朝覲的，都是晌禮和晡禮，在同時合禮，我們以爲還早，等休息會兒再來，不料走了不遠，便碰見龐阿衛和各同學的六七人，一同往寺裏來，龐阿衛說：『少時就要禮拜了，你們何必還回去呢？』我們聽了，又同他們一同回到禮拜寺。誰知就這片時，而寺院內早已擠得風雨不透了。

天有十二點將過，便聽尖塔——班歌樓——上念起了喚拜詞，將將念完，全院的早都站了起來，一班一班的排好，少時便聽前面念了『安拉胡吡克拜勒』講意，是真主至大，在禮拜時，這是每一動作的口令，當時大家便都抬手晌禮，這時也不過才十二點一刻，少時四拜晌禮完，前面又念了『安拉胡吡克拜勒』，我們又都抬手入了拜，這四拜，便是應當在下午五六點鐘禮的晡禮，今天是特別從權，始准同時合禮，這是因爲其他的功課過多的原故。

我們禮完，才聽人說，今天這裏是『一品沙德』國王領拜，因爲國王領拜是條件，可

是沒有趕到寺裏來的，如果在帳篷裏自己禮，也是兩番拜同時並禮，我們拜完拜，才慢慢回到帳篷中休息。

馬良璞先生，帶了一個像匣，所以到處都照了些照片，不過是因為沒有帶沖洗的材料，故此等回到北京才交給照像館去洗，結果能看得出的，只有三十多張，其餘全看不出來，一片模糊了，後來才知道是膠片受了海洋的潮濕和氣候的炎熱，並且放置的日子也太久了，所以我們這次損失了十分之八的好片，時時想起來，總覺得有些遺憾。

今天我們在阿勒發山，也照了不少像，照完了像，天有三點多了，蘇阿衛說：『今天往「阿勒發」，應當是下午到「賴孩山」山去作祈禱，我打算仍到「賴孩山」山上去，』我聽了道：『好，我也去』，當時同蘇阿衛又走到了「賴孩山台」山下，我又作了次小淨，這次因為臨時領朝人太忙了，並且我們也只是兩個人，因此他們便沒有過來替我們念，只由蘇阿衛拿了本，我在後面念「阿迷乃」，約有一小時，我們下了山，打算買些食物，可是什麼也沒有買到。

回到帳篷裏，這時各同學們，不知由什麼地方買來不少乾餅，因為人多餅少，每人分了半張，又分了兩個陳子，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了，吃完了我出帳篷一看，從東南方烏雲滾滾，雷閃交鳴，少時大雨傾盆，冰雹齊降，本來我們這些人，都是穿了兩塊

薄薄的戒衣，那裏經的起風雨奇襲，一方各人找出毛氈被單來披在身上，一方還得扶着帳篷，免得被風颳倒，好在時間不大，約有一刻鐘，居然雨過天晴，可是夕山的晚日，映照着朝覲人身上的花氈，原來是一色的白戒衣，頓時變了一身花紅柳綠，各個見了都喊着，「噯呀主呀！真沒想到會這樣冷！」一個領朝人道：「這是數十年所未有過的大雨」。

本來很冷，而偏偏領朝人所僱的黑人，又來拆帳篷，不叫拆是不可能，因為少時就得往回走，今天夜裏是應當住「母子代里凡」山的，住在那裏便是功課，所以大家都在空地上等着下趟車，有的已乘頭次車走了，我們因為是第二次車，所以披了氈子等汽車，這時肚子裏無食，身上無衣，我真的上牙打起下牙來，可是忽然南面有一個人，騎了一匹小驢，下身只是一塊白布，他還故意露出膀臂來，驢也跑的真快，小驢一面跑，他一面念朝覲詞，驢的鈴鐺聲和他的讚詞聲，相應合奏，使很多朝覲人都注視着，而忘了自己的冷。

「母子代理凡」山，雖此只有十餘路，是「彌拿」山和「阿勒發」山的中途，汽車本應少時就可回來，不料機器壞了，修理很久，我們直等到天完全黑了，才看見從遠遠的山路汽燈下開了回來；大家忙着上了車，沒有十分鐘便到了，我下車一看，糟了，每個帳篷裏都擠了滿滿的，我好容易才找到了各同學的帳篷，這時張阿衡劉校長馬先生都

在那裏，也都算有了地方，我和蘇阿衡只好在一個帳篷的撫陰下，將氈子舖到濕地上，因為白天下雨了，地下的沙子，全帶着水，如果不預備好，回頭又那裏去睡，可是舖了氈子身上沒有披的，沒法子一狠心，將氈子舖妥，只穿了一件戒衣，同蘇阿衡拿了手電，走到山坡上去摸小石頭，因為我聽人說過，如果不帶燈到山坡上摸小石頭，有時會弄兩手糞便，所以我們拿了手電去尋小石頭，按照明天應用的數，應當是四十九個，每個都像蠶豆大小，如果不足時，可是用大的石頭打碎，我們每個人都措足了四十九個，才慢慢下了山坡，回到帳篷。

今天摸這小石塊，並不是今天用，是預備明天回到彌拿用以射石的，所以今天將石頭檢妥，拿回帳篷，用水將它沖淨有的是放到戒衣犄角處，用戒衣角將石塊包上再用繩一捆，可是這樣辦，有時會把石塊失落了，我們使用手絹將它包好收存起來，這時肚子有些飢腸雷鳴，蘇阿衡問我：「你餓不餓？」我說，「你沒聽肚子直叫嗎？」他道：「我們找着買點吃食去，我說好，一問劉先生等位，他們說，我們餓是餓，但是太累了，你們買時給我帶些來吧！」我和蘇阿衡從這帳篷出來，毫無目標的走下去，心裏總想人多而亂的地方，或者是有做買賣的，但是一個帳篷連着一個帳篷，人是亂亂轟轟的，可是始終看不到有賣吃食的，並且愈走愈沒有道路，從無數的汽燈下看去，高處一片帳篷，低處躺着也

是人，走着坐着都是人，我們在騎着的人身上邁過去，也沒有人管，這時，只見西面似有一片明燈，以為那裏或有賣吃的，後來走到一處牆外，這牆並不高，往裏可以看得見，一看裏面，並沒有什麼建築，除了有些睡覺的朝覲人之外，別的是找不到的，我和蘇阿衡一看西面有一個尖塔，這才明白這是「母子代里凡」的禮拜寺，本來應當今天在「沙目」拜前（昏拜）趕到這裏，在這禮拜寺裏，也是由國王領拜，並且是昏禮和宵禮同時聚禮，我們既來晚了，所以就只好自己禮吧！當時便繞到前面，進了門，可是門裏門外，真是連插足之地也沒有，只見這寺院裏頭的睡覺人，都不約而同的一班一班的排了很齊的，有的就將戒衣往身上一蓋，有的還蓋塊氈子，我們邁着人才走到了領拜的地方，因為那裏是明天晨禮，領禮人必站的地方，所以沒有人睡，我們自己在那裏禮了兩番拜，禮完了，出了寺還是找賣吃的，又另走了一道路，還是一無所有，不得已餓着肚子跑回來了。

我將進帳篷，便看見一位埃及女子，她將一個架床，支了起來，可是妨礙了我個人的睡處，因此有幾位同學向她用阿拉伯語一說，大概是請她另找一個地方，可是她一定不動了，沒法子，我又往帳篷外挪了些，少時大家便都入睡了，我將倒下，下面的氈子，早已濕透了，這時山風和白天的雨氣，把單薄的戒衣，亦已吹透，真是寒風透骨，不睡又很困，同時肚內又咕咕的鳴着，可是將一睡着，又被寒風吹醒，並且帳篷也是濕的，

還不時從帳篷上流下白天濕透的雨水，下面是濕沙濕氈，上面是帳篷上流下的雨水，這一夜，只忙了牙了，始終也沒有閑着，牙打牙的聲音和帳篷上的流水滴滴的聲音，整整響了一夜。

在「彌拿」山的街市中，有三個射石場，一個是在街的東端中間，當中是用一尺左右大小的青石砌成的一個小方塔，高不及一丈，寬有三尺見方，上面是圓形抹着灰，在這小方塔的四週，距離小方塔有一丈左右，圓圓的圍了一段三尺來高的矮牆，這牆也是青石砌成的。

我們手裏拿了昨天檢妥的小石塊，走在矮牆的外面，這時矮牆四週圍滿了朝覲者，他們都按着應打的數目每處七塊，右手拿了小石塊，口裏念着『祈主從惡魔上護佑』的阿拉伯語，每拋去一個小石塊，便念了一句詞，只聽矮牆外面的誦詞聲，和裏面小石塊打到方塔上的砰砰聲，相映成曲，這時我們不期然的都讚了一聲『真主至大』。

因為射石是以前『以斯瑪爾來』擊打惡魔的聖蹟，現在朝覲的人們，必須要遵行着這種古跡，然而人們居然能夠萬眾一心的去奉行，所以在我們走到矮牆外面的時候，那小方塔的四週小石塊，早把這座小方塔埋了多半截了，可見衆志成城，真是不假。

照例在第一個射石場，先射七個小石塊，我和李鴻清（上次誤爲王德清），各射了

七個小石，便又往西走，走了沒有半里地，這裏街道較比很寬，可是兩面的買賣也多的很，再往西成了兩個岔口，偏南的街道是很寬，偏北的很窄，正西面像是一個官所，這第二個射石場地處較高，所以從遠遠的便看見圍着風雨不透的男女，在那裏射石，我們擠過去，又各射了七個小石塊。

在第二個射石場射完了石，便又隨着大家往西走，走了也沒有半里地，北面的高山重疊，看見往北的一股山道的外面，又在圍滿了人，我們料着這一定是第三射石場了。

這座射石場和那兩個不同，因為那兩個是設在街的當中，四面可以射石，這個射石場是砌在平面的山坡上，只有半面方塔，所以南面也只圍了半圓形的短牆，這時山坡上面也有人，是在射完了石看熱鬧，中間有二名警察，他們不斷的轟着閒人，可是這小方塔的上端，就是警察的避風閣，所以有時射石人將小石塊射高一點，便要打到警察身上，我對李鴻清道：『你看那警察，他常替惡魔挨了些石塊』，李鴻清也笑了，我們在這裏又射了七個小石，今天射石的功課，便算終了，然後剪了剪指甲，算是開了戒。

今天除了開戒射石之外，還有一種功課，便是宰牲，我們從射石場回來，天有九點了，我們五個人便往宰牲場來，宰牲場，是在『彌拿』街的最東南端，外面有圍牆，遠遠的便看見人山人海，從『彌拿』街向宰牲場去，這時天已大晴，沿路有不少賣飲料的



商人，他們也像北京賣酸梅湯的樣子，用不少玻璃盃，盛了紅黃色的飲料，旁邊備了一個大盆，盆裏是製妥的黃色冷水，不斷的向朝覲人們招呼，售賣冷水。

我從到了麥加，總沒有覺得像王振海阿衡他所說的那樣熱，可是今天往宰牲場走，可實在覺得有些熱了，好在我總帶着萬金油，當時把萬金油拿出來抹在頭上些，又吃了些，便覺清爽了。

還沒有走進宰牲場，便看見成千成萬的羊隻，向宰牲場裏趕，同時也有從宰牲場回來的人，他們已然把宰牲這門功課交還了，因為我們看見他們還拿着羊的後腿。

進了宰牲場，一遍血腥氣，可是我們知道這是阿拉伯一年一度的大屠宰，至於平時也是禁止妄殺的，我們從這血腥的氣味上，運想到世界各國的大屠宰場，那一天不是血腥氣沖滿了！所以有人說回教不但不禁妄殺，並且每年還獎勵屠宰，把屠宰牲畜定為教則，其實回教只有今天是准予屠宰的一天，其餘三百五十九日，可以說都是禁屠日。

這裏預備屠宰的，大量是羊，其次便是駝，然而駝，我們也不過看見了一個，雖然地方大，可是宰駝的依然是不多，這大概是駝無論如何是有用的牲畜，至於牛，我們不客氣說，連一隻也沒有看見。

一羣一羣的山羊，綿羊是很少，同時這些山羊綿羊，都是很瘦，如果為交還功課，

花三元麥幣，便可買到一隻，可是我們爲鄭重其事，五個人特別買了五隻大的綿羊，頂貴的花了麥幣十四元多。

這裏的羊隻，是由各地阿拉伯人運來售賣的，所以一羣一羣的羊隻，都仍由各羊販子們自己看着，我們打算買，便向他們講價錢，價錢付過之後，我們將要屠宰，便有收稅員，手裏拿着小冊子，向我們要屠宰稅，大概是每隻二角五分，可是羊販子運來的羊，他們並不收什麼捐稅，如果賣不了，仍然還可以運到別處去。

我記得王振海阿衡說：宰牲場裏有一排一排的土溝，爲是宰了羊駝的血，可以流到溝裏，但是我們因爲進了宰牲場不遠，便買妥了幾隻綿羊，因此便沒有往裏去，本年不是還有土溝，是不得而知的。

這裏的天氣熱，這是冬夏一致的，大家在這裏宰了羊，照規矩是把肉拿了回去，除了當時吃的之外，下餘的便製成肉乾，可是遠自數萬里而去的人，既沒有帶鍋皂，又不能在此多住，所以有很多人把羊宰完了，當時就贈給他們本地人了，有的只拿走兩個後腿，也有的拿走全羊，不過拿走全羊與否，總得把羊皮留下，這是阿拉伯的國策，他每年在這裏可以無價而收到十萬張以上的羊皮。

我們買了這五隻大綿羊，本打算是運到帳篷裏請埃及大學的同學們吃，所以由張蘇

二位教長代表屠宰之後，便當時僱了一個剝羊的，講妥了剝羊麥幣半元（合十一角），送運費五角，我們把羊宰了之後，便交給剝羊的人，告訴明白了地址，我們便走出了宰牲場。

這時天有下午一點了，都覺得又喝又餓又累，當時走到街上，又飲了一氣紅茶，聽見各處念了班歌，我們赶忙着回到帳篷裏，作了小淨，禮了晌禮，天有兩點多鐘，我們又出去找了一家本地賣烙餅的，吃了些嫩肉烙餅和湯麵，吃完了一會兒，便又渴上來了，又找了茶舖去喝茶，喝完了茶，蘇教長去買書，我們便溜溜躑躑走回了帳篷。

今天的功課，在開戒，射石，犧牲之外，還有一樣，便是轉「奎瓦夫」，就是今天無論早晚，也必須要回到麥加，在「克爾拜」四週轉行七匝，我們本打算宰完了羊就去，可是汽車是來回不斷的跑，希望早去的早都坐汽車走了，所以我們只好就等末盪了，我們一直等到太陽落，才見汽車返了回來。

前面我說過，我到了麥加的當晚，不料竟大轉其方向，我心裏很撒拗，所以我想今天最好是白天去，在那裡可以利用太陽定準了方向，再進「克爾拜」的院子，那時或是可以改正過來，不料今天又得趕得黑夜，這也無法，走吧，當時便隨着他們都上了汽車，汽車走了沒有半里地，忽然停住，原來已入「沙目」時候了，當時大家都下了車，有

的又忙着去作小淨，等大家禮完了昏禮，遂又都上了車，這時車山路的汽燈下才往西開足了馬力，向麥加而來。

汽車進了麥加，這時車上才見有領朝人出現，他叫車停到一個胡同裏，我們大家隨了他，進了一克爾拜，這時並已黑了很久，可是一克爾拜一裏的石頭地，還很燙腳，因此我便想起這兩次進入一克爾拜，都是在夜間，實在倒是便宜了，如果白天亦熱着足走在石頭上，不定有多燙呢？

進了一克爾拜一，個人自己禮了兩拜，我這兩拜，禮了有半點鐘，因為在那抬手立站之後，前後轉「奎瓦夫」的朝覲者，一個接着一個，我雖念完天經，可是鞠不下躬去，好容易鞠躬完了，再想跪下叩頭，簡直和過隊一樣，那裏叩得下去，好容易叩下去，打算起來，還得留神，因為從脖子上邁着走的接連不斷，後來我問教長們據說：他們在「克爾拜」裏，從禮拜的前面過，和從禮拜人身上邁過去都使得，因為這是不不得已，但人少時不可故意從人身上邁，那仍是違禁的。

兩拜禮完，領朝人說，你們自己再禮一虎福攤一吧！因為這裏已然禮過了，我們禮了虎福攤，然後舉行轉「奎瓦夫」的功課。

這次轉「奎瓦夫」，大家仍是站在黑石的前面舉意，然後隨了領朝人，他仍念着很

長的祈禱詞，我們跟在後面念「阿彌乃」，也像初進「克爾拜」一樣，緊行三匝，緩行四匝，這便是所謂的轉「套瓦夫」，七匝轉完便各自分散，取各人的應用物件，我們回到寓所，各取了應用衣物，然後隨了領朝人去等汽車。

我們走到麥加的一條胡同裏，忽然聽見一家住宅裏發出了一種女子歌聲，同時還有鑼鼓的聲音在伴奏着，我非常奇怪，因為回教規定女子的聲音都是受禁的，就是無干的男子，不得聽無干女子的聲音，今天不但有女子歌唱，並且還有音樂，及至我向埃及大學的同學一打聽，才知道這是每年大慶的日子，由一些男女們，他們高聲的贊聖，隨的音樂，是直聲的，因為能變音的才是受禁的，可是我想以一個偌大的麥加，也是一種民族的聚居地，爲了人生樂趣也應當有些娛樂，例如戲場電影場賭博公娼，這在麥加是絕對找不到的，就是私娼也一家沒有，那麼人們除了禮拜工作之外，一點調劑也沒有，這未免太枯燥了，能利用慶日來贊贊聖，這也是網開一面吧。

領朝人帶我們走了很遠，樣子像是已出離了麥加市外，可是在北面還有斷斷續續的茶舖和買賣，在這裏等車也恰恰有一個茶舖，我們因爲不渴，所以都站在那裏等車，可是這茶舖開着很多的棗樹皮製的繩床，大家因爲太累了，就有幾個人坐在那繩床上休息，不想茶舖的人以爲是茶座，便過來招呼，我們因爲算計汽車馬上就會回來，所以都不

喜喝茶再耽誤工夫，茶鋪的人，自然有些不高興，但也無可如何，正在這時我和蘇阿衡閒談，我說：「『茶』字，到各國都差不多，如英法都讀『梯』或是『迨』日本是『呼加』也像是『喝茶』的意思」，蘇阿衡道：「是的，阿拉伯也是呼爲『沙葉』也就是茶葉」，我們這樣說着那知又驚動了茶鋪的夥友，他又跑了過來，問我等要幾壺，我們說不喝，他道：「你們不是說『沙葉』『沙葉』嗎？」我一聽這又是他誤會了，當向他解釋，而我們詞不達意，算是由埃及大學的同學才給解釋明白了，不過那茶鋪的夥友，總是不大高興。

我們正說着，汽車已開了回來，我們大家紛紛上了車，天有十點多，到了『彌拿』山，下了車，走入破牆的院中，找了半天才算找到了帳篷，可是這時先回來的，早把帳篷裏睡了滿滿的，我沒法子，只好在濕地上舖了氈子睡下，可是下面又濕又涼，所以到了十二點多，我才入了夢鄉。

今天是二月一日，是星期四，早六點鐘，便被『班克』的聲音吵醒，起來之後，便到儲水井旁邊去找水，聽人說：這裏的存水，從昨天就沒有了，我當時找上蘇教長馬先生，打算到『彌拿』的禮拜寺去禮，深一脚淺一脚的走到了寺門外，各人作了小淨，這時人像潮水一樣往寺裏走，我們也隨着人羣走進寺內，我將將找了一個地方跪下，這時

肚子忽然痛了起來，當時難受極了，所幸天已大亮，前面已然念了「班克」，我忍着痛，跟着禮了天命拜，因為前面兩拜聖行是各人進寺時都禮過了，可是我因為只顧肚子痛了，所以還未曾禮，當時聽了前面念「班克」，便跟着禮了兩拜天命，禮完了握着肚子往外跑。找了一個沒有人看見的地方，走動一回，可是疼痛還是不止，少時又大便了。回還是疼痛，我知道這是夜裏睡濕地受了涼，太陽出來以後，遂同師教長一同到街上喝了些糖茶，這時肚子好了些，大概這是昨天竟說喝茶喝茶，實際並沒有喝，所以招得人家茶舖夥友不高興，今天到底還得將茶錢花出去算完事。

我們喝完了茶，走回帳篷去，這時領朝人說：「你們看國王閱兵嗎？如果看可以同我去」，我們一聽，都喜歡去，當時同了他向東走了沒有一里路，便是一品沙德國王的行宮，這座行宮通共沒有二十間房，四週圍是各大臣的帳篷，行宮的前面是一條大路，這時大路兩旁圍了風雨不透的人，從大路上一夥一夥的來了些各國的貴冑，都走進了行宮，我們雖不是貴冑，可是遠自二萬里來到這裏，似乎應當進去充個數，但是不知是怎樣的手續，沒法子在人羣裏看吧！等了有一個多鐘頭，還不見有什麼隊伍，可是不斷的有三五成羣的兵士，他們穿了像戲台上袖長着地的長衫，頭上包了一塊粉紅色的方布；匠了一條黑的繩子，不要說打仗，就是走路都不方便，可是每人都背着大槍和子彈串帶

，在他們的中間，却發現十餘歲的幼童，穿了亞拉伯的貴族衣服，看那樣子是由每五個兵士，保護着一位幼童，不多時竟發現好幾班，有的十餘歲，有的七八歲，我很奇怪，當時向埃及的同學們一打聽，原來這些幼童，都是國王的兒子，聽說他（國王）一共有五十多個兒子，連國王自己都認不清，我又奇怪了，按照回教的規則，一個人最多是四個太太，國王也是一樣的。他爲什麼有這多的兒子，難道他的王后都是多產婦嗎？後來同學對我說；不然，這裏的國王却是只有四個后，並且都是王后，沒有妃嬪之分，不過總是四個的數，但是歲數大了，或是國王不喜歡了，那們他們便離婚，然後再選進一個如意的來，因此同時的雖有四人，而與他離婚的不知要有幾十。所以他才兒子多而太少，可是我又打聽；他一個人怎會有這大精力呢？同學的道，他有補身的方法，據聽宮裏說，國王每天宰一隻羊，將全羊用水煮成爛泥，然後將骨渣撈出，再將湯煮成一碗稠汁，他每天要喝這樣一碗羊湯，我聽了後，只好點了點頭。

我們正談着話，肚子又痛了起來，顧不得再看閱兵，我便同劉先生蘇阿衡回來，我便去走動，少時一同回到帳篷來，這時有二三位甘肅人，他們正燉羊肉，將昨天的羊肉大大小小切了塊燉了兩大鍋，一個人盛了一碗連骨頭帶肉，大家吃的正香，我們進去也都各自盛了一碗，然後有帶來的整袋洋麵用肉湯煮面片，大家都吃飽了，天已入了晌禮



時候，我們禮了响禮，遂同蘇阿衡又去作今天應作的功課——射石——又去射了二十一枚，我因為頭髮太長了昨天開戒就當剃頭，因為忙只剪了剪指甲，今天走到街上有許多黑人，他握着些朝覲的黑人頭，像宰人一樣，正在那裏剃，遠遠的都聽見刷刷的聲音，被剃的人都龇牙咧嘴，我便同蘇教長找了一家舖子，進門先向他們說了聲，「賽倆目」我的意思，是請他關照些，手輕點，可是刀子放在頭上，比刺好些，好容易剃完，拿手掌一按，手心上竟紅點，我知道，破了絕不是一處，一問價錢，一個人麥幣半元，合華幣一元四，我們從剃頭舖出來，遂又到茶舖喝茶，到了四點鐘，大家忙作晚飯，我道：「我們帶來的黃乾醬和香油還有些，咱們吃炸醬麵」，大家一聽全鼓起掌來，這時有上次沒有吃着炸醬的幾位同學，問我醬在那裏，他們說從離開中國三四年，總沒有吃着醬了，我當時取了出來，誰知他們不等炸熟，一人便搗了一塊生醬大吃起來，並且還有幾位同學看見了香油瓶，便這人飲一口，那人飲一口，像喝醋一樣，給喝了好些去，我一看，若不快點炸出來，恐怕不等熟，這炸醬便沒有了，當時找了一個鋼鐵鍋，切了些羊肉蔥蒜，用香油一炸，這時同學的把我圍起來了，等我將醬炸完，又都吃炸醬，所幸面片也得了，正在吃着，艾沙先生馬福良先生，還有甘肅的一位馬縣長都來了，他們說，我們在那旁帳篷裏便聞到你們炸醬了，所以特意過來吃你們，當時給他們盛了麵醃了醬

，馬福良先生說：想不到二三年未曾嚐到的北京風味，今天在亞拉伯會嚐到了，這真是主的宏恩呀！吃完飯，禮完了拜，聽說這裏還有夜市，我遂同了蘇阿衡等去逛夜市，他們都點了汽燈在叫賣着，一聽他們喊的是「漢吉！漢吉！麥拉哈巴！」「意思是朝覲的朝覲的，我歡迎你」，我們走過去買了些念珠和小經本，到了夜內十點多才回去睡覺。

二月二日，今天也是晴天，六點鐘，我們起來，在帳篷內作了小淨，各自禮了晨禮的拜，因為今天是最末的一天射石，這時要去射石，天還早些，我們幾個人一商量，今天可以到「彌拿」山口去看一看，當初「以布拉希埋」聖人宰他兒子「以斯瑪爾來」的所在，我們五個人出了帳篷往西走，走在最西端的第三個射石場的西面，往東北有一個山口，進了這山口又往西拐，在山中腰上，遠遠便看見圍了有幾百人，並且在這山口來往出入的，也是成羣打夥的人，因為若不是來往人多，我們還真找不到呢。

我們走近了一看，有一塊像方桌大小的石頭，其形有如羊頭，當中有一個大的口子，在這口子裏面被一般朝覲人們的手，摸的像鏡子一樣，並且在石頭上面坐了一位老「簡海道長」，他不時的向摸石頭的人們索要乜帖，我特別看了看那石頭，確是一塊石頭而開成兩段的樣子，絕不是兩塊石頭，據說這是當年「以布拉希埋」聖人；因為愛子情切，以致引起人神的疑惑，它們說：「以布拉西埋」聖人，是真宰的欽使，他有愛主的

尊名，他爲什麼那樣愛他的兒子？「真宰爲使」以布拉希埋「聖人，表示自己的信念不移，遂連次於夢中命令，叫「以布拉希埋」聖人，犧牲他的幼子，所以「以布拉希埋」聖人，這天帶了幼子「以斯瑪爾來」走進了「彌拿」山的山口，然後便對「以斯瑪爾來」明說了，「以斯瑪爾來」便道：「吾父既遵主命，吾焉敢不遵父命」這時聖人將要拿刀，「以斯瑪爾來」又道：「請吾父用繩將吾手脚捆妥，不然因爲疼痛而傷了父親，也是我的不孝，尤要請您用布蓋上我的臉，以免父子情深，您下不去手」，聖人將子捆妥，臉上蓋了白布，然後拿刀向脖項處去宰，不料刀鋒雖利而格格不入，聖人連宰數次，依然不入，聖人盛怒，將刀拋到一塊石頭上，當時這塊石頭被刀砍爲兩段，這足以表示這刀的鋒利，當時便由山上來了一隻羊，這時真宰命令叫聖人宰羊替子，並且對一般人的疑心也化除了。

上面這段雖然近於神話，然而古代不但是很多的事，都是我們不可思議的，以致於現在，也是常常有着神奇變化的事實，總之，既是當時一個民族的欽聖，他當然有着通達天機的玄妙，我們不問當時聖人宰子的情形如何，只以今天我們看到的被砍斷的石頭而言，也可以確定當時的事件，絕非虛構。

大家看完了這被砍斷的石塊，將要走，一看西面有一個洞，並且在這洞口處站了一

個阿拉伯人，兩隻脚登在兩塊石頭上，如果想進這山洞看看，必須得從他的襠裏鑽過去，並且他還是先要乜帖而後才放進洞去，我們問了問旁邊的人，他們說洞裏什麼也沒有，不過「以布拉希埋」聖后「哈哲勒」初到了「彌拿」時，因為沒有房屋，曾在這洞裏避過虎狼，所以現在有很多人都要進去看看，有的還禮兩拜自由拜，感謝真宰當日維護聖后的恩典，我們第一不喜鑽他那襠，第二，既是空洞一個，又有什麼可看，第三，這禮拜不是隨便的，走在一個蹉難洞裏也禮拜，所以無怪一品沙德國王，把多的古蹟都用炮轟炸了，就是爲防止他們迷信，因爲往往人們不作什麼好事，可是到了某處聖地，便大哭大喊的作祈求，這真是沒有用的舉動。

我們慢慢走下山來，這時射石的人山人海，像潮水一樣湧來湧去，七時回到了住處，一看他們各同學們都分頭吃飯去了，我們也便走了出來，走在一家阿拉伯人的臨時席棚的飯舖，在舖的前面擺了些煤油筒做的鍋，鍋裏熱騰騰燉着羊肉，舖的東面街旁，便有臨時地下掘個坑，裏面放下無底的缸，下面點上火，在缸的四週，烙發麵餅，因爲這發麵餅，是新疆人製的，裏面用了一些碱，所以吃着不酸，本地人製的酸餅，簡直沒法子吃，我走過去，向那爐旁坐着賣餅代看爐的新疆老頭說：『餅熟了我要十張，』那老頭道：『等着吧！得了先給你，』我蹲在一羣人裏等着，那老頭便一張一張往上用鈎子鈎，

並且將趕平的生麵餅，也一張一張的粘了水往爐裏貼，這時有很多阿拉伯人和黑人們，他們搶着要買，那老頭用手握着不賣，等真的夠了十張，他一起都遞了我，我將熱餅拿到舖中，這舖子並沒有桌凳，都是席地而坐，我們坐在席上，叫他盛了些燉羊肉，吃起來都是辣的，吃完了，將剩餅包好，給了他錢，大概是每小碗燉羊肉才二角錢，走了一會兒，覺着渴了，遂又走進茶舖喝了些紅糖茶，十點鐘，回了住所，領朝人來了，他說：『今天要早點兒去射石，射完了石，今天好回麥加，』我們聽了，當時便去射了石，射石回來，便收拾各人的行李，十一時半，汽車開來了，我們大家忙着上了車，這次汽車，却不由來的時候的道路走，却由我們的住所往西開駛了，少時便出了山口，較比來的時候是近多了，所以不到十五分鐘，便到麥加了，今天好了，因為白天回到了麥加，所以未曾轉了方向，劉先生回來後，便覺熱的難受，跑到廁所去作了一次大淨，這時有許多同學，他們都在廁所先後作了大淨，可是我也想洗一洗舒服，不料走到缸旁，打開一看只有一缸底水，不得已灌了湯瓶，洗小淨，禮了晌禮，休息了會兒，同了李鴻青先生和馬先生，去到街上買了些絨禮拜墊，帶「克爾拜」圖的戒指，還有些念珠，都買齊了，又買了幾張新疆餅，開羅同學們又拿來好多熬茄子，少時蘇阿衡也買來好多發麵餅，但是因為太酸都送給這家的黑女奴了。

原來我們住的這房，是領朝人當時租到手的，每年領朝人，在朝覲期前，便將各住的房子租妥了，一般住戶們也因爲樂得找些收入，所以很多家都將房子，騰出一部，留一部自住，以騰出的租給領朝人，領朝人，是由公家領到了許可，某人担任印度，某人担任爪哇，某人担任中國，這樣分開後，領朝人除了自領着朝覲人作祈禱外，並且還僱用了些散人，就是領朝人是國家許可而有了登記的人，其他的散人，也曾下了功夫學會了長段的祈禱文，可是因爲沒有許可，所以便到了朝覲期，與有許可的人來傭工。

我們在給領朝人的花費以外，如果帶着我們作巡禮是傭人，我們在他領着念完之後，很多都另外給他些帖。

在「麥加」以致阿拉伯全國，還是保存着蓄奴制，這便是在穆聖時代，恐怕將蓄奴的辦法取銷，雖然是維持了人道，但是也恐怕一般爲奴者，馬上會成爲被棄而無人收養，因此也就是獎勵放奴，而沒有絕對禁止蓄奴，在我們來到「麥加」在街賣巷尾，所看到的女人，差不多都有面簾，只不過有少數外來朝覲的埃及女子，她們是帶了髮紗，只護住頭髮，面部露在外面，其餘本地人是很少露着面目的，可是有時我們也常常看見沒有帶面簾的婦女，據各同學們說，凡是不帶面簾的都是女奴，因女奴沒有必帶面簾的規定，我們住的屋子，原來是一家作買賣的阿拉伯人的，他將他的妻子和女奴，都遷到西面

的屋裏，中間隔了一段布幔，所以有時他們說話，我們都可以聽見，不過是不懂，並且這裏有一個十七八歲的黑女奴，她時常，跑到我們住的屋裏來追貓，或是開關窗戶，她穿了一件長的衫子，赤了兩隻足，也不帶面簾，跑來跑去，毫無忌憚，可是我仔細看了看，不但黑而且醜不可言，兩隻髀而黑的脚，看了能叫人作三日嘔，所以我想，真宰造人，也是不錯安置的，她這樣不給人爲奴，恐怕要飯也沒有人給哩。

我們自己帶了一個汽油火，因爲不會用，曾發生了兩次危險，一次是在上海的老惠中，幾乎沒有着起火來，只不過是將我的右手燒了些泡，上了些兜安氏藥膏便好了，今天我們因爲要喝水沖茶，我又將汽油火拿了出來，點了半天，還是不成，只是上面有一小部份燃着，我以爲是羅絲口不緊，用撥子一撥，不料汽油從火的中間管中冒了出來，當時一個整汽油火變成了火蛋，四周的物件人淋上汽油，也都着了起來，所幸我們買了些禮拜甌子，都放到旁邊了，我一時情急，便抓了甌子往火上蓋，說也奇怪，將十幾塊甌子蓋上以後，這火便熄了，這時屋內的人，都吓的面色倉白，我也早哆嗦成了一團，我再一看我的左手，起了很多大水泡，當時找出兜安氏藥膏來上好，馬上便不疼了，可是我在這兩次的危險之後，我當時便醒悟了，因爲我在過去常喜攬打小麻雀，雖不是什麼大賭，然而也是被教法所禁止的，我這次來朝麥加，是應當懺悔前非，我因爲沒有自己

心內舉行懺悔，所以真宰責罰我，同時用火將我的兩手燒掉罪惡，好使我成爲無罪的完人，並且也是警戒我的將來，因爲朝過聖地的人再作違反教規之事，當然是真宰不喜了，故此自我回到中國，我真的戒了賭，以答真宰愛護我的天恩。

張教長不知從什麼地方找了來沸水，我們沖了茶，馬福良先生來了，他開到我們帶的茶葉，非常眼饞，他要我們送他幾罐，我們當時送了他三罐，他走了以後，我們大家便要休息，不過今天因爲人都同時回到了麥加，所以睡到一個屋裏是很擠的，我躺下後甚至想左右活動活動都不可能，好在今天沒有蚊子咬，這或是天氣較涼點的關係，也許是人多，它吃不過來了，我又在人羣的當中，或是得了倖免了。

二月三日，是星期五，今天也是晴天，又是「主麻」日，早晨便聽領朝人說：「今天你們打算到「克爾拜」裏面去禮「主麻」，必須十點多鐘，就洗了大小淨，走進「克爾拜」的院中去等，晚了不但沒有空地，並且也進不去大門了」，我們聽了，急忙先到街上一家阿拉伯人開的小飯舖，吃了些雞蛋餅，喝了些紅茶和羊奶，回路走着遇上了一位老頭，他叫「由斯福」是雲南人在阿拉伯落戶了，他是早年來作珠寶買賣的，因爲娶了一位阿拉伯太太，便流落在此地了，他每年是要招待中國來的朝覲人，今天恰巧遇上了，他約我們下午到他那家裏去吃飯，我們分了手，回到住所，九點多大家便忙着沐浴，



十點我拿了禮拜墊，一同來到「克爾拜」門外，鞋，是交給大門外一個看鞋的老頭，走進去一看，早已有了一很多人在跪着等候禮這「主麻」拜，早去的多半是尋我太陽晒不着的地方，我們便在西南面的羣廊下，鋪了禮拜墊，跪下談閒話，張蘇阿訇，一看在這四週的羣廊角落裏，到處都有經格子，放着不知數的大小本古蘭經，他們每人拿了一本念着，我們也平心靜氣的聽着，他們念了一章之後，便合上本仍送回原處，其餘各地的朝覲人，他們還在念着，這時我遠遠看見幾名阿比西尼亞的黑人，嘴上無鬚，因為我們每天所見到的人，除了年輕的以外，差不多都是胡鬚連鬚，今天看見他們這些沒有鬚子的人，便很奇怪，這些人也不找地方跪下等着禮拜，只在人羣裏看，我顧着他們說話的方看向去，才知道，他們是由人羣裏把朝覲來的婦人，都驅逐出去了，可是他們驅逐出的婦人，都用布包了頭，本來分不出男女來，不知他們怎樣會能看出來，後來我打聽張教長，他說女人沒有一「主麻」所以他們才把她們驅逐出去，免得男女混雜，攪亂拜功，後來我向同學們打聽，他們這些黑人，都是宮人，因為這是古代遺留下來的，在這「克爾拜」裏有四十名，他們吃着國家的薪金，並且每年這「克爾拜」的黑幔子，是由埃及的織錦局織成送到這裏來的，所以每年這黑幔子，是要換新的，舊的換下來，便給他們這四十名宮人，然後他們剪成小幅，賣給各地來此地朝覲的人。

這幔子，我曾近前看了，是很粗的絨繩織成，裏面有暗字，看去雖然都像黑色，其實是分得出的，裏面的暗字，是「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使」。在整個幔子裏要有幾百段這樣的暗字，他們——宮人——將每段剪成一幅，如果要的話，只給他們幾十元的帖，我們因為太貴沒有買。

這四十名宮人，他們有的年老死了，那們怎樣補額呢？是死一名少一名呢，同學們說：「這裏有很多阿比西尼亞人，他們在十幾歲時許願願作這裏的宮人，那末便由手術者，將生殖器給割了去，然後依次登記，如果有了死亡的便順序補額，聽說他們負着整個管理「克爾拜」的責任，並且薪金也很可觀呢！」

可是我所不明白的是，這「克爾拜」裏又不像皇帝宮院，因為用宮人進入內宮，和妃嬪宮女們相處，是不必防範的，然而這又非皇宮，也沒有妃嬪，用這些不人道而犧牲一生幸福的宮人，是有什麼取義呢？後來我打聽，才知道這裏每次禮拜時，是有很多女人們，她們加入班中作禮拜，照教規說，她們應當在男人的最後面，可是有時她們不知道，便跪到男人班裏，這時無干的男人，是不准和無干的女人交談的，因此便設了這四十名宮人，使他們指導這些女人們到最後方去禮拜。

我們正跪着，忽然來了七八個人，抬了像是長條的地氈，有幾個人使用手比着叫我

們起來，我們好容易站了這涼快地方，都不願起來，後來他們急了，呾哩都嚙說了半天，這時有一位同學對我們說：『他說你們起來給你們舖上這氈子，舖好還叫你們跪在上面』，我們聽了，才起來叫他們舖了，果然舖完，我們仍跪在氈上，他們便也走了。

這長條地氈，並不是全舖，只在我們這裏舖了五六條，又在一克爾拜「東北西三面各舖了幾塊，連我們這裏是四面，我便想到這是每個「主麻日」的規矩，雖然怎樣人多，也要轟起人來，舖上這幾條氈子，其實不舖，我們也不知道，不過這裏的規矩，有很多是牢不可破，例如這一克爾拜「的東面門前，晨禮和宵禮時，總由黑宮人們點了兩隻蠟，釘在兩個多年的古銅蠟釘上，然而自從「克爾拜」按了電燈本來用不着再點蠟燈，可是多少年來還是遵行着。雖然不是經上的教法規定，可是誰也不敢變更。

十二點一刻，就聽高的喚拜樓上，念起了「班克」(喚拜詞)，這時人們也都站了起來，我們因為距離領拜人太遠，所以看不見，可是後來一打聽，才知道今天是國王領拜，就是其他的「主麻」，也是國王領拜，因為「主麻」的領拜人，必須是穆民官長，我們自己禮了四拜，跟着禮了兩拜，便完事了。

今天下午二時，是劉先生預約好了請埃及來的十八位同學，在劉先生想，是從我們來到麥加，幸虧遇上他們，不然我們的語言不通，必然要受些人罪，其實那裏知道，他

們十八位同學是奉到命令來監視我們的。

劉先生找到了一家爪哇人開的飯館，裏面稍具點規模，桌上也有台布，吃的時候也有筷子刀子杓子，菜也有幾樣，不過味道都是特別的，二十多人胡亂吃完了一算賬，合華幣一百多元，劉先生吁了吐舌頭，照數給了他，然後走到街上遊覽，順着路回到住所，我們擬了一個電報，打算給北京打了去，但是得譯成英文，所以當時便求海維諒先生去代發了。

電報是 *Sheepel Public School New kai Peiping China. Hai Finished returning immediately. Liu.*

意思是，我們漢志朝覲完畢，日內回歸，劉。

這樣一個電報花了三金鎊零十二角，和華幣也在六十元以上了。

下午五點多，我們大家到了一由斯福宅，他很殷勤的招待我們，和我們打聽了些國內的情形，和回教現在的環境，然後又說了些他到阿拉伯落戶的經過，少時擺上茶點，我們吃了些，在他那裏禮了沙目拜六點半，才回到我們的住所，我們都休息着，蘇阿衛便一盞一盞的往回買經本，沒有一兩天，他賣了三四箱子經。

二月四日，是星期六，今天也是晴天，我們大家都在住所禮晨禮，張阿衛一個人去到

「克爾拜」禮的，他回來說：「這裏的晨禮拜，和我們不同，兩拜聖則，是各人在家裏自己禮完了才去，到了「克爾拜」，只聽念「班克」就禮兩拜天命，禮完了前面又念「太克逼勒」，大家又都抬手入了拜，然後一連抬了四回手，我真有些莫名其妙，並且我在各經裏看到四大領袖的禮拜，雖然小有差別，可是還沒有晨禮多四抬手的，」他正說着，龐阿衡也回來了，他也是去「克爾拜」禮的晨禮。龐阿衡聽張阿衡說完，才笑着說：「你沒有看見前面有一個「埋遺體」（尸體）嗎？那四抬手是你弄錯了，前面是一抬手，後面只是「太克逼勒」，這是「者拿在」拜，何必抬手呢？我們大家一聽也都笑了。

汽油火是不敢再用了，在門外買了些劈柴棍，並沒有大的劈柴，鑿了水大家沖了些茶，海維諒先生從皇宮回來，他說：「將才業經得到宮內的許可，定於今天十一時進宮覲見國王，我們大家趕快收拾」，我們原來也與他們定妥了，所以今天聽到這話，馬上找出一疋山東綢子，四箇茶葉，和兩掛松兒石的念珠，當時遞給了領朝人給拿着，我們二十多人從住所出來往東，徒步而行，走出了麥加城的郊外，走到一個很荒僻的村落了，這時才看見了一所大的樓房，路南有一個大門，站了十幾名阿拉伯兵士，出來進去的人很多，門衛上的兵士，並不加以盤查，我們以為這是一個普通的官所，及致進去，才知道這便是皇宮，裏面雖也不些堂皇富麗的點綴，但是規模總是不大，這時有宮內的執

事，將綉子等物接了去，將我們讓到一個大的客廳裏，這客廳的四週，全用木板作的床，接連不斷圍到四週，上面放了些褥子和靠枕，和我們來時在准德看的領朝人「白司由尼」的宅裏相同，看去褥面靠枕，都很糟舊，我們大家以為這裏便是會見國王的所在呢！等了片時有一位身着深土色的貴冑，他進來請我們上樓，我們隨了他出這客廳，繞了幾灣，北面一所樓上，遠遠已然看見了是一座較為富麗的客室，其實那裏知道，這裏便是國王的宮殿，走進去看見北面的木床上坐着一品沙德國王，他看我們往裏走，他便站了起來，這裏的木床也和下面的客廳一樣，我們走進國王的跟前，在兩旁站的各大臣面前，每個人走過去向國王說「賽倆目」（問安）他也回答了我們，說完了「賽倆目」，國王便伸過手來握手，我們在握手時，便用自己的手舉起國王的手來，然後曲下身去，在國王手背上吻了一下，就這樣吻完站到一邊，所來的人都見過了國王之後，國王還是站着，這時馬堅先生拿出一張紙來，打開了像念經一樣的念了下去，詞句好壞，我是不懂，不過聽他念來很受聽，念了一張，然後又拿出一條來又念，這張我聽出來了，他念的時候有支那華北等等字樣，所以我斷定這是他們替我們連作代念的，可是裏面什麼意思，我們聽不出來，馬堅先生在那裏念着，這時有一個宮內使者右肩下背了一個很美麗的小金塔，塔的一端有一個細嘴，手裏拿了幾十個形似酒盅大小的磁盃，他向來的每一個

人的面前，送上一盃去，我遠遠的看像是咖啡紅茶一類的東西，及至送到我的面前，我接過來飲了，才嚐出是桂皮水，一口便喝下去了，當時他便將空盃接過去，往左肩下的一個兜裏一扔，那意思是使一次便不再用了，大家飲完了桂皮水，馬堅先生也念完晉見文，可是國王一語不發，等了片時，大家一看國王沒有訓示，只好告辭吧，遂一同辭出了皇宮，這時將才來的那位官長，才對我們說：『你們送的禮，都拿到國王那裏了』，我們當面謝了謝，後來蘇阿衡說：『我看見國王寶座的旁邊是放着咱們給的綢子茶葉呢？』

出了皇宮還是脹回了住所，稍休息了會，我們五個人便又走到街上一家新疆人的小飯館裏去吃面條，這裏面條是煮得了的現成的，我們吃的時候，他用燉肉湯熱了，然後再醃上些肉湯和辣子，每盤才四角錢。

今天下午六點鐘，是來此朝覲的敘利亞青年團的聯歡會，同學們說：你們誰樂意去誰去，我和劉先生馬先生，便跟着他們走到了一個空場，場的四週圍了布圍，各角落裏都掛着阿拉伯和敘利亞的旗幟，敘利亞的旗子是上端綠中端白下端黑，在中端白的地方有三個紅星，門外也站了些敘利亞的童子軍，我們走進去，那裏正在舉行各項運動，有銜蛋競走，口袋競走，有童子軍的旗語，露營，和救護，各項節目完了，最西面有一個

合，大家便都坐在台前的椅子上，這時上來一位青年團的官長，他用阿拉伯語講演敘利亞的國情，大致是現在的回教國，形成一般強國的俎上肉，我們毫無自主能力，敘利亞，是在法國人的支配下，所有回教國的各地的生產，差不多都被各列強拿了去，敘利亞鑒到這種情形，曾舉行了幾次對法示威運動，因此民情激奮，同時也使得法國有些軟化，不過敘利亞一國的力量很小，我希望各地的回教國，都應當聯合起來，使所有壓迫我們的各個強國，知道我們回教民族，不是甘被爭服的，使他們放下這種野心，而謀我們回教自身的生存等語，一般懂得亞拉伯語的，聽了後，都由感動而致鼓掌，我們雖是不懂，但是也不好呆着，遂也跟着鼓掌，這時有一位同學，他見我們在鼓掌，他問我們道：『你們懂他（指青年團官長）的話嗎？』我道：『不懂』，他道：『不懂你們鼓掌，我道：『大家都贊成他的講演，我們怎能不表示贊成呢？』他聽了很笑，然後回到住所，他才對我們翻譯了上面的話。

、由敘利亞的聯歡會出來，馬福良先生跟在後面，說：『你們到麥加旅館看看嗎？』我們說：『好好』當時同了他走了兩條街道，路西有一家大樓，看去到有些富麗景氣，門內懸了大的汽燈，走進去有一座大廳，四週是住房，大廳的中間，鋪了些氈子，四週的屋外，也有像是宮裏那樣的木床，一份一份的好像沙發，大廳中間也懸了大的汽



燈，原來這裏便是麥加最貴族的旅館，我們打聽馬福良先生，據說這裏，每天每人才十三元錢，早茶一元，每飯二元，我們聽了真後悔，不如來時就住在這裏，但是語言不通，所以在「准德」時就不知道麥加還有這樣旅館。

在麥加旅館和馬福良先生談了會，天有十點半，大家便都回到住所。

今天馬興周先生送我兩張埃及國王和王后的照片，我們在今天，也把打算送埃及國王的禮物，綢子，念珠，茶葉，交給了龐阿衡，請他回埃及時，代呈國王，各同學們見我們對於埃及國王也有贈禮，所以都希望我們再到開羅，但是我們功課完畢，便歸心似箭，當時謝了他們的美意。

今天我買了些「滲木滲木」水的小鐵盒，每個鐵盒裏，盛了有一茶盅水，鐸了像小鼓一樣，買了二十個才一元錢，又買了印度香，每盒才五角錢，裏面還像有麝香的氣味。

二月五日，是星期日，今天雖是晴天，但是忽然來塊黑雲便下了兩次雨，天將亮，起來打算禮晨禮，可是到水缸處一看，沒有水，不得已，太陽上來以後，街上便有賣水的在喊叫着，阿拉伯喚水為「嗎宜」，可是他們喊起來，總聽着是「摸宜」，我們在樓窗，便看見了擔着水筒的人，叫住後問了價，大概兩煤油筒合八角錢，然後叫他送到樓

上的廁所缸裏，我們這時洗小淨，還補了晨禮。

聽說街上有一家新疆飯館，他們蒸的包子很好，我和馬先生及二三位同學，便走去叫他給預備，少時我們大家來吃，那新疆飯館掌櫃答應了，我們又到了一家小布店，問他有沒有用「滲木滲木」水漂過的白布，他說：「沒有現成的，如果要可以將布量妥，我拿到『克爾拜』裏去漂，下午你們便可來取」，我聽了，當時量了二百尺，價錢每尺才二角多。

用「滲木滲木」水漂的布，在回教人是用它作亡者的穿布，我在一動身要去麥加的時候，我的父母和我的岳母，便對我說：「如果到了麥加，務必可給我們帶來穿布，」所以我今天買了這些，是爲三位老人的，下餘的是我和內子的。

定妥穿布，又到街上買了些香和各種經字畫，禮拜單，刷牙的苦木棍，桌氈，在我們走在每一個街道裏，那些阿拉伯的商人，拿我們當傻達子看，這邊也叫，那邊也點手，可是我還打算買些棗，找了會沒有我早先看見別人帶的那樣的，人家帶的像是大團的棗泥，掰下一塊沒有幾個整的，並且這棗是阿拉伯的特產，其味甜如鮮蜜，其核則扁長形，中間有一深溝，溝中有一孔，通前後，據說係穆聖時，有逆徒，將完整的棗核，用錯錯成溝，中穿一孔，然後叫聖人種地下，說：「此核能成樹結棗，則吾等卽皈信聖教，

聖人親手種之，然後祈禱。真宰予以感應，未久由芽而樹，由樹而果，逆徒們，有的入了教，有的仍不肯信，但自此每個果均生此核，我帶來之果，後送親友，曾多見此核，且有保存而串成念珠的。

找不到大塊的棗泥，遂買了些裝盒的棗，才回到住所，喝了點茶，便一同去吃包子，但是到了那裏，還沒有預備妥，所以我們仍然吃的麵條，然後回來，收拾物件，聽說今天有回「淮德」的消息，大家忙了一陣，三點多我們去取穿布，我接過來一看，到是漂了的樣子，不過上面有好多一尺多長的大脚印，我們問他，他說：「這是在「克爾拜」裏晒着的時候，因禮拜的人過來過去，難免要踩上脚印，」我聽到了誠信他是不虛偽，假使他不漂，就說漂過了又有什麼對證，漂了然而不拿到「克爾拜」裏邊去漂，用外邊的水漂了也是沒有對證的，今天一看真有脚印，這絕不是家裏漂的了，所以我常說；愈是半開化的人愈誠實，愈是進化絕頂的人，愈天不怕地不怕，故此說；人心不古，這都是人類進化的反映。

阿拉伯人，我不諱言，看去好像是半開化的民族，因為我見他們賣東西，有兩個以上的買主，同時要買，他每個人只能招呼一位客人，對另外的那人連理也不理，尤其是算賬，用兩隻手十個手指全用着算，我常說：再多了非用腳也算上數不可，其笨可知，

可是我又連想到，爲什麼一千三百多年前，那時世界的天文，醫理，哲學，術學，以至武備，無不由於阿拉伯的傳佈，這話我在參加東京清真寺落成典禮時，文教省大臣風見章氏，他也曾承認，日本的文化，是由於中國的傳佈而來，中國以及世界的文化，又多由於阿拉伯的遺傳，換句話說：由阿拉伯的文化，而蔓延到世界各國，也就是世界各國文化的來源，是由於阿拉伯而來的。

然而現在的阿拉伯人，爲什麼這樣笨，第一是國家民族的興衰，無論什麼國，也不會永久強勝，所以說，現在的阿拉伯是退化時期，是衰弱時期，因此回教的文化，也就慢慢轉到別處去，以現在的埃及說，有一千年以上歷史的「埃及哈」大學，有世界各國研究回教哲學史地的一千多學員，所以人人都知道回教的文化是轉移到埃及了，我這次打算買些阿拉伯文的鉛字，結果，找了全麥加，也沒有買到，同學們說：開羅有的是，買什麼樣的花字都有。

第二，是穆罕默德聖人，是萬世的至聖，他有世界各國尊行着的經典，有三萬萬二千萬的信徒，他通天達人，可以說將阿拉伯的精粹全集於他一人了，往往我們聽老人說：某地出一狀元，便旱澇三年，這雖是民謠，可見阿拉伯能出一賢人，尤與列聖不同，其不拔取半島之精粹者幾奚。

今天下午四點多，汽車果然開了來，我們正忙着收拾行李，少時領朝人進來對我們五個人說：『你們不要忙，這趟車你們不能走，因為你們的出境許可還沒有下來』，我聽了只好先不忙了，這時他們同學們忙着收拾行李，我恐怕他們到了『淮德』就趕船走了，所以我們將帶來的茶葉送了王一民，胡恩鈞，李鴻青，納子嘉，馬堅，馬興周和龐阿衡各一二盒，尤其是納子嘉，我倆是神交的弟兄，這次見了面和多年的弟兄一樣，但是他這次和我說話很少，我以為他是不善言，後來才知道他，有難言之隱。

原來這次由埃及來的十八名同學，是奉到當局的命令而來的，他們是來監視我們五個人的，據說當局給他們打了一個電報，說華北有某某五個人到麥加作宣傳的，速往監視行動，第二天又給他們匯來五百金鎊，這時大家便預備到麥加來，有的磨拳擦掌說：『國家多事之秋，用款孔急，因為這五個人耗費了國庫五百鎊，見了這五個人非要他們的命不可，』有的說：『我們正在功課這樣忙，叫我們去麥加，我們的損失太大，見了他們非打死他們不可，』有的說：『我們是沒有朝過麥加的，這次正可藉着官費，完成自己的天命，』有的說：『算了吧，這不是自己舉意去的，那能完却天命，』總之，其說不一，但是這裏難壞了納子嘉，他想唐易塵是許身回教的，他絕以回教爲重，然而各同學議論紛紛，他也真沒有辦法，所以他有苦難言，結果到了麥加功課完畢，他病了，

這時由領朝人給他請來大夫，吃了藥，我沒有叫他知道，便給了那醫生六元麥幣。

今天他們都要走，納子嘉向我拉着手，然後拿出他一本每日必讀的古蘭經贈給我，所以我們兩個人，只有眼淚來代表我們的心吧！

我將帶來的照片給了幾位最熟的同學。

同學們全走了，屋裏頓覺靜寂，我們禮了拜，喝着茶，天慢慢黑下來，每天都是由領朝人點一盞煤油燈來，今天仍然在這裏放着，我們取了洋火點上，不料這裏的黑女奴進來便要拿走，我們向他比畫，她也不聽，我急了，當時便請張阿衡和她說，張阿衡道：『不必和她費話，等一會我和她們家主人去說，』我們大家聽了，便叫她拿走了，然而我們摸着黑，什麼也不能辦，連次請張阿衡去說，張阿衡道：『我說什麼呀，我們中國的阿拉伯話，她們那裏懂呀？』我一聽原來是沒辦法，所以當時我摸着黑下了樓，跑到街上買了一盞三號檯燈回來，當時屋裏大放光明，張阿衡也笑了，他說：『這不比我說話強，這燈比她那燈還好呢！』

馬福良先生拿來二百二十元美金票，換去我們的英金鎊二十八枚，英金鎊是從上海花四十八元買的，所以美金合華幣六元一角餘。

我打算沖些油炒麵，又點了半天汽爐子，仍然是不能用，後來才明白它的原因，是

沒有將管子燒熱的毛病。

今天這裏的女房東，忽然在簾子那邊探過頭說了半天，我們不懂，後來那個黑女奴跑了過來，用手拉着我們的蚊帳，意思是希望我們送給她們，我叫蘇阿衡說：『我們到准德還得用呢，所以不能送你給你們，』她們聽了當然是不大高興。

二月六日，是星期一，今天是晴天，上午發了一封致北京的信，不過前面寫了英文，中間寫了中國字，一封信花了六角麥幣，劉先生打算要買件咖啡色的阿拉伯的外衣，我便想起了，這次我們見國王，爲什麼他不贈給我們一身呢？劉先生道：『這裏的國王向來也沒有贈給過人東西，咱們打算穿，只好自己買吧，』我們走出了住所，買了好幾處都沒有，有一處雖然有，每件合三十餘元麥幣，我一核計，算了吧！所以沒有買，後來回到北京舉行歡迎會時，我們所穿的是借馬松亭阿衡和亡友趙振武的。

### (六) 歸途

今天下午七時，我們正禮着虎福攏，忽然領朝人來了，他道：『現在你們的許可證下來了，汽車也來了，請你們快點收拾行李，好馬上起身，這裏車費是五金鎊，小費在外，』我們像傻子一樣，要什麼錢給什麼錢，當時付了他五鎊和幾元麥幣，這時便忙着往汽車上搬行李，不想蘇阿衡的經箱子，有三四個，並且斤量很大，領朝人一看，便不

叫往馬車上裝，領朝人叫另僱駝，我一想再僱駝，太麻煩了，當時許着多給他們錢，遂都裝在馬車上，我們也上了車，走了幾條黑胡同，才來到汽車站。

下了車，由領朝人僱的搬夫們，將行李搬上汽車，這時汽車夫也看見了經箱子過重，不叫裝，我們當時拿出一鎊金票給了他們，才算准許將箱子拚到車的兩旁，但是沒有繩子，汽車夫又要了三元買繩子，行李經箱均捆妥，這時領朝人才說，現在沒有我的事，我要回去了。

原來今天我們要離麥加，應當再到「克爾拜」中去辭朝，可是我們迷迷糊糊同領朝人上了馬車，我們以爲他必帶我們去辭朝，不料一直將我們拉到汽車站，這未嘗不是他們領朝人的過失，同時也是我們的語言不通所致，所以因爲耽誤了辭朝這門功課，我才在回到北京時宰了一隻羊請客，作爲罰恕。

今天在沒有動身之前，我們因爲汽油火總不受使，便送給了領朝人，我從大連買的一根手杖，那領朝人看着眼熱，一定要我送他，所以當時便贈給他了，劉先生看着這家黑女奴很可憐，也給了她一元麥幣。

夜內十點多了，汽車才開駛，雖然沿途有着斷斷續續的汽燈，然而黑的地方多，坐在車裏誰也看不見誰，人，是擠了滿滿的，車的當中是行李和箱子，將走出不遠，這箱



子便都到在乘客們的腿上來，雖然是坐車，無異是箱子架子，所以汽車一顛起來，身子便懸起一二尺，然後落下時是連人帶箱子一同往下落，砸在身上，皮破血出，有很多老人們，簡直是太難受了，聽去每一顛簸，真是呻吟不絕，就這樣在山道裏走了有三個鐘頭，大概這些坐車的人，身子都像散了，我的腿想動也動不了，箱子犄角和箱子上的鐵活，將我的腿柔破了好幾處，並且還磨了幾個包，這時心裏只有盼着快些到了准德，同時我心裏也在想着，就是一般中國人，總打算上了歲數再來朝覲，可是那裏知道，上了歲數這罪怎樣受，那除非是打算死在這裏，所以我主張，一切事，如禮拜，朝覲，等等都是即時要辦的，不能等着年老再辦，不但要受罪，有時或者壽數也不等待的。

有一點了，汽車忽然站住了，我們一看在東面有一個席棚，支的參差不齊，棚裏放了些叢樹皮繩子的床，我們這才知道是茶館，這時汽車夫對大家說：「你們都可以下來，住在這裏，明天一早才走呢，」大家聽了都慢慢爬了下來，有的簡直腿都木了，走不下車來，我招乎着張阿衡，好容易才下了車，我們又因為不懂司機所說的話，所以還想是在此稍爲休息休息呢，不料下得車去，這裏的繩床，早被先下車的佔了去，有的舖了氈子預備要睡，有的估妥床正坐在上面休息，我們不得已走到裏面，才找了兩個床，沒法子兩三個人睡一個床，然而這床是坐着喝茶的，不是爲睡覺的，床的中間橫三豎四的

竟是木頭，氈子又沒有拿出來，我們也有些又渴又餓了，可是這裏早已滅了火，怎樣說他們也不願點火，同時誰愛在那裏睡，茶舖的人也不管也不理，得了，餓着肚子躺下睡了，將將睡着，司機的進來叫大家道：『快快起來，我們要開車了，這時全都起來，茶舖的人，也起來了，雖然在睡時沒有人招待，可是這時他向每個人伸着手要錢，我們給他半元麥幣，他不接過去，我知道他是嫌少，所以就給了他一元錢。』

大家又上了車，車也開了，天也慢慢亮了，走了沒有半小時，便到了准德，我們很奇怪，昨天爲什麼他——司機者——不多走半小時呢，若再多走半小時便可到了准德，我們若住在白司由尼的大樓裏，有多舒服呢，後來才明白，車雖然能開到准德，可是各國的領朝人，他們都睡得香香的，那個也不願意起來招待客人，同時城門也不開，因此只好給我們擱到郊外，天亮了才拉進城來。

二月七日，是星期二，天有點風，我們汽車停到西門裏的一個廣場，這時有兩個驢子車，他們要拉我們的行李，看那樣子是兩個人都希望作我們這號買賣，後來還是由一個驢子車的車夫勝利了，他將我們的行李搬到車上，我們跟在他的後面，進了街市，可是這驢子非常的慢，好容易走到了白司由尼宅，他那裏的夥計將我們讓到樓上，單給我們預備了一個屋子，我們一看昨天來的各同學，他們全都沒有走，所以大家又熱鬧起來。

，我真是歸心似箭，將將把行李安置妥，我便請上馬興周先生，同我到船行去打聽船，到了船行行員不在，當時便出了船行，找了茶館喝茶吃飯，因為我出來時告訴了他們幾位不要等我吃飯，所以我和馬興周先生才去自己吃。

我們回去見了大家，他們也都買了些餅吃了，十二點多我們到准德街上去飲茶，正飲着茶忽然各處的禮拜寺，都念了班克，我們也便站起要回住所禮晌禮，這時茶舖將凳子都收拾起來，意思是這時都必須禮拜去，不賣茶了，有的各布店和雜貨店，都用一塊白布將門面一圍，掌櫃和夥計全上禮拜寺了，有很多換錢攤，碼了多的金幣銀幣和銅板，他們只用一塊布一蓋也都走了，這時街上雖有行人，可是警察們向每個舖子裏去催着叫去禮拜，我們由這點才看出阿拉伯的治安，可見連一個小偷也沒有，不然禮拜回來，全被偷盜一空，那誰還肯這樣大胆的放下就走呢？

馬興周先生說：『在你們沒有到麥加的前三天，麥加發現了一個偷東西的人，當時被警察送到法院去，沒有多大功夫，由警察將這人押到法院門前，用白布將那人的左手一裹，然後取出刀來一砍，便將那人的左手砍斷了，法院前面有三個像燈竿子的滑車，由上面放下一個滑車鉤來，將這血淋淋的手捆妥，拉到上頭去示衆，並且在法院門外還出了一張佈告，這偷東西的人當時便暈過去，有兩個人用床將他送到醫院去了，所以說

阿拉伯是沒偷東西的，有的時候便要剝手，其刑雖酷，但是幾年也找不出一個小偷來，『馬先生這樣一說，我才想起在法院前確是看見了三個滑車，我還以為是掛燈用的呢。』我們回到住所禮了晌禮，借了周罕志的汽油火燒了茶，這裏的水，據說也是從麥加來的，因為這裏是海濱，一樣沒有甜水，不過這裏的水反比麥加賤，就是我們在麥加買兩煤油筒得用七八角，這裏才六角錢，但是有很多背着羊皮賣水的，我總沒肯買，怕它有毒氣，沖出茶來不受喝，因為我們帶的都是好香片，

關於麥加和准德的水，我在這裏補贅一下，准德是海濱，當然沒有甜水，可是麥加完全是山，連鹹水也沒有，打算用水，只有一個滲木滲水井，然而每年有十幾萬人來朝覲，一個井怎樣大，也出不了那多水，所以早年是有一些苦人們到三十多里以外的『阿勒發』山上去担，但是担了來的價錢可想而知了，後來有一位王后，她很有錢，她從阿勒發一直修了地溝，通到麥加，所以麥加這時各街巷也有很多井，其實是儲水池，往往我們等着買水，可是賣水人在休息着不去担，問他們才知道是每天兩次開井，那裏有人看着，井裏水存儲不到相當數量，他是不准打的，關於這水源的工程，我們在『阿勒發』時，曾看見像我國的萬里長城，隨着山形愈往西愈低的一段白牆，原來那便是引水溝，並且經過這些年還能不壞，使去的人們隨意用水，誰能不給她作好『堵阿一』呢？（祈

麟)

今天准德有風，居然颳進很多的沙土，凡是來過阿拉伯的人，都說這裏熱的要命，但是我們在麥加也沒有覺得怎樣熱，今天到了准德，又颳了風，更不覺得熱了。

龐阿衡到了我們屋裏來閒談，他說：『將才聽白司由尼說：這裏的主麻報（這裏沒有日報，只有一個四開紙的主麻報）上說，今年各國來此朝覲的，仍在十萬人以上，以印度爲最多，有一萬四千人，爪哇次之有一萬二千人，爪哇的朝覲人多半是同着家眷來，有的是新婚夫婦，他們以爲結了婚，若不先來麥加作巡禮，這是真宰不喜的，更有的有了身孕，而不在家裏休養，反到遠涉重洋跑到麥加來生產，生產後，還抱到『克爾拜』裏去起聖名，因此爪哇也有一萬多人，埃及有八千多人，甘肅有一百二十個人，在路上死了五個人，所以今年與我們同時作巡禮的只有一百十五人，流落阿拉伯各地的新疆人有五百多人，新來的新疆人一個沒有，這原因是有一千多人被共產黨殺死在阿富汗了，今年的伊朗人太少，只有二十四個人，或是因爲被英國給阻止住了，至於敘利亞和耶露撒冷有三千多人，土耳其一個沒有，其餘的六萬多人，便是阿拉伯內地人了。』

龐阿衡談完了朝覲人數，喝了口茶，然後又說：『這裏有一個中國會館，你們知道嗎？』我們說不知道，他道：『在前些年甘肅的馬少雲到這裏作朝覲，他鑒到住處的不

方便，打算在麥加買一所樓房，當時一說，便有阿拉伯的錢手給買了一處，不過下邊仍是房主本人所有，只將上面二層，批買了三大間，當時付了那房主六萬多元，馬少韓來的時候，也買了三間破樓，打算立河州會館，可是這兩處房子，現在在什麼地方，只有這裏流落下的那位「罕志由蘇福」知道，不過他也沒有辦法，那兩處的房主，雖然收了房價，可是還估爲己有，並且我們來朝覲，領朝人根本也不和我們說，因爲說了既得罪那房主，自己又少進租金，不過我想慢慢使中國後來的朝覲人都知道有這一樁子事而已，早晚有力量時，可以將它整頓起來，」我們聽了都認爲他說的對，同時也運想到中國有些看坟的人，他們常常拿着人家的地，估爲己有，因爲那家坟地地主也不能成天看着墳地不走，更有時置買新墳地，賣主說的有據有對，可是沒有老契，並且准買主埋人，得准他永久種地，這種情形到處可以聽到，結果埋人時有發現早有埋骨的，也有另有地主的。

龐阿衡說完，我們請他把各同學的姓名告訴我們，以便將來通信和給他們寄震宗報，當時龐阿衡遞給我一個條，他說請你抄一下吧，我當時抄了是龐士謙，納忠，海維諒，馬堅，李鴻青，王士清，楊友義，胡恩鈞，林仲明，納訓，劉林瑞，范好古，馬繼高，丁在欽，熊振宗，丁興武，馬興周，林子明，林庚子，馬宏義，張懷德

，張子仁，張文達，馬智清，馬維之，高福爾，杜壽之，我寫完一數是二十七名，我說：『我聽說你們不是來了十八名嗎？』他說：『是的，因為這裏有九位沒有來，不是正好十八位嗎？』

談的工夫太久了，龐阿衡回去了，我們五個人又商量乘船的事，有的主張從東海岸乘英國船走，有的仍主張回『瑪撒窪』，當時沒有決定。

下午風住了，但是屋裏熱起來，不過到了夜間還得蓋氈子。

二月八日，是星期三，今天是晴天，六點鐘我們都起來了，我打算今天到左近的禮拜寺去禮拜，所以當時拿了禮拜墊，走進了禮拜寺，先自己禮了兩拜晨禮聖則，然後隨着前面再禮兩拜天命，不料第二拜起來後，聽教長念完，便應當鞠躬叩頭，我聽着教長念了「按拉胡艾克拜勒」我便鞠躬叩頭，可是我叩完了頭一看，兩旁的人，還站着低聲念讚，我跪着等了會，他們才叩頭，我又跟着叩了頭，結果兩拜我叩了三次頭，後來我回來一打聽知道這是「沙非爾」派，是將晚間「未台勒」的復抬手，放到晨禮的兩拜中間了，可是我那裏曉得。

上午我求了一位周罕志，請他同我到英國船行，到了那裏，有幾名英國行員，結果，他們看了看，認為我們的護照是不能用，所以也不肯賣給我們船票，我們回到住所，又

找上王士清先生，請他同我們到義國船行，我們到了義國船行，那裏有阿拉伯行員，他說十二號有船從「蘇彝士」開了來，十五號可以到瑪撒窪，可是一查船表，康特羅索船，是十四到瑪撒窪，整整趕不上，後來行員說：「你們可以乘三月一日的維多利亞船，不過你們不喜住在瑪撒窪，你們可以住在准德十七天，等下次的小聯絡船再走，我們研究半天不能決定，遂辭出了船行，在街上看見了棗泥，買了一煤油筒，算是我和蘇阿衡的，又買了三頂紅拜帽，慢慢回了住所。

今天是我們借了甘肅同鄉的汽油火早飯炒了些洋葱和蘿蔔湯，買了些餅，下午晚飯便煮了些麵片，我們因為這火受使，便給了他們幾元錢，我們留下了。

在我們住的前面，便是肉市場，一進門便有幾十份羊肉床，上面陳列着羊肉和肚子心肺，不過我們住了一兩天，便得了一種經驗，就是打算買肉，務必在上午早早的去買，有時去早了還沒有來，那不妨等一會，因為屠宰場就在海邊的一個木板格子裏，這格子有四五間大小：宰了羊的血，當時便流到下面的海裏，由這木格有一條長木橋通着旱路，我們每天是早起去買，肉又新鮮又全，羊肚子尤其新鮮，我幾次打算吃曝肚，蘇阿衡總不喜懂吃肚子，他說我們聖人一生沒有吃過腸肚，只吃過肉和心肺。那沒法子算了吧。



爲什麼要上午買肉，原來是我在下午看見他們肉床上剩餘的羊肉，並不用倉蠟罩，因此所有的蠟子將肉包了黑黑的，如果有買的當時現蠟，我看了真有些不能過讚他們。這裏賣肉是帶着骨頭，每個肉床旁邊都有一個槌子和一把斧子，買的時他拿斧子連骨頭帶肉一砸，然後用紙一包。

洋白麵白大米紅白糖香菜葱蒜韭菜無一不有，只是沒有鮮薑，但是有乾薑，我們打算吃餃子，所以才請王士清當了一回翻譯，才買到了些乾薑。

今天龐阿衡過來說：『這次我們在「麥加」和「彌拿」阿勒發一所用的帳篷房費及零用，都須由我們大家公攤，你們五位每位合半個金鎊，』我們聽了，遂交給了他兩個半金鎊。

下午有八十多位甘肅人，他們都將手續辦妥了，都上了船，有的還向我們辭辭行，我問他們從那裏回去，他們說是從西藏走。

二月九日，是星期四，今天也是晴天，我們仍請上李鴻青，同我們到了船行，交涉會子，仍無結果，正往回走，遇上龐阿衡和馬堅，他們說要到「哈哇」太太墳去看看，我們當時也隨了他們出了北門，走了不遠便看見了，這墳的南面有一個大門，很深的門道，門是鎖着，進不去，並且那裏也有警察，專專看着是不叫人進去的，四週有四尺高

的矮牆，牆上有鐵絲欄着，我們站在牆外念了一遍古蘭首章——法提孩——然後舉意，把這念古蘭的回賜，請轉給哈哇太太。

我們登在高處看見裏面是一片瓦礫，當時由同學們向警察一打聽，才知道以前也是有很大的建築，因為有很多人竟來到這裏哭鬧不去，所以一品沙德國王，將這建築用砲炸毀了，我聽了很惋惜，這古的建築，平白的毀之砲火，可是又恨這些迷信的人們，不明教理，不然何致給聖墓招災呢！

從哈哇太太墳往回走，西面便是海濱，這時有好多義國的男女，他們在海邊上散步。

今天下午熊先生來說：「明天下午三時，我們各同學請你們吃飯。」

二月十日，星期五，今天晴，晨禮後休息了會，便請同學們和白司由尼說，請他去到船行給辦理手續，將出國證明書和船票，都交給了他請他去換到「瑪撒窪」的船票，我們決定是坐三月一日的「維多利亞」了。

今天是主麻，我和大家說：咱們打算禮主麻可要早些去，所以我們十二點一刻便都洗完了，大家走到寺門外一看，不要說禮拜，就是擠也擠不進去了，並且裏邊也早就入了拜，所以我們五個人一商量，想再到別的寺去禮，也恐怕是趕不上，莫如回了住所，

自己禮的响禮。

三點鐘是各同學們請我們吃飯，原來不是請我們吃飯，是他們要發表他們這次來麥加的真意，當時雙方各有一篇話，總起來說：他們是整個不諒解華北的人，甚至把華北人都看成是漢奸，我們對他們只好加以解釋，並且說明了我們這二三年事變後努力爲教的情形，不避毀譽，他們聽了不但諒解了，而且對我們表示同情，話談完了誰還有心吃飯，胡亂的吃了點兒，我們便辭出了他們的屋子，回到自己屋裏來。

二月十一日，是星期六，今天也是晴，忽的這裏放了好多聲大砲，從窗戶望外一看，見各家買賣和住戶們都掛了綠色旗，後來我向同學們一問，才知道今天是埃及國王法魯克的生日，阿拉伯爲表示親善，所以各地都鳴禮砲，藉以慶祝。

今天晌午有幾位同學來，他們說：「洗海澡你們去不去？」我們說：「可以去，不  
但我們去，今天一定非叫張阿衡去不可，因爲張阿衡在船上用海水洗澡，確實得了些益處，當時一同出了西門，走到海邊一看，水是澄清，從沙石的水底走出四五丈遠，才不到一尺深，我們都穿了一條小褲又，便跑到水裏去，水淺的地方洗着不痛快又慢慢往深的地方挪，不料深的地方水浪，便有些力量，有幾次幾乎沒有把我們打倒，洗完了在沙地上晒着，少時褲又也乾了，我們穿了大衣服往回走，一看遠遠的海邊上有像皮球一樣

的死驢死馬，所以我才明白將才洗的時候，下面有很多骨頭，這大概是死了多年的驢馬骨，可是有沒有沖來的人骨，也不知道了。

我們買了一口鋼鐵鍋，利用買人家的汽油火，每天自己做飯吃，關於我們五個人的飯，如果買着吃是沒有我什麼事，如果是自己做着吃，這是責無旁貸的，每次是我做飯劉先生幫忙，馬先生刷碗，張蘇二位教長他們一邊念經，我們五個人和一個小家庭一樣，不過沒有異性而已。

龐阿衡來了，他對我們解釋昨天的談話，實在來說，昨天的談話，使得空氣非常緊張，所以今天龐阿衡特別過來解釋一下，好在我們內心無愧，同學們說什麼我們也不往心裏存。

誰知道今天洗海澡，張阿衡到沒覺得怎樣，可是馬先生又發起燒來。

二月十二日，星期日，晴天，今天因為沒有事，又和幾位同學去洗海澡，不想沒有留神，將腿刮破了。

有二位甘肅同鄉今天來找我們，他倆打算由北京回甘肅，我很贊成，當時便給他們寫了兩張介紹書，怕是他們先回到北京，這裏沒有人招待，但是後來，他們沒有從北京走。

二月十三日，星期一，晴天，今天聽說有小聯絡船來，我們打算坐了小船到『瑪撒窪』去等維多利亞船，但是到了下午，小船果然開進了口岸，不過船行不賣客票，因為這船上完全是義國軍隊，所以不得已，只好等十八號的聯絡船吧。

今天晚間，埃及來的各同學們來辭行，他們說明天便要上船回埃及了，這時有位丁興武先生，他講起朝覲的意旨來，大致是不外使世界的回教人，每年有一次見面的機會，藉以報告各國對於回教的待遇如何，同時也使世界的各國知道回教精神的不死，不是隨便可以被入欺凌的，因為世界的回教人，每年有一次大會，如果與一地的回教為敵，無異於和世界的回教人為敵一樣。

我們聽說：這些同學們，他們明天就要走了，他們走了便沒有人來監視我們，他們仍然怕我們有什麼宣傳工作，所以他們給麥加的艾沙和馬福良打了一個電話，大致說：『他們五個人還得幾天才能步，我們明天便回埃及了，最好你們明天來，好監視他們的行動。』這話是後來一位甘肅人和我說的。

二月十四日，星期二，今天不知為什麼晨禮時天氣很涼，晨禮後各同學們便忙着上船，我們一直送他們到了海岸，等着船開了，我們互相說了『賽倆目』，船便慢慢開走了，我們買了些米麵棗糖，才回到住所，晚晌有五六點鐘，艾沙和馬福良先生便來了。

原來艾沙是中央委員，這次奉派到土耳其去聯絡，便道到了麥加來，馬福良是艾沙的隨員，他們兩個人對我們五個人本來沒有監視的使命，可是他們聽見埃及留學的學生們是監視我們來的，所以他們當然也要對我們注意。

下午八點多艾沙和馬福良便來訪問我們，當時談起新疆盛世才仇視回教的情形，艾沙先生說：「國府是懷長莫及，所以對盛世才只好取靜觀態度。」

我們今天下午買了些韭菜，在賣羊肉的床子上用機器磨了肉，因為黃醬香油全沒有了，所以只用本地香油和白鹽，拌了餡和了麵，而要趕餃子皮，沒有趕麵杖，我拿了兩根鉛筆趕皮，五個人吃了一回餃子。

今天白天還發了幾封信，劉先生的信，是寄到北京西北中學的。

二月十五日，星期三，今天打算請艾沙和馬福良二位吃餃子，我們忙了一早晨，結果他們二位都沒有來，我吃完了，禮了拜，馬福良先生來了，他說：「今天艾沙先生病了，所以不能來，」我們聽了只給馬先生包了些他吃了。

我們今天又買了幾塊禮拜墊，價錢和在麥加買差不多，每塊約合華幣十元多。

晚八點多，馬福良先生又來了，他與我們閒談，他說：「阿拉伯的買賣奴直到現在還流行着，這未嘗不是回教的污點，我們希望他們改爲僱傭制，都使他們成爲良人，」

我聽了也很表同情，不過誰和當局去說呢？說了他們能不能就改正呢？所以我們也不過發發怨氣而已？

白司由尼問我們還去麥地那不去？我們一商量算了吧，麥地那雖有穆聖的墳墓，但探望聖墓不是天命，並且五六百里完全山路，和我們從麥加回來時一樣，這一百多里，幾乎沒有把人熬死，再走五六百里，到了那非和聖人作伴不可，所以告訴了他，我們不去了。

今天打聽馬福良先生才知道這裏每人有入口稅六金鎊，由麥加回到准德又須交七個麥幣，打算去聖墓，車費是九個現金鎊，如果坐轎子汽車，是十三個現金鎊，到了麥地那有八鎊的入境稅。

二月十六日，星期四，晴天，今天馬先生算好了，身上不燒了，可是蘇阿衡身上又發熱，給他沖了些薑糖水，喝了後蓋上氈子睡了，下午九點多，出了一身汗，也好了。

二月十七日星期五，晴天，今天因為頭髮都太長了，所以大家打算到街上去剃頭，我們五個人出了住所向理髮館來，這時忽然看見有很多一品沙德國王的騎馬騎駝的衛隊，雖然名爲衛隊，然而走起來，誰不管誰，這時張阿衡道：『是的，這一定是國王來准德打獵，因為經上有這樣的記載』，當時我想打獵何不在麥加左近，爲什麼要跑出這

遠的路來，後來我一打聽，原來是國王前往開羅參加兩國舉行的軍事會議。

我們剃完了頭，張阿衡蘇阿衡和馬先生，他們忙着上寺去禮主麻，我和劉先生在住所禮的晌禮，因為洗完了已過了鐘點。

白司由尼的夥計來，又向我們要了二十五元麥幣，他說：『上次收的是三天的，你們現在要多住十幾天，所以你們每人再加五元，』我們聽了，便照數付了他。

張阿衡因為這裏處處都要錢，他們爲表示我們五個人沒有錢，張阿衡提倡把旱傘賣了，四位都樂意，獨我認爲這是無用的辦法，所以他們四位的傘都拿了出來，蘇阿衡抱到門外，像擺小攤似的，擺在地下，將將擺上，果有來往的阿拉伯人來問價，蘇阿衡說：『每把十角麥幣』少時全都賣出去了，白司由尼看了，他笑着說：『你們爲什麼賣傘呀？蘇阿衡說：『我們的錢沒有了』白司由尼聽了點了點頭，便走進去了。

今天下午。白司由尼將換妥的船票，給我們送了來，按理他又應當向我們要手續費，可是他真的沒作聲就走了，這時張阿衡有理了，他說：『你看怎們樣，若不是今天賣傘表示沒錢，我想他——白司由尼——一定還要向我們要錢呢。』

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晴天，我們在晨禮後，便收拾行李，本來說今天是上聯絡船，可是一點消息沒有，我真有些着急，到了十一時，蘇阿衡忽的忙着跑進來，他說：『



快收拾東西，船來了」，我們聽了不知怎樣高興，當時精神一振，忙捆行李的捆行李，忙收拾零物的收拾零物，這時劉先生想起海關還存着我們的東西呢，當時和白司由尼一說：遂由劉先生馬先生一同到了海關，我們便將行李搬到車上，隨了車往海關來，到了海關又等了好久，才見劉先生和馬先生及白司由尼等走了來，原存的東西，都發還了，我們當時一商量，把拿回的山東繭綢，送了白司由尼一疋，不料他竟會不大喜懼，不知是爲什麼？送行李的騾車和木帆船錢，白司由尼要六元麥幣，他有兩個夥計，每人一元，我們上了木船，行李也搬運完畢，遠遠已然看見了我們要乘的那隻小輪船，在海的遠處停着，木船開了，從一二尺深的海水處慢慢行進，蹣出很大一個圈，我們看見是中間有一大段小礁石，所以他們船夫，才蹣着走，不料走着走着淺住了，這時另一個船夫，便跳下船去，在海裏將船推動了，然後又慢慢借着風往前行，忽的又停住了，我們以爲是又淺住了，其實不是，是船夫們向我們要零錢，我們給了他們兩元錢，船又開了，走了有一小時才到了輪船旁邊，這時船夫將行李送到船板上，便要下船，我比畫着叫他們把行李搬到船倉裏，他們擺手，仍然下船去了，我們大家遂自己往裏搬。

這船本是我們來時所乘過的，因此道路都熟習，我們作了小淨大家一同禮了响禮。四點多，船開了，將將開船，便大爲搖撼，心裏非常難受簡直不能站着，不得已，

都倒下睡了，少時醒來，已入晡禮時候，我自己禮了晡禮，禮畢忽的想起今天是陰歷的臘月三十日，這時北京不知要怎樣熱鬧呢，可是我們跑到紅海裏來度除夕，這真是有趣的事，然而古人說：仰面見明月，低頭思故鄉，所以當時心裏也有些思念故土，想望雙親。

今天這船上的小黑人，他見我們朝覲完畢歸回，見了我們五個人和每個人都拉拉手，並且在我們的手面上吻了吻，這種恭敬朝覲人的精神，各地都是一樣，不過已往，我們向來是恭敬別的朝覲人的，今天受到別人的恭敬，我們真有些心裏不安。

二月十九日，星期日，晴天，今天是中國的正月初一日，早七時半，便到了蘇丹了，船停住卸貨，我們也都起來，喝了些咖啡，各個人因為昨天一夜船的搖撼，都難受已極，今天算是精神恢復了許多，我是愛看海裏的小魚，尤其是這裏有小魚羣，我往船下一看，大隊的小魚又正在行進着。

這裏遠遠的高崗上，插了很多的花旗子，隨風飄舞，旗的中間像是一間小板房，但是又不像有人住着，我好奇心勝，便請蘇阿衡向船下面海岸上的蘇丹警察打聽，因為蘇阿衡和張阿衡比較起來兩個人的回教學識，是都有相當的根底，不過論說話，蘇阿衡較比熟些，因此便請他——蘇阿衡——去說，蘇阿衡問了之後，那警察說：「這是一位『篩海

「（道長）墳，名叫（艾孩麥德獸力），因為有很多人，對他非常景仰，所以常常有些人製了旗子，插到這裏，因此舊的壞了新的來，這裏旗子已然四五百年了，始終是飛揚着」。

我們聽了這話，當時連想到，這或者與北京的沙燈巴巴，抓子巴巴都有些同功異曲吧。

今天五個人在一起吃着麪包牛奶，張阿衡大吐而特吐，我們四個人還怎往下吃，所以都沒有吃飽，便都跑回倉裏去了。

五點多，船開了。

二月二十日，星期一，晴天，今天是中國的正月初二，五個人飲完了咖啡，便到船面上來閒談，馬先生說：「天地之大，真是無奇不有，我們安國縣（河北省）有一年，一隻牝牛，居然產了一條魚，產下來後魚便死了，牛主人認爲不祥，便將這牛轉賣給別家了，可是這牛到了那一家，當日人家便作了一筆好生意，從此日益發達，人家認爲這是牛帶來的運氣，對於這牛非常愛護，但是這賣牛的主人，聽說買牛的發了財，非常後悔，可是也買不回來了，所以後來有人說這是吉慶有餘之兆，鄉人不懂，常常被迷信而致悞事。」

張阿衡也說了一段狼的故事，他說：『蒙古是有着很大的草原，往往有狼的發現，有一年有一位串寺的人，（便是向各地禮拜寺要乜帖的）他本來不會念經，有一天走在一年多高的草地裏，撥着人走的小道往前走着，身上還背了一個小行李捲，不想正走着，後面草聲刷刷的響，他情知有異，回頭一看，有一隻大狼，竟跟踪而來，這人一路亂跑，居然跑出草地，這時前面有一所小房，他忙着叫門，裏面出來一位中年婦人，看見這人驚慌失色，便已料到是遇見狼了，這人也不言語，一直跑到人家院裏來，少時緩了緩氣才說他遇了狼，這時家裏人都出來了，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問長問短，一問他，他說是教長，這老太太一聽，便高興極了，當時將他讓到屋裏，然後老太太說：『我這裏也是回回，有幾年了，沒有念經的人從我們這裏過，今天您來很好，我們養着一隻大羊，打算宰了給我們老頭念經，請您今天住下不要走，明天我們開經宰羊，這人一聽，這真是天上掉大餅，我正沒錢沒飯，莫若我設法多吃她幾天，然後對老太太說：『您老頭週年是幾時呀？』老太太說早過去了，這不過找補罷了，這人一聽又道：『既然過了，那末我揀選一個尊貴的日子吧，明後天是不大好的』，這老太太那裏知道他是胡說；便請他住下，住了七八天了，他總說日子不尊貴，後來老太太的兒子看出來了，對老太太說：『我看這人也不禮拜，也不念經，他許不是教長吧？我想明天先請他念一段平安經，』

他若會念，便請他宰羊，否則今天便兩山羅起來，（請出）老太太答應了，這人一聽真要叫他念經，他便裝起病來，第二天點了香，請了五六次他也不出來，老太太的兒子，一見如此，心裏明白了道，『阿衡；我們這裏一年也沒有好日子，您也不必念了，您今天就請吧』，這人一聽，便呻吟着道，『我走也得好了病，我病着怎能走哇？』老太太兒子在夜間乘他睡熟，用行李一裹，將他拋到草地去了，他醒來一看在草地裏，正往起爬，狼又來了，他不顧行李一氣跑出三四十里，結果白吃了人家八九天飯，可是他自已失了一份行李。』我們聽了都大笑起來。

晚晌張阿衡鄭重着對我們說；『我這次寫了兩封阿文信，挾在送給國王的綉子裏了，我想國王一定會看見的，』我聽了真有些不滿他老人家這種舉動，因為我們既是毫無使命，我們的目的就是朝覲，朝覲終了，心願兩足，何必作這不光明的舉動呢？

凡是幾個人在一起作朝覲，沒有一夥不打架的，這次我們五個人，沒有動身，我便先說破了，所以那個一有不高興，我便說；『記着我的話，怎麼樣，要是忘了我的話，就請您開打，因此有幾次，不但不打，而且都反叫我給說笑了，昨今兩天要糟，張阿衡直找毛病，跟劉先生總免不掉諷言冷語，劉先生明白道理，不受惹火的支配，因而也總沒有打起來。』

小火輪船在紅海裏行，他們常常釣上十餘斤的大魚，今天我們走到船尾處，看見一條很長的繩子，在船的後面浪花裏浮蕩着，我便料到大概這是釣魚的，船由蘇丹開出，我們正在船尾處乘涼，這時還有一二個船員，忽見這繩的最後端，竟往左側裏歪了去，這時船員們明白了，便大聲喊叫着，用手拉這繩子，少時將繩拉完，繩上釣了一個重有十五斤的大魚，船員們喜得合不上嘴，這時我仔細一看，這釣魚鉤上並沒有魚食，只用一塊白布將鉤包住，因為船過去之後，船上所拋棄的食物很多，魚便在船走過之後到後面水裏尋食品，它看了白的東西便吞下去；但是鉤子鉤上以後，便想往兩旁逃跑，這時也就很容易被人發覺而被了捕。

二月二十一日，是星期二，陰晴不定，天還沒有亮，船便停了，我們向那小黑人一問，原來已然到了瑪撒窪了，稍停了會，天亮了，大家到船上驗了證明書，好在是上次來過，這裏的海關都知道，所以一句話也沒有費，便完事了，小黑人帮着將行李送到海岸上，我們僱了人拿着行李物件，仍然由警察將我們帶到海關，當時我們自動留下八件，這時張阿衡說：『上次我們住了五六天，花了好幾百，我想今天咱們還是上禮拜寺吧！』我們四個人因為那旅館人，太盡職，所以我們仍願意住那旅館，當時向海關的人一說，他便給通了電話去，少時那旅館的前次招待我們的人，果然來了，他很喜懽的招待

我們，我們這時正有一位義國的老人，他請我們喝咖啡，我們辭了那老人，跟在拉行李的車後，少時又來到了「阿勒白爾高」旅館，當時將我們讓進一個大屋，裏面可以住五個人，我們問他這一個房間要多少錢，他說，每天一百五十一「利拉」，我們問他以前住那三個房間呢？他說：也是一百五十一「利拉」，所以我們五個人還是喜歡住三個房間。

茶房進來用法語說：「將才我給醫院打電話，報告你們五位又回來了，那裏醫官說；每天還是要請你們五位去醫院檢查」。

少時那茶房又進來說：「三月一日的「維多利亞」船，是開往上海的，但是近來這船是每盞都是客滿，因為現在德國對於德籍的猶太人完全驅逐出國，他們因為沒有地方可去，便都奔到上海去安身，我打算要求船行先向該船打一電報去詢問一下，我們說：「那很好」然後又問他，如果維多利亞沒有位子，我們可以乘三月十四日的「康特羅索」船，那茶房道：「若等康特羅索，須在這裡住二十三天，我們這裏房飯各費二十三天須九十餘鎊，我們一算合華幣二千七百餘元。」

下午一時，我們將汽油火取出，這火便是由甘肅人手買過來的那個，取出鍋來，我們到街上買了些空心麵和鷄子，今天就用帶的牛肉乾，作起熱湯麵來，晚飯並且還做了些魚吃。

我們上次雖然在他這旅館裏住了幾天，但是每天只吃些麵包牛奶，有一次有一位阿比西尼亞的擺台的，他說你們五位是回教，我可以給你們預備回教飯食，我們聽了他那半通的阿拉伯話，很感謝他，他晚間果真作了很多羊肉西餐，我們問他是不是回教人宰的羊，並且是不是回教人做的？他說：『羊肉是由回教人的肉舖買的，但是我們這旅館做的，然而羊肉是回教人宰的，你們當然可以吃了』我們說：『謝謝你，我們依然是不能吃的』他聽了很不高興，當時將盤子氣哼哼的拿走了，可是上次我們雖然沒有吃別的，人家仍然是房飯兩費一齊收的，這次我們早打了主意，頭天便和他聲明了，只住房不吃饭，他們聽了雖不高興，但也無法，我們斟酌很久，在那裏做飯，人家第一是木板樓房，屋裏絕不許點火，第二，人家各處都非常乾淨，怎好在人很好的屋裏做飯呢，可是事有湊巧，這次他給我們找我們的房間，非常僻靜，又有一間單獨的澡房，因此我們便拿這澡房，充了臨時廚房。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晴天，晨禮後，劉先生將火點着，有我們從「准德」帶來剩的白米，熬了些粥，五個人喝了些粥，作爲早點。

茶房說：『九點鐘便要到醫院去』，我們一想，上次的汽車錢，花了很多，這次打算要緩步常車，和茶房一說；他自然是不高興，因爲我們要走着去，他也得跟着腿，當



時六個人出了旅館往醫院來，到了那裏，還是問問了事，我們又到了船行，因為還沒有接到船上的回電，所以不知有沒有空位，我們由船行出來，走到一處咖啡店，門外支了棚，棚裏設了些座位，我們便坐下飲了幾盃咖啡，這時有一青年義國女士，她總不斷的向我們這裏看，少時這茶房便走了過去說了兩句，便同她走了過來，經這茶房一介紹才知道是他的妻子，我們互相為禮，又坐了會，便買了些吃的肉菓和用物，而歸回了旅館。

兩點半吃了煮麵條，七點茶房同他的妻子來了，我們送給她一個松石戒指，她很高興的收了，晚八點又喝了些粥，便睡了。

這裏的金錢兌換率，我大概的，記在下面：

英現金鎊一元換一百十五個「利拉」(義幣) 每利拉合華幣三角  
英鎊票一元換五十五個「利拉」(前面第九七頁現金鎊誤為鎊票)  
美金票一元換十九個「利拉」

這裏的物價也大概的記在下面，鷄子每個一「利拉」，麵包每個半「利拉」，玉米渣每磅一「利拉」，胰子每塊一「利拉」，牙刷每把一「利拉」，茶蘭每個二「利拉」  
下午我走進澡房洗了洗澡，洗完了將澡衣掛到一個鈎上，不想這時女茶房來敲門，

我也納悶，因為我沒有叫她，我裸着體也不好給她開門，這時劉先生說：『你洗澡還用女茶房撮澡嗎？』我道，『我沒有叫她呀！』後來那女茶房一比畫，才知道我掛澡衣的鈎，原來是叫茶房的電鈴。

二月二十三，星期四，晴天，今天我們大家一商量，因為那義國茶房，這次我們不乘汽車，他有些不高興，莫若今天不要找他帶我們去，我們道路也熟了，我們簡直自己去醫院，大家通過之後，穿好衣服便都走出旅館，那茶房以為我們出去散步，因為此時才八點鐘，我們慢慢來到醫院，一直走了進去，這時那醫官正忙着，我和他說了一聲 *Bon jour Monsieur* 他也還了一聲，然後照例問我們 *Malade ?* 我們答他 *Non, ma lade*，他說 *Bon*，我們聽了便又走出了醫院，這一幕話劇又算演完了，回來時買了些做飯應用的食品，這裏有一個市場，也有很大的牛羊肉舖，不過這裏是回漢兩屠，回教的有很大的阿拉伯字牌，並且他們知道我們五個人是朝覲者，我們走進牛肉舖，他們先向我們說「賽倆目」，我見他這裏有一個大型的磨肉機，我們買了兩磅牛肉，請他給磨了，原來這磨肉機，還是電力，將插銷插上，馬上便磨完了，我們拿了東西，走在一條食品街上，有很多回教人在那裡售賣各種食品，我們走進一家吃了些鷄子餅，每個才合兩個半「利拉」

我們的東西太多了，沒法拿，這時有一個小黑孩，我們向他一表示，他便將東西接到手裏替我們拿着，一直拿到旅館才給了他一個半「利拉」，他很感謝的走了。

今天我們本打算吃餃子，可是拿什麼當餡呢？所以將肉收起來，吃的醋溜洋白菜面包和玉米渣粥。

二月二十四，星期五，今天從早晨便下雨，早八點多，雨小點，我們打算到醫院去，從旅館出來，走了不遠，雨便大起來，當時便又走回了旅館。

今天早起吃的熱湯麵，晚晌吃的一鍋熟，一天沒有出門。主麻也沒有禮，只在旅館禮的現時。

二月二十五，星期六，今天是早晨下雨，晚晌陰天，早八點鐘，仍然打算去醫院，但是因為下着雨，張阿衡說：「下雨也應當去，」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喜懽吃鷄子餅，可是劉先生和蘇阿都堅持着不去，張阿衡都走出了很遠一看，也沒有法子，又回來了。所幸我的這把傘沒有賣，所以今天用上了，我和馬先生，打了傘走到街上買了些空心麵條，洋白麵，香油，汽油，洋白菜，扁豆。面包，辣椒，兩個人又拿東西，又打傘，本來兩個人一把傘，那裏難的過來，因此雖然有傘，兩個人也都淋濕了。

我們今天買了扁豆，是爲吃餃子的，所以當時拌餡的拌餡，和麵的和麵，不多時便

都預備齊了，張阿衡也拿了碗，撥了一碗餛飩去包餃子，馬先生和劉先生趕皮，我一面包一面在澡房裏看火，他們包完了遞給我往鍋裏煮，這時我發現張阿衡包的餃子，像小羊一樣，一個餃子皮有兩個大的餡，並且他的包法也稍有不同，只有蘇阿衡包的和他的樣子差不多，我常時靈機一動，自己想到，怪不得張阿衡對於做飯，一向是不伸手的，今天居然破格造廚，原來是有私心的，我便蹣到澡房，把張阿衡所包的都又用手捏了一回，把原樣完全變更了，煮熟了後，盛到盤裏，五個人一同吃了起來，我偷偷指給劉先生，叫他吃我包的這大邊的，劉先生吃了兩個，餡特別大，再一看張阿衡竟挑蘇阿衡包的那些，吃着直納悶，張阿衡心說：怎們我包的全會餛飩小了，我吃着吃着實在整不住了，笑的幾乎沒有把餃子噴了出來，這時張阿衡知道了貓兒泥，經我一說，他們大家都笑的直不起腰來。

下午陰着天，我們五個人又去醫院，但是這裏星期六下午，各業全休息，到了醫院，也沒有一個人，我回路買了兩個魚鈎和小線，找了一點魚食，走在大橋上釣了兩尾三寸多的小魚，一尾不久便死了，因為海裏魚類是離開水便死的，尚有一尾也像死了，可是放到臉盆裏，居然活了，但是不久也死了，這是我們爲遊戲而害了兩條命。

我們走在街上看見牆上貼的，各種廣告，下面全有印花票，後來向那茶房一打聽，

他說這裏的各稅要大過物價的一倍，就以旅館費，每客房費三十一「利拉」，可是公家徵收十五個利拉以上的稅。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日，晴天，早九點鐘，我們五個人趕快先到了醫院，進去等了很久，才見有一個胖胖兒的警官，他向我們上下看了看，便向我們一揚手，意思是「好了你們回去吧」，我們又去買牛肉，但是人家賣完了，不得已又拿牛肉乾。作的熱湯麵吃。

我同蘇阿衡由旅館往西，有一段很長的泊岸，泊岸的西端有碼頭，我們拿了點魚食去釣魚，結果一無所獲，快快而返。

我們幾個人走在街上，很被人們注意，就是所有的義國人和阿比西尼亞人，沒有一個不看我們的，這個或者是因為我們五個人，都是長袍短褂，所以他們看了有些扎眼，今天居然有幾個阿比西尼亞的小孩，他們見了我們，用很新奇的眼光看着我們，這時其中有一個小孩，回過頭去對那幾個說：「亞布尼司」，我聽了，便對他說：「撓，「亞布尼司」，一器奈司」，他們聽了，點了點頭。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晴天，早八點鐘，我們五個人又去醫院，照例看了看，便回來，走到市場又買了些牛肉，麵粉，和香油，回到旅館作茶葉餡的餃子，我們雖然吃了

幾次餃子，但是黃醬早已完了，只用香油鹽蔥薑，我們想瑪撒窪或者冇醬油，然而買了幾處也是沒有，這次張阿衡還是包大餡，我煮的時候，先煮我們包的，因為我們每次吃飯，是請他先吃，可是我今天不改餃子的形狀，而把他包的放在後面煮，他吃了幾個總在裏邊挑，他說：『大概又是易塵給變了戲法了』，我說：『今天我可真沒給您包的餃子給改樣，但是您挑不出，那可不要怨我了，』張阿衡莫名其妙的吃了多半飽，第二鍋一看，多是他包的大餡的，這時他指我道：『易塵你太損了，我已然吃了多半飽都是小餡的，再吃也吃不多了，得了以後我不管包了』大家見他老人家又上了當，沒有不笑的。

下午那茶房來了，他說：『今天我通電話船行，那裏已然接到「維多利亞」船上的回電，說是正好有五個位子，那末明天要辦理護照的簽字手續，我們聽了，非常高興。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晴天，今天是二月的末日，早八鐘半那茶房便來了，他並且代我們僱了一輛汽車，到了船行，將我們的五份證明書，和船票交給了船行，然後又去醫院，辦理完了手續，才回到旅館，這時茶房拿來五六個單子，我一看旅館費，汽車費，運行李費，還有明天的汽車費和運行李費，電報費，原來船行向維多利亞問位子的電報費，也是由我們花，一共是二百十六「利拉」。

三月一日，星期三，晴天，今天雖然說是上大船，可是船表寫着是下午八時，所以

我們晨禮後便又到街上買了些牛肉小白菜香油和白糖，回到旅館，我用醋將白菜激上，爲是吃熱湯麵時，好加入些酸菜，我們自從炸了些秦椒，每人以前吃麵條或是一鍋熱的燙飯，都由每頓兩碗而長到了五碗，今天我們仍打算吃熱湯麵，正忙着做，忽然那茶房跑了來，他說：『快收拾行李，船來了，我們聽了忙將做飯的東西收拾起來，酸菜也扔了，少時將行李也裝到汽車上，打算先送行李後接人，我們便在門外等着，不料等了有半點鐘，這汽車也不開，少時那茶房笑着跑了出來道：『我聽錯了，原來是下午八點，我以爲是上午呢！』說着把行李又卸到旅館裏，我們這時給他們付了房費，一共八天共合一千七百多「利拉」，原來說：五個人每日一百五十一「利拉」，可是因爲不吃他們的飯，所以房價便貴了，這樣每天合二百多利拉了，不過我看他們也是敲竹槓，並且這裏又是他一家旅館，非常貴族化，同時他也知道我們這是一生才走到這裏一次，樂得不敲一下子呢？

到了警局，簽了字，又到了醫院，又簽了字，完了將車打發走，我們去市場吃的炸三角，燉牛肉，羊肚和鷄子餅，然後慢慢走回了旅館，七點鐘，那茶房又開了單來，他說：『今早算賬，是只算到昨天，今天仍應再給一天的雜費，我聽了又給了他二十八個「利拉」。

海關職員的上下班，是要以船隻的行止爲定，因爲往往輪船夜間開到，而海關職員若是下了班，那末客人還得等着天亮海關職員上了班再下船嗎？倘或輪船只停幾小時，那末客人也不用走了，貨物也不用運了，所以海關職員在沒有船隻來去的時候，倒可休息去，今天下午七點到了海關，那裏便還沒有來人呢，因爲今天維多利亞，八點才到，所以海關職員還有沒有上班，等了會，職員們來了，辦理領取行李手續，非常麻煩，所幸這茶房太盡職了，手續辦完，這時我向他索船票，好拉了東西去碼頭上等船，那茶房聽了，便拉了馬先生一直跑到船行，船行距海關最少也有三四里地，結果跑到那裏，人家都下了班，幸而還有一位職員沒有走，他對那茶房說：『昨天不是已經將船票給你們了嗎？』這時那茶房也恍然大悟，他同馬先生又跑了回來向我道：『昨天我遞給你的，那便是所換的船票呀』我一想，昨天遞給我的除了旅館賬單以外，雖有兩張帶義國印花的，那是電報收據呀，此外沒有別的單子，我遂想，遂在皮包裏取出叫他茶房一看，那茶房一看便笑了，他指着那張帶印花的單子說：『這不是嗎？』我一聽，才明白是我以船票當了電報收據，同時那茶房大概也沒有弄清。

拉了行李，來到碼頭，這時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船隻在裝卸貨物，若不是這茶房帶着我們，真有些難於找到，只見那茶房，帶我們走到一個大船的前面，很黑的一個夾空裏



有一隻小船，船上連電燈也沒有，我們五個人從很危險的跳板上走過去，可是那茶房將行李送到船上，便要辭去，我們問他爲什麼不送我們到大船上，他說：『那是不許可的』，我們聽了便給了他六十元美金票，以前也曾兩三次送給過他幾十元，今天兩方分別，還真有些戀戀之意。

本來說是今天下午八點，維多利亞便開了來，可是此時已然十點一刻了，這小船還不見走，我們正在着急，船響了，船身也慢慢動了，此時這船上還有幾名義國的男女，船從碼頭開到海洋上，我從映滅萬盞的燈光處，遠遠看瑪撒窪，最少走出了也有十里以外，船停住了，我們以爲是乘小聯絡船去上大船，可是這時小船停到海面上不動，我們才明白這是維多利亞船，還沒有來，等了有半小時，遠遠的看見一個小小的燈山，愈走愈近，到了近處，小船也開了，追到大船的近旁，我們從小船注上看，真像城牆似的，因爲大船上的燈多，將海面照亮了一大片，大船的旁邊有活動的梯子，從小船往梯上走，中間隔了有二三尺的空，小船也搖幌着，梯子也活動着，我們只有把命交給 眞主了，扶了張阿衡上去，又扶劉先生，因爲劉先生胖，然後我和蘇阿衡馬先生，都上了梯子，慢慢登上了大船，這時心才算放下去，至於行李什物，他們船員們用繩子往上拉，這是不用我們操心的，少時都上完了，小船慢慢往來路走去，大船的氣笛也響了，船便蠕

動了，從此我們又渡上了海洋生活。

(七) 返棹

我們上了維多利亞船，如同新遷入一家飯店一樣，人地兩生，船員向我們要了船票和證明書去，有人將我和劉先生蘇阿衡，便帶進船去，躡了七八個灣，進了一條胡同裏，有一間能住一個人的，讓劉先生住了，看去好像是船上職員的公事房，因為裏面有寫字台，公事櫃，我和蘇阿衡住了一間，是一條長可容身的小屋，是上下兩個舖，我看了看有風扇風筒，屋裏尙還涼爽，可是我們找了半天張阿衡和馬先生，不知他們上那裏去了，雖然丟不了，但是我們找不着他們，他們當然也在着急找不着我們，並且又想起行李，也不知放到那裏了，雖然走道處來往有船員，然而因為言語不通，也不好問，後來我出來亂走，我想怎樣走，也不會出去這船，回不來時，我再告訴他們，住二等倉十七號，或者他們也許能送我回來，恰巧看見了馬先生，也正在東張西望的找我們，這時才知道他和張阿衡住在機器房的旁邊五號房裏，我走去看了看，也是很小的一間，上下兩個舖，人是都找到了，我們又着急行李，因為有好多手使物件，還沒有拿出來，後來找到一個茶房，大概是專招待我們這一段的，向他連說代比畫的，他明白了，帶我們走到最下層的倉房裏，果然我們的東西都存在那裏，當時將必用的叫茶房運到住室裏來，其餘

便存在那倉房裏。

馬先生說：「今天我還給了瑪撒窪那茶房二百四十『利拉』，他說這是運行李經箱的脚夫費。」我們聽了才覺得錢能通神，若不是給他脚運費，那行李說不定還得我們自己携上船來呢？

船行着，天有十二點了，我們便都休息了。

三月二日，星期四，晴天，船，順着紅海往東南行進，八點鐘，義國茶房叫我們去吃茶點，十二點鐘叫我們去吃飯，但是到了飯廳，擺台的對茶房抱怨道，「這五位是第二起的客人，第一起的客人還沒有吃完，你將人家請了來等着，這太不應當了，」茶房受責備，出來對我們很抱歉的說明白了，所以我們等第一起的吃完，一點鐘，鐘又響了，我們才進飯廳裏去，我們照例還是和他們要的鷄子麪包和空心麵。

吃完了飯，到船面去散步，這船和康特羅索，大同小異，長短也大致相同，我們看見不少携眷的德國猶太人，有的愁眉苦臉，有的盃酒高歌，我們用半通的英法語，打聽出，他們都是德國的富翁，這次因為政治和戰事將開始，將全國的猶太人財產，都沒收了，每人只給一張去上海的船票，餘外每人給了一百元的零用（？）他們說着，面上都帶了淒慘的神色。

今天有一段無線電報傳來的新聞，說：「上海南京路，發現了四枚炸彈，傷了一個人。」

這船上想是知道我們五個人是回教朝覲者，今天特爲我們預備的白米粥生菜鷄子冰激凌和蘋果，此外又有一種瓜，皮雖厚而瓤子又細又甜。

劉先生因爲夜間忘了關窗，浪水打了進來，海風自然也很強，劉先生覺着身上不適，睡了一天，出了些汗便痊愈了。

馬先生自從上了船，又生起病來，他說：「我覺得心裏有四個麵包存着，所以什麼也不想吃。」

今天十一時，船從亞丁的南面往東開駛。

三月三日，星期五，晴天，七點半鐘響了，我們到飯廳去吃茶點，我一看船上的表，已然退回四十分鐘去。

我們今天在船面上遇見一位由歐洲歸國的陳先生，還有一位印度回教人「佛郎克拉尼」，由陳先生翻譯着談了些世界各地不涉政治的風情。

下午九時電影開了，是一部音樂片。

三月四日，星期六，晴天，今天十二點午餐時，又有無線電報告新聞，是開羅電稱

，漢志國王之子，因故將妻休棄。

下午五時，救生演習，關於救生演習。雖然是船上的必修課，然而爲什麼總在亞丁以東，孟買以西呢？這裏有一個緣故，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在這左近，放了不少水雷，後來戰事結束了，英國派人打撈，結果按照數目一點查，少了三四枚，然後又派人去撈，怎也找不到了，因此便通知了各國船隻，凡是走在這裏，都要防備萬一，因此各船就把這種演習，移到這裏舉行。

今晚這裏的飲茶室，將桌子都移到四週去，中間空出一段廣場，茶房並且在那裏用白滑石面在擦地板，我看那情形，是要舉行跳舞，到了九點多，果然男男女女抱了十幾對，伴奏着一班樂隊，雖然人數才七八個人，但是吹奏的確還不錯。

三月五日，星期日，晴天，今天下午二時演習救火工作，和康特羅索上是一樣，我們在船尾看着五六里以外的海面上，有目力看如二尺多長的大魚十幾條，在那裏聚了一齊，表演鯉魚跳龍門的絕技，看着非常有趣，可是我們算計那魚，至少也有五六尺大小。

今天晚十時，又是跳舞會，我想這是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必定舉行，今天我們來看看，我們坐在茶桌上作壁上觀！這時有茶房給我們送了茶紙帽子和紙喇叭。

我仔細看，這跳舞的男女，多半是被驅逐的德國猶太人，我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心腸，身如喪家之犬，而尙酒醉淫靡呢，這或者是得樂且樂，也未可知。

三月六日，星期一，晴天，今天下午五時東北方便已發現燈光，七時到了孟買，我們本打算這次到那裏也不下船，所以到了這裏，根本不想下去，也便不必到客廳去簽字，不想別人都下去之後，茶房說：「海關員請你們五位呢」我一聽，「得啦！是禍不是禍」當時五個人來到上面客廳，原來不是海關員，是海關的醫生，看了看我們沒有病，便算完事了，我由這裏連想到中國人到處是被注意的，原來我們五個人已被瑪撒窪，天險過了，這裏還不放心，總怕中國人的病把他們歐洲人給傳染了。

在孟買船上收的各人的信，到岸上送到郵局，郵局也把船上人的信，送了來，船員們接到後，即時便送到各人手裏來，這時一位德國女士，她接過一封信，打開後愈看愈哭的聲音大，直到看完，便伏到桌上大痛不止。

三月七日，星期二，晴天，早七時船從孟買出發，沿山而行，我感覺由亞丁至孟買是漸漸涼爽些，由孟買往南到哥倫坡，一天比一天熱。

今天下午九時有電影。

三月八日，星期三，晴天，今天不知因為什麼船搖的很，因此劉先生和我在晚餐時

，都沒有去，今天晚間有音樂會，不是跳舞會，但是我們都喜懽倒下睡覺，因此全沒有去聽。

今天船裏特別悶熱。

三月九日，星期四，晴天，上午七時，船到了哥倫坡，我們從窗口處買了一百多條香蕉，和兩個菠羅蜜，才花了二元六角印度錢，因為我們還存着有沒用完的印幣。

這裏有很多小船，在追着大船作買賣，這裏有很多回教印度人，他們架了小木船，賣鮮果和烏木象。

各地的警察服裝，真是五光十色，不過我不大很記得，現在把能記到的寫到下面。

1. 麥加的警察，是阿拉伯人，他們戴了茶色的頭巾，匝了黑的繩子，身上穿了土黃色的制服。

2. 蘇丹的警察，是蘇丹本國人，顏色和阿比西尼亞的人一樣黑，他們是用白布纏了頭，白色的制服，臂上有一個羊頭的標幟。

3. 瑪撒窪的警察，是義大利人，他們戴了大邊的白色軍帽白制服，藍色的袖口，藍臂章，像西服汗衫的袖口。

4. 孟買的警察，是印度人，黃軍帽藍制服，藍裹腿，交通警察還在背後背了一個長可

三尺的長牌，這牌是藤條編的，牌的兩端前後有兩個綠光，這警察如果面向南或北，這時南北的車輛通行，東西的便停止，幾分鐘後，他將身子一轉，面向東或西，這時東西通行，南北停止，西洋人這樣的奴隸印度，拿人當機器用，真有些不仁道。

5. 哥倫坡的警察，是馬來人，他們戴了黑的帽子，穿了藍的制服。

6. 新加坡的警察和哥倫坡一樣。

三月十日，星期五，晴天，今天夜裏，因為沒有關窗子，同時因為太熱，也忘了關風扇，所以今天起來，便覺右半身有些麻木，我遂跑到船面上運動了一回，果然好了，但是馬先生病的很厲害，他總是吃的多，有時吃多了，再受些涼，便會病了，好不了兩天，又病了，我們四個人總是替他擔心。惟恐他真的病重了，或是有了危險，那末出國時五個人、回國時四個人，這未免不好交代。

今天下午九時，又有電影，屋裏熱的很。

三月十一日，星期六，晴天，馬先生仍不見好，他說他和張阿衡住在一起，很容易使他的病加重，他想遷移一下，可是張阿衡怕一同遷到別處不方便，所以不喜權馬先生向船員們要求。



下午三時馬先生一個人幌悠悠去找到了醫室，一推門有一位義國的男醫生，裏邊還有女醫生，他見馬先生不敲門便往裏走，大爲震怒，向馬先生橫眉立目的鬧了半天，馬先生已覺着是冲散了他們的緊張的一幕，所以當時退了出來，一堵氣，不看了。

我起了一身麻子，痛癢極了。

晚九時有音樂跳舞會，我們又作了回壁上觀，打算不作壁上觀也沒辦法，因爲我們五個人都是男性，那有男子抱着男子跳的呢？

三月十二日，星期日，晴天，馬先生病的更重了，早茶時，我告訴茶房，將馬先生帶到醫室去，當時茶房同了馬先生又來到病室的門外，馬先生向茶房擺手，意思是不必叫門了，所以茶房和馬先生又回來了。

這船上今天遇見一位英國人，他會說半通的中國話，他問我們從那裏來，到那去，我們對他說了，劉先生一看他會說中國話，馬上就請用英語告訴茶房，給馬先生去看病，他聽了像怕傳染似的說：『這個我不管』，馬先生一看，自己站起來道：『我自己還會去呢』說完，真的自己去了，這次醫生給了他一盃藥水，和一片藥片，睡了一會兒，通身汗流如水，我一看馬先生年青有病，張阿衡年老耳沉，萬一有些差錯，悔之晚矣，我當時叫馬先生挪到我那裏，同蘇阿衡在一起，我和張阿衡在一起，到了下午，馬先生

的汗，更出的多了。

今天看見海面上有六隻英國兵艦，似往新加坡開駛，上面不斷的打着旗語和燈語，另外有一隻快速艇，它總向那六隻兵艦上打旗語，並且它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總圍着那六隻兵艦轉，少時天也黑了，我們便都回了住房。

馬先生說：「今天早晨，我已然死了多時，後來被人用噴水將我噴醒了，」我們聽了，都戴了愁帽，惟恐他真要死在船上，那只好是喂魚吧！

晚九點鐘，船上有兩個印度人，他們變了幾種戲法。

三月十三日，星期一，晴天，今天天將亮，船便入了新加坡港，七點五十分靠了碼頭，我們因為不到遠處去，所以不用海關簽字，在碼頭上買了一筐水磨石，買了兩個作煙台用的烏龜，是用真龜製成的，將龜背挖一個窟窿，放進一個銅盒，盒上有兩個紙煙托，又買了一對烏木象。

晚間馬先生又自己到了醫室，花了兩元華幣，還是給了兩片藥，吃了一片，汗流如雨。

劉先生買了一個象牙水晶球，是三個小象用鼻子頂着一個水晶球，我們不憑信這球是水晶的，那印度商人拿了往石頭地上一擲，真是一點也不損傷。

下午兩點，船開了。

三月十四日，星期二，晴天，馬先生吃了醫室的藥，發了很多的汗，我們都主張，下餘的一片不用吃了，不料馬先生恨病吃藥，又將那片吃了，因此汗更出上沒完。

張阿衡對我說：『在瑪撒窪，我參觀了一處回文小學，是在一處禮拜寺的旁邊，有三間小房，北頭有一個小炕，炕上放了一個行李捲，此外只有些小板凳，裏面坐了十幾名阿比西尼亞的小孩，他們每人手裏拿了一塊形如打乒乓球長方木牌，每個牌上都寫了一段短章節的天經，手裏拿了那牌在念着，有一位先生，手裏拿了一條鞭子，在每個小孩的身後聽着念，我看了會便出來了』我聽了他的話，不勝嘆惜阿國的教育，現在世界這樣的文明進化，他們還過着第七八世紀的生活，不怨義國會把阿國佔據了，更不願莫首相說他是回教保護者，如果世界上的回教民族，還都過着七八世紀的生活，那末真得有保護者來保護，不然會被人家給吞下肚去，可是所謂保護者的真意，也未嘗不是自己吞着方便而已。

馬先生連吐帶放屁，蘇阿衡無法在屋裏坐，便跑到船面上去散步。

今天下午九時又有跳舞會，我們都沒有去。

三月十五日，星期三，晴天，今天船搖的很，這大概是橫斷婆羅海的原故，因為這

船是由新加坡開往菲律賓的。

馬先生好了些，今天到飯廳吃了一個鷄子。

三月十六日，星期四，晴天，午時北面發現大山和叢樹，枝葉蒼翠遍山皆青，山下的海水如鏡，原來這是已然到了菲律賓了，少時這裏的美國醫官上了船，將全船的人，完全叫到大客廳裏來，一共這船上有五百多人，先驗船員，次驗船客，於四時驗完，然後船才靠了碼頭，這碼頭上的倉房一排有廿八個門，每個都有二丈多寬，每個門又隔了有二丈多，倉房裏邊的運送貨物，完全是用起重機，這機的靈巧，看着在倉房裏來回運貨，是非常迅速的，同時碼頭上的運送行李的手車，也非常靈便，所以說美國一切都是用機械，省了人工，可是他們能在南美洲發生飢民團的原因，也未嘗不是因為失業的人太多的緣故。

碼頭上排了花紅柳綠的男女，有三四百人，除了少數的白種人之外，其餘的多是菲律賓的黃種人和華僑，少時由這船上下去了二十多中國青年，他們都穿了一身藍色的西裝，他們在碼頭上照了一張像，便連來歡迎的這幾百人，都出了碼頭走了。

我們本來不想下船，所以給了我們兩張單子，一個是打算下船，必須寫上姓名年齡等等，一個是帶了多少烟酒也要寫明，我們既不下船，又無烟酒，所以都沒有填寫。

有很多菲律賓人，他們拿了風景照片和呂宋煙，向每個船窗處來叫賣，我買了一匣呂宋，幾張照片，都是用新加坡錢買的，後來又有過來賣蛇皮什物的，有的以蛇皮製的錢夾，有的是一條整蛇皮製的腰帶，我因為不喜那東西，所以沒有買。

這裏我由船的圓窗處向菲律賓人一打聽，這裏的菲幣每二元合美票一元。

九點，船還未開，這時電影却開了，因此有很多人，他們在岸上從圓窗往裏看，九點半船便開了，一直便往西北行進。

船上的職員茶房都換了青呢子衣服。

三月十七日，星期五，晴天，今天船是在中國的南海裏行着，非常搖撼，有很多船客，都沒有到飯廳去吃飯。

茶房拿了五張單子來，是到了香港報告英國海關的，我們填寫了交給了茶房。

天還是很熱，窗子又因往裏灌水，不能打開，所以更熱的難受，沒法子扶了樓梯到船面上去乘風。

三月十八日，星期六，陰天，六點晨禮後，船便入了九龍灣，七點多靠了岸，碼頭有很多中國女學生，在那裏賣愛國花，從船上下去的中國人，把賣花的圍了起來，都自己拿了花插到衣襟上，然後拿出一張五元或十元的票來，放到她那花盤旁邊的小櫃裏，

我們是不打算下船的，所以沒法辦。

我不知道因為什麼，今天流了些熱淚，心中也着實的不舒服。

今天我們都又將袂衣穿上了。

下午一點船開了。

下午九時又有音樂會。

三月十九日，星期日，陰天，今天我們都換了棉衣服，每個人臉上都浮了一層笑容，馬先生也精神多了，我們想，真要不幸此時馬先生再有危險，也總可以送到中國土地上來了，所以這時人人心裏，都有說不出的愉快。

下午茶房把證明書要了去，這是預備給上海海關看的，每人又給了我們一張報關的單子，都高高興興填寫上，據茶房說，凡新衣服和不必須的零用品，都應當寫到單內去報稅，如果有烟，小盒不得超過二百支，雪茄呂宋，不得超過二十五支，我在菲律賓買的一匣，正好是二十五支。

四點鐘，船一絲也不幌，從窗子往外望去，真是風平浪靜，如在鏡中。

九點鐘，又演上電影。

三月二十日，星期二，陰天，晨禮後，我們收拾什物，然後走到船面上去看，海水由

淺藍色慢慢變成了黃色，西面也發現了陸地，九時，便入了黃浦江，十時船靠了岸，仍是換登小輪船，找了一位旅行社的張先生，他爲我們招呼行李，直到下午一時，才到了中國海關，經過檢查，大概打開一二樣看了看，便放行了，我們乘了馬車，告訴旅行社的張先生，我們要到新惠中旅館，我們這次回到上海，我在船上便對大家研究妥了，第一，是住新惠中，因爲它在公共租界，買東西又方便，上船也近，第二，五個人分兩組，張阿衡和劉先生馬先生住一處，我和蘇阿衡住一處，並且我們分別出去吃飯，不要一同走，也不要看出我們是一同來的，因爲我們在無線電新聞上，聽到了上海發生炸彈和暗殺的事，我們自己知道與心無愧，可是倘或有人不諒解，那末我們作了無謂的犧牲，是有些不值得。

### (八) 歸國

下了船，便照計而行，三個人先到了新惠中，住在二樓的二〇二號和二二八號房，少時我和蘇阿衡也到了，住了二樓二百十八號，行李收到屋裏，開了張先生的車運各費，我和蘇阿衡便先到了呂宋路洪長興去吃涮羊肉，兩個人吃了十八盤，那裏夥計不肯往上端肉片，因爲他看我們兩個人吃的太多了，可是我們這次回到上海，可以說三個多月，今天才又嚐到中國的飯食，那焉能少吃的了。

吃完了，到了四馬路電報局，打了兩個電報，一個是北京的，一個是蘇阿衡給薩縣

清真寺的，然後又到了觀光局定船到青島，以便由濟南回北京，所以我們到了上海便去定船位，當時交了二十元的定費。

今天他們三位早飯，是他們到了春華樓吃的，下午六時他們三位才去洪長興，也是糖記吃涮羊肉。

蘇阿訇一個人去剃頭，我正在屋裏坐着，忽的外面有人敲門，我問誰？那人說：『唐易塵先生住在這屋裏嗎？』我一聽，很奇怪，我們本想，誰也不叫知道我們的行踪，現在爲什麼還有人找上門來，當時胆子一壯，把門一開道：『是的，我便是唐易塵，』說着開了門，進來一位五十內外的長壽老頭，他見了我道：『你不認識我嗎？』我仔細一看才看出是我們多年未見的一位表兄，當時讓到屋裏，談了半天久別的話，然後我問他爲什麼知道我住在這裏，更爲什麼還知道多少號房，他笑着道：『將才劉先生在洪長興吃飯，和孫六爺遇上了，然後便一同到了孫六爺家裏，我是在孫宅傭工，聽說你們回來了，上次便沒得找你來談，所以這次絕不能不招待你們便放你們走的，經我問了劉先生，才知道你在這裏，』我聽完他的話，認爲我這次的計劃還算失敗，當時雖同我這表兄談着心，但是我又另打了主意，我和我這表兄談到夜內兩點，他也住在這裏了，蘇阿訇剃頭回來便也早早睡了。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三，雨，早六時我這表兄便回孫公館了，九時劉先生和馬先生去到觀光局買船票，我便和蘇阿衡，夾了皮包，出了新惠中，將行李交給了茶房，告訴他二〇二號上船時，你們把這些行李也一同運到碼頭上，我和蘇阿衡冒着雨來到虹口大橋，只見橋上來往的行人車輛，都經過很嚴格的檢查，我和蘇阿衡都有證明書，淋着上了橋，走在崗位的前面，托了帽，然後將證明書遞過去，不想看了半天，他似乎是沒看見過，當時把我們兩個人帶到崗樓裏來，這時別的行人都看看證明書便放行了，我心裏很納悶，但是人家不叫走，也沒有法子，我看他這裏有一塊很大的玻璃版，在桌上舖着，這玻璃版裏面，統統是各式各樣的證明書，那站崗的海軍士兵，他低着頭對了半天，沒有和我們同樣的，這時他便摘下電話來，不知是給往那裏打，也不知說的是什麼，就見沒有十分鐘，來了一輛軍用大汽車，汽車上下來一位兵士，將證明書拿過去，然後叫我們出去上汽車，我們兩個人這時，只有把命交給真宰了，是福是禍，簡直不知道，淋着上了汽車，汽車上還有五六位兵士，後面有些洋灰，口袋都淋的濕濕的，我的大褂早弄上了很多濕泥和濕灰，汽車往虹口大橋的西北，順着馬路開駛，所有的行人都向我們這汽車上看，少時開進了一個院子，門外的崗位，是森嚴的，是什麼機關，也不知道，這時那拿證明書的兵士，將我們帶到一個大屋子裏，從這大屋裏，可以上樓，北面有一個桌

，上面有一個三角塔，寫着受付，屋裏站有十幾名中國人，南面雖然有座，可是沒有人敢坐，我也怕坐了出麻煩，莫若也站着吧，正在心裏盤算這事，若不是叫我那表兄知道了我們住的房間，又何必受這種罪，我這不過是心裏想，和蘇阿衡不敢過話，正在這時，只聽那面拍拍的打了幾個嘴巴，然後有的帶上樓去，有的交給別的兵士，又不知帶到那裏去，總之全挨了打，我想這不是小偷，便是不守秩序的人，剩了沒有兩三個人便快到我們這裏了，有一位便衣的兵士，他比畫着叫我們坐到那邊凳子上，我們兩人聽了，便過去坐了，少時就剩了我們兩個人，從樓上下來一位兵士，會說中國話，他說：『你們到虹口來作什麼？』我們說：『打算找旅館，明天好從這裏上船去青島而回北京，』他道：『這裏沒有中國旅館，你們要打算在虹口開北通行，你們的證明書是無效的，現在這裏司令官給你們寫了一張臨時證明書，可以在開北和楊樹浦等處留住兩天，過了兩天，如果走不了，你們再來換新的，說完將我們的證明書也給我們了，同時把那新開的臨時證明書，也給了我們，他遞完了說：『你們可以隨便出去吧！』我們兩個人聽了，心才放到肚裏，向他道了謝，出了門向門崗又鞠了一躬，我們冒着小雨找回教飯館，那裏去找，房子多半都被炮火炸毀了，這時還十室九空呢，和公共租界一比，一面是繁華，一面是冷靜，我和蘇阿衡一商量，得啦，愛怎的怎的吧！咱們還是回公共租界吧，當時

拿着這臨時證明書，從虹口大橋，又到租界來，下午一時了，才來到老北門的老萬鑫飯館，吃完了飯，毫無目的地找旅館，車夫說，東方飯店，我以為和北京萬明路的東方飯店一樣呢，僱了車來到東方飯店，一看門外掛了些戲報，我以為是車夫聽錯了，他說這是旅館，我們給了他車錢，一進門，出進的人也很多，可是旁邊有一眼房，拼了一塊房間號數牌，上面寫着客人的姓名，我向夥計問有沒有最靜的房間？他道：『有有，你們隨我來，』上了電梯，來在三層樓上，只聽上面四五層樓鑼鼓喧天，我們隨了他走進一條很長的胡同裏，盡端有一間很乾淨的屋子，可是我們往這屋走的時候，兩旁屋裏都住着類似野妓的女人，見我們來了，都注視着我們，我們把濕鞋濕襪脫了下來，搭到暖氣管上，脫了大衣飲着茶，這時回憶將才的一幕，不勝好笑，蘇阿衡要買東西，他出去了，我一個人把門一關，管他野妓不野妓，反正我不開門她進不來，我正躺着，外面打起架來了，也不知她們說些什麼，我想這打架是人人要看看的，可是我一開門看打架，便許搬進一個茶盃來，然後藉着到歉為由她們好進來糾纏，所以我聽了聽，心說，你們打死我也不開門，果然不久便不打了。

我摘下電話，給新惠中打了一個電話，劉先生道：『你們跑那裏去了，我們從觀光局回來，找不到你們，這裏非常着急，請你們快點回來吧，』我道：『我們現在住了一

個特別的地方，我想這不會再有人能知道的，『劉先生道：『沒關係請你們來吧，明天上午七點多，便要上船的，你來了咱們好收拾行李』。

下午七點，我和蘇阿衡來到新惠中旅館，在這裏叫來的晚飯，大家一同吃了，又商量了明天上船的路程，因為這隻跑大連青島上海的小輪船，到了上海是不靠中國海關的（在公共租界外灘），故此都得通過虹口大橋，我和蘇阿衡想起虹口今早的一幕，真有些不堪回首，劉先生說：『無妨，明天船行有人同我們去的』，我們聽了，才放了心，這時我那表兄送來一席羹南葶薺和橘子點心，另外有一匣襪子，他說：『這葶薺橘子點心，是大家走路吃的，這一匣襪子是給老頭的（指筆者家嚴），我們聽罷都接了過來。向他謝了，當時我們將送給哈德成教長和些位教親的東西，都交給我這表兄，請他明天在我們走了以後，給他們再送去，免得他們又招待我們。』

我們談完了，我和蘇阿衡出了新惠中，蘇阿衡又到了買教長處，我買了一件馬庫呢的風衣，然後回到東方飯店。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晴天，六點我們晨禮後，叫了來茶房，給了他房費，僱了洋車，一同又來到新惠中，八點鐘，汽車來了，只有一位司機的，另外並沒有來人，司機說：『每次送客人上船去青島大連，都是從虹口到關北去，只要看看船票，便放行

的」。

我問劉先生已否辦妥船票手續，劉先生說：「全辦妥了，並且將您存的二十元定錢，也找回來了，」我們算清房費，上了汽車，由虹口到國際碼頭，有三個卡子，都由馬先生用日語答覆的，很客氣的都放行了，到了碼頭，上了大連丸。

十一時船開了，忽然有人來見，才知道是上次見過的福原春夫先生，他向每一個客人都盤查完了之後，他便走到我們的房間來談話，由馬先生把這次的往返大概向他說了，他很客氣的說：「你們是回教的功臣，你們太辛苦了」。

下午四點以後，船又搖撼得很，好在我們都睡下休息着。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陰天，馬先生將麥加買來的桌氈送給了福原先生一份，上午十一時，有上海日本領事館的大石徹先生，來到我們房間裏來，問我們往復的情形。

下午兩點鐘，福原先生打發茶房來請，說：「福原先生特備了茶點，請你們五位過去，給你們五位洗塵，」我們聽了，便到了大客廳，福原先生早在那裏候着，當時謝了他的美意，然後用了些茶點，他說：「你們五位可以在青島多住幾天，因為這裏不但風景絕佳，並且治安也非常鞏固，你們可以安心無慮的住下去。」

吃完了福原先生招待的茶點，下午三時半（新時間）船便進了青島港灣，然後給了

茶房小費，下了船，經過很嚴格的檢查，但是海關警察對我們很客氣的放了行，我們僱了洋車，拉了行李，另有一輛汽車，我們叫他們開到山東路新亞飯店。

到了新亞飯店，開了兩個房間，五時，我們五個人打聽回教飯館，茶房說：「拐灣便是餛飩粥」，我們聽了很高興，也沒有僱車，出了門往東一拐，路北便是餛飩粥，當時我們走了進去，要了一個火鍋，吃涮羊肉，正吃着，這裏的掌櫃來了，原來是楊毓光阿衡的少君，他談了幾句話，便忙他的買賣去，我們吃了五塊多錢，給了他們七元錢，吃完了飯，在大街上溜了溜，買了一份北京的新民報，爲是先看一看家鄉的消息，打開一着，正是每星期三有我所編輯的回教版，這回教版是新民報一般友好因爲愛護我個人便開了這塊園地，我也就利用這園地來宣揚教義，自己絕不作一點私人的宣傳，所以我出國後由舍弟震宇和宗正担任編輯，今天一見，仍有回教版的存在，心裏非常感謝新民的當局和一般友好，不過後來不經我們弟兄負責編輯，乃此項回教版，也就不與讀者相見了，這事我到現在還爲回教宣傳上，不勝惋惜呢。

報上登着二十二日上午九時，上海新惠中，暗殺了一位市公署職員吳某的事。

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五，陰天，晨禮後，急忙收拾行李，因爲從青島開往濟南的車，是八點二十分，僱了車，拉着行李，五個人也坐了洋車，來到車站，原來從這裏買票

上火車，必須有出境證明書，沒有警憲機關的證明，這裏票房不賣車票，我們來到車站，才知道這種情形，當時將我們五份拿着出國當護照的出境證明書，交給了馬先生，叫他拿到憲兵那裏去看，那憲兵點了點頭，即時便拿着證明書和票價去買票，可是那售票員還是不敢賣，馬先生又向那位憲兵說了回，那位憲兵很肯得幫忙，他走到票房說明了，那售票員才賣給我們，這時車已快開了，我們拿了票忙着上車，然而行李還在站台上放着，這時有一位脚行姓潘的，我便將十一件行李，完全交了他，叫他替寫行李票，送到山東省公署，交馬知辛先生，當時給了他十元錢，我們便急忙上車，將上去車笛便鳴了，車也動了，再晚二三分鐘，便要耽誤一天。

這裏火車的設備，不算太好，二等車還不如奉山的三等車，下午八點半，到了濟南，這裏檢查的也非常嚴格，凡是下火車的都排着隊，挨個檢查，我們因為東西又多，人又疲乏，所以我們跑到警察前面，向他說明，我們是由遠路而來的，他聽了很客氣的先放我們過去了。

出了車站，向拉車的一打聽，那裏有最好的旅館，拉車的說：『交通旅館，』我以爲和天津交通旅館一樣呢，結果到了那裏，是一個兩層樓客店，並且還住了滿滿的，當時又拉着我們跑到緯一路，國民大旅社，這國民大旅社，聽着也不錯，其實也是舊式的

客店，我問他們這偌大的濟南連一家好點的旅館都會沒有？拉車的道：『你老住吧，這就是濟南的最好旅館了，』我們聽了沒法子，住下吧，五個人住在十六號房中，因為我們的行李沒有運來，向旅館要了幾床棉被，哎呀，不但是粗洋布，而且油泥多厚，叫他再換來好的，但是也是五味俱全的，後來打聽，濟南真沒有好的旅館。

下了火車，肚子早已餓了，五個人一同出了旅館，找到了一家馬家館，吃了些餃子，原來這馬家館，是河北安國縣人，正是馬良璞先生的同宗，吃完了飯，馬先生便到馬家館掌櫃家中去串門，我打算給北京打個電報，但是找了會子，沒有找到電報局。

我們是商量好了，今天無論如何不住禮拜寺，因為不打算叫此地回教會區本部知道，為是五個人好休息一下，所以今天也沒有給馬知辛先生打電話，下午十點多，我們便都睡了。

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晴天，這裏禮拜不大方便，所以七點多才起來，八點鐘給馬公館打了一個電話，馬知辛先生還沒有起來，九點鐘，我們一商量張阿衡蘇阿衡和劉先生全打算去洗一洗澡，他們三位去銘新池，我到了中西旅館，因為我聽說土藥業的西北同鄉，多半都住在中西旅館，可是到了那裏，却沒有人，一打聽才知道，他們都在振民土藥店集合，當時又到了振民土藥店，一看這些位西北同鄉全在那裏，他們見我們



從麥加回來，特別歡迎，馬名泉先生知道，張阿衡他們在銘新池，便有好多位，一同來到銘新池，然後一同到了聚樂樓給我們洗塵，首先上了一盤翅子，但是我吃到嘴裏覺着面糊糊的，我也沒敢言語，我想這是此地手藝不好的緣故，後來將飯吃完，才聽他們說這翅子原來是粉頭作的，冒充翅子，事變前此菜稱爲經濟翅子，現在都稱它爲新民菜。

下午二時半，回教會濟南區本部的信，建侯馬少石黑紹青三位到了國民大旅社，當時留了三份帖，訂的是本日下午六時仍在聚樂樓爲我們接風。

下午三時半馬知辛委員長金子常阿衡，都來了，金阿衡是埃及愛茲哈大學畢業的，他很熟習阿埃兩國的情形，六點鐘，我們到了聚樂樓，這時濟南區本部的委員穆華亭張幹臣二位老先生和省公署的劉景堯參事，都來作陪。

八點鐘，吃完飯，謝了他們，然後回旅館休息。

三月二十六日，星期日，晴陰不定，微有風，早九時馬名泉先生馬星五先生都來問候，十時，馬知辛先生也來了，他原與我們定妥，是今天十一時到唐省長公館，因爲以前是馬子貞將軍的省長，馬將軍年老了，遂由唐仰杜氏出任省長，唐氏也是回教人，所以我們由麥加回來，既到此處，當然得見見面，十一時省公署汽車開來了，我們五個人同了馬知辛先生，一直來到唐公館，唐省長早在那裏迎候着，見了我們五個人說了一聲

：「各位太辛苦」，我們也答了一聲，「不敢當」然後落坐，由唐省長把治魯的方針，對我們說了很詳細，至於我們去麥加的事，省長也沒問，我們也沒敢多說，然後辭出唐公館，馬知辛先生，便同我們乘了原車，到了趵突泉，杜康泉，江家池，和秦瓊的故宅五龍潭，五龍殿，總之到處是清泉玉漿，真不愧是水托石城千流蕩，龍攀玉葉百池清。

馬知辛先生同我們參觀各處風景，然後把由省公署轉來的行李票給了我們，十二點多，我們五個人乘了汽車來到聚樂樓，原來濟南的回教館，最大的也就只有一個聚樂樓，今天是旅居濟南的西北同鄉全體來歡迎我們，由馬星五王西園馬名衆各位招待，到了下午一時，才吃完了，張蘇阿衡便要回旅館，我和劉先生馬先生一同來到濟南區本部，將一到門外，便見高懸國旗會旗，並且兩邊掛着布幕，寫着「歡迎罕志團」，我們走進去一看，已然到了三十多位，都是濟南回教名宿，一點半，由馬知辛委員長致開會詞，又由金子常阿衡致歡迎詞，並且還由金子常阿衡作了一段「阿拉伯」文的贊詞，「大致是先讚主聖，然後讚美漢志功課的偉大，最後是讚我們五個人的勇往直前，所以才能獲得功成歸來，然而讚我們五個人的精神，也就是讚美真宰的維護倍至，金阿衡念完讚詞，由筆者致答謝詞，由馬良璞先生說明此次往返路程，劉先生述明沿途所見，聽者動容，開完了會，由馬委員長以下各委員職員來賓，一同到了北寺，舉行响禮，散了後，馬先生

去電報局，向北京和奉天打了兩個電報，然後由馬知辛先生和信建侯先生同我們到了大明湖，歷下亭，北極廟，張公祠，乘了一隻花船，沖了香茶，在大明湖裏蕩漾着，真有翩翩欲仙的意思，從這裏出來，又到了馬老將軍公館，參觀了馬公館的禮拜殿沐浴室，水井月台，因為馬老將軍到北京去了，所以只由馬知辛先生招待我們，由馬公館出來，辭了馬知辛先生，我們回到旅館，下午九時，去馬家館吃飯，不料今天馬家館掌櫃不叫我們再要什麼菜，原來他們預備妥了成桌的菜，並且還請了一位蔡阿衡來作陪，我們是要去花錢吃飯，馬家館見我們去了，他正好來作東道，因此便接了馬家館一頓很豐盛的合菜。

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晴天，早七點鐘，我們便僱了洋車接了行李，這時濟南區本部的馬知辛委員長以下二十多人和西北同鄉的二十多人，都到了車站，我們上了車，與他們送行的人作別，行李轉運的手續辦完，八點五十五分，車開了，到了下午四時三十五分，車進了天津站，當時僱了洋車，到了息遊別墅，沒有房間，然後才到英租界的中國旅館。

這中國旅館，原來也沒有房間了，但是因為劉先生，每次到天津來，都住在這裏，所以經理人把他的客廳讓我們住，可是屋裏床上能睡兩個人，躺床上和沙發上能睡兩個

人，我和茶房一說，他道：「在院裏的罩棚下有臨時床，可睡一位，我晚間便睡在這臨時床上，行李安置妥當，遂到華芳樓吃了飯，我們五個人也是主張今天不通知天津的教親，爲是休息一下，所以吃完了飯，在勸業場中原公司各處走了走，便回中國旅社休息。

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晴天，回聯總會派了劉景泉來迎接我們。早十點鐘，我們一同吃了飯以後，僱了汽車來到西門外烈女祠的回教會天津區本部，到了以後，他們都很慌張道：「你們五位回來了，爲什麼不打電話先告訴我們，我們好到車站去接，這太失迎了，」我們謝了他們的美意，然後便去救濟院往訪劉孟揚委員長，因爲劉先生是天津回教開人，他被推爲回教會天津區本部委員長時，他正是天津市公署救濟院的院長，相見之後，談了闊別，然後告辭，回到中國旅館。

下午一時，由天津站出發，坐在車上，馬先生對我說：「您不要着急，我報告您點兒事，」我一聽，反到出了一身汗，我預料不定家裏出了什麼不祥事情，或是喪了人口，所以急忙催他說：他道：「昨天劉景泉先生來了後才告訴我的，他說：您令尊大人，日前得了痰症，非常危險，現在已然好多了，不同您說，您一到家，也是要着急，所以先和您說了，省得您着急，」我聽了不肯信，當時又再問他道：「是不是真的好了？」馬先生說：「真好了，」這時我才放了心，同時並感謝真宰的宏恩偉大。

下午四時二十五分，車進了城，心也跳的忙了，自己覺得來回四萬里路，在各種艱險中渡過，今天真的回到北京了，心裏有說不出的酸痛和愉快。

車進了站，樂隊的聲樂音，早送到我的耳內，站台上站了有一二千人，手裏舉了小旗，向我們的車上招呼着，有的口裏還喊着「回教萬歲，罕志萬歲」，車停了，我的母親首先到了車門前，我跪着問了他「賽倆目」，然後問我父親的病，家慈滿眼流着熱淚說：「你們父子還能見面，看得病時，是你們沒有見面的可能了，這未嘗不是真主的護佑呀！」這時歡迎我們的親友同事，把我圍了起來，從車站往西走，隨了樂隊的接官聲，和大家顧不過來的亂談了幾句，然後登了汽車各自分頭回家，我回頭看了看汽車，有二十多輛，歡迎我們的親友們，順着前門大街的便道上滿滿的走着，我不盡念了一聲「臥勒孩目獨淋倆席」。

### （九）聞見

1. 英大使館對於北京警察局護照不肯簽字。

緣以前每年朝覲麥加者，率由外交部發給護照，此次吾等五人領得北京警察局之出境證明書，而英國大使館以未曾見過為詞不肯簽字，吾等遂毅然起程抵滬，當又向駐滬英領事館交涉，乃館員又以停止代辦埃及事務為名不肯簽字，因此吾等似已無望能去朝

觀，但英人之名爲援助回教，實則對於朝覲者，多所留難也。

2. 各地回教民族之危險。

吾等經由新加坡，新加坡爲馬來半島之南端，已爲英國之統治，新埠有華僑五十萬人，而有馬來土人約二十萬，此二十萬皆回教人，除有少數商店外，其餘多作奴隸生活，且新埠總督之下設有委員會，而回教之馬來人未有一人，華僑反有二三三人，此爲消極排斥回教之鐵證也，又如哥倫坡孟買等地之回教人，自英人佔據後，亦已受着壓迫不能崛起，是現代各國而能脫出英人之羈絆者，實不多睹，然英人利用信教放任主義，而收政治之實權，其毒辣手段不可忽視也。

3. 馬仲英部下之流亡。

吾人初至麥加，則見有多數之新疆小商，嗣向伊等打聽，始悉皆爲馬仲英部下之流亡於此者，蓋新疆自被盛世才侵入後，對於回族人民不時加以侵害，最近乃赤俄蔓延入新，盛亦合作，而回族人民幾已不敢明言回教，至馬仲英則被赤俄虜去，而其部下由阿拉契逃入麥加者，已達三萬人，現在有家有國而不能歸，因而流亡異域，暫充小販以顧燃眉耳。

4. 新疆朝覲人之被殺。

本年新疆朝覲人未見一名，余等向住在麥加之新疆人探詢，始知赤俄入新後已數年不准朝覲矣，然每年私自前來者仍復不少，不料今年赤俄當局宣言，有願朝覲者，每人由當局贈以四十鎊路費，各回民以爲赤俄變更主義有意援助回教，故當時報名者千餘人，但全體出發後，赤俄暗中伏兵於阿富汗邊境，俟朝覲人到來，均行屠殺，並將贈金及私費完全劫去，是以今年竟無一人，言下不勝悲恨。

#### 5. 漢志國王之動向

漢志爲半獨立國，在表面看之，一切主權均操之漢志國王，然暗幕中英人對於事事多所左右，漢志國王一品沙德，擬脫離英人之束縛，故近與德義極力拉攏，每日德機飛翔麥加上空，至於准德已有義國商店多家，此足證明漢志之不喜英人也。

#### 6. 土耳其與漢志之關係

土耳其於基瑪爾前，以回教爲國教，自基瑪爾握據政權後，首即取銷回教爲國教，並對教典一切廢棄者廢棄，漠視者漠視，吾人常以土耳其爲回教之中心地，殊爲錯誤，至其政治上固可值得景仰，而其摧殘回教，實有應負之責任，今年竟無一人朝覲，吾等不勝稱奇，然詢之麥加居民，土國已數年禁止朝覲矣，蓋土國恐經濟外溢也，然土國人已由五功減爲四功矣。

7. 世界回教人士之朝覲概況

世界回教人士，每年朝覲者，逐年減少，今年爲尤甚，計印度一萬四千餘人，爪哇一萬二千餘人，埃及八千餘人，中國百六十人，漢志本地者四萬餘人，伊朗二十四人，住麥加之新彙人約五百人，總數約十萬人，此十萬人由國王領導披戒衣，作儀式，計約十日之功課，萬方一致，萬國大同，貴賤平等，此之謂大同和平精神未有過於此者。

8. 叙利亞之自主運動

此次麥加朝覲，叙利亞曾派童子軍百餘人參加，二月五日該童子軍招待世界回教代表於麥加小學，余等被邀參加，除表演外，並作回教應如何團結，各回教國家應即復興穆聖時代之自主精神，不作強國之奴隸，排除壓迫回教國家之仇敵，一洗數十年來之恥辱等語，世界回教代表無不注意，預料叙到亞之成功當在目前。

9. 巴力斯坦反英運動

巴力斯坦在地中海之東岸，爲古代各聖之朝向中心，穆罕默德聖人時，曾因麥加彼時尚未克復，亦曾暫以巴力斯坦爲禮拜朝向，嗣後攻克麥加，遂以麥加爲朝向，但巴力斯坦有穆聖升霄寶殿，及各代聖人墳墓，自英國侵入後，乃不時挑撥回猶耶三教互相攻擊，英人坐收漁人之利，自數年前，英人利用大量猶太人遷入巴力斯坦，而破壞當地之



亞拉伯人之經濟生活，因而回猶發生衝突，迄今已經數年，英人時派大軍肆意屠殺回民，然而回民非機械武力能於屈服者，現巴力斯坦形勢益趨嚴重，每日利用飛機偵察，每晚利用探照燈照射，但亞拉伯回民利用遊擊戰術白晝藏於深山，夜間於探照燈照射後出動，破壞汽油管，不時放火燒油，因之英人愈爲壓迫，以前回猶之爭，今已成爲回英之爭矣。

### (十) 結論

我們這次從上海登船以後，沿途所見，如新加坡，孟買，哥倫坡，亞丁，蘇丹，以及於亞拉伯各地，所有的回教人，沒有不是在英國人的壓迫下而過他們的牛馬生活，我們見到他們黑而且瘦的體格，不盡運想到我們回教的滅亡危險，查回教自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由穆罕默德聖人和四大海里發執政於亞拉伯半島，不數十年，而東西蔓延萬里，當時的回教是如何的興盛，亞拉伯的回教軍所到之處，無不被靡歸順，當時人強馬壯，自不待言，不想英國恐怕回教的勢力起來，影響了他們的吞併歐亞二洲的野心，遂即起來收拾回教，他們使用了一種方法，使我們回教人於不知不覺中，便可把回教整個的滅亡給英國人。

在巴力斯坦事件未發生以前，我們常常聽到人說：英國對於回教，是比較任何國家

都好，因為他們處處給與我們回教人便利，例如每年從新加坡，孟買等地，他們爲回教設備了多隻漢志船，凡是由中國，印度，馬來等地，前往朝漢志的人都可以乘坐，他們在船上設備了禮拜和沐浴的處所，並且因爲飲食不便，他們准許朝覲的人，自己做飯，至於米麵菜蔬，他們船上供給，到了受戒的地方，他們船上打鐘，一切的一切，有時回教本人還沒有想到的事，他們無一不備，當時，我也很奇怪，因爲英國是最近野心最大的國家，他爲什麼這樣來給回教人的方便，我們真有些莫名其妙。

在馬松亭教長從埃及亞拉伯各地回來之後，聽見說：『我們（馬教長自稱）自上海放洋以後，所有經過的地方，差不多都是英旗飄揚，至於經過的地方，又差不多十之八九，全是回教的版圖』，我聽了這話以後，我當時就如同一個關雷，頓時醒悟，這時英人的一切用心，我便完全的明白了。

回教人，在最近些年來，總搖旗吶喊着說：「爭教不爭國」，以爲我們在任何時期都不致加入政治漩渦，固然近幾年也得了些便宜，其實，這是回教整個滅亡的預兆，殊不知宗教主義，就是政治綱領，穆罕默德聖人當時，他便拿宗教的法規來辦理國事，所以二十三年的功夫，居然回教滿佈了非亞二洲，後來蔓延到其他各國，有的全部信仰了回教，有的一部份人民信仰了回教，有時政權操到回教人手裏，另一方面，因爲教民的

認識錯誤，以爲教徒便是專家辦道的，一切不與人爭，這樣一來，所以晚近的大政治家，認爲政教有必須分離的必要，因此各國政治是隨着潮流而演進，可是教民們却成了社會的落伍者，英人窺到這種情形，便利用教民的心理，處處給與回教人們的一切方便，然後慢慢的便從回教人的不知不覺中而將政治大權，完全拿到手裏，這時一般回教人，還在那裏誇贊英國人，說他們是回教的好朋友，因爲他們是處處給與我們方便的，豈不知英人的狼心，早把我們的血液飲了個淨盡，可是英人的笑在面上，狠在心裏，我看他們的毒狠，恐怕是各國所跟不上的。

這次巴力斯坦的事件。我們才知道英國人的先恭而後拘，以前回教人是不知他的用意何在，可是慢慢各地的回教勢利地區，沒有一處不是在英人的統治之下了，或者有人說：英國統治的地區，經過他的經營，已然有了顯著的進展，因此一般黑人們他們却都謀到了飯吃，並且英人在印度，居然有很多美麗的英國婦女，她們下嫁了印度人，這樣的親近，英人或者不至有什麼野心，其實政治被英人拿到以後，他們更進一步，要施行削滅了印度種族，使印度在幾十年後的青年，完全成了混合血統的人種，假使印度要恢復祖國運動，那時父親是印度人，而母親却是英人，試問他怎樣的能去打英國，所以我說：世界上最毒辣的國家要算英國了。

新加坡，孟老，哥倫坡，亞丁，這都是回教的國家或地區，可是經過這幾十年的光景，所有的回教人，已然完全成了英人的奴隸了，本來黑色人種，生來就不充分，經過幾十年的奴隸生活，因為營養不足，所以現在在英人鐵蹄下的回教徒，都是黑而瘦細的奴隸，英國人不獨是要把統治下的地盤，完全化成永久不能翻身的殖民地，並且於給與回人方便的終局，能把世界的回教人種，可以滅亡淨盡，這種手段，我想是任何國家，絕不會這樣的用意深遠。

近來巴力斯坦，回民覺悟了英人的毒辣，起來施行反抗，他們知道假面具是不中用了。遂即施行屠殺政策，因此巴力斯坦的無辜回民老幼，被屠殺於飛機大炮的，不知有多少，可是我相信，回民對於英國的毒辣手段，已然知道了，回民的精神，不是武力能夠抑止的，他這樣的狠毒，正恐怕是他的最後失敗預兆。

(完)

## 編後

關於此項麥加巡禮記，在余歸國後，即承戚友之催促，在新民報刊載，不幸至七十六期，便與讀者告別了，我遂在自己主編的震宗報上又斷續的登了兩期，然而稿多紙少，幾時才能登完，尤其是我所寫的筆記本，都是厄要和抽象的記載，如果日期久了，我也會忘了，所以我毅然決然的將它整理後而發行了。

裏面所記載的，在我想着是沒有什麼忘掉的，可是我們一共去了五位，除了馬良璞先生歸真以外，所有的四位，當然都有不同的記憶，不過我等着出版，所以沒有拿到其餘的三位那裏去看，倘或有遺漏，還要請劉先生和張蘇二位教長補充，我們再版時好加入一般讀者的心裏所要知道的，我無法向每位去問，但是此書出版以後，除了書中所載的以外，如果希望知道什麼地方什麼情形，不妨寫信給我，我如果知道的話，必要盡量答復。

我們回國後，到了北京，承西北同鄉、天橋清真寺教長及各鄉老，北京各清真寺教長及回教各位，回教會同人，餡餅周等各飯館，都備有豐盛的宴席來招待我們，在中國回教總聯合會大禮堂，還舉行了北京回教全體的歡迎會，我們也將所帶來的東西陳列

到禮堂裏，當時一般教胞們見了我們，都稱我們唐罕志劉罕志的，我們也像得了封侯進爵的那樣喜懽，熱鬧了半年多，才消沉下去。

在七七事變以後，華北是沒有人能去麥加，在我們的第二年，歐洲風雲奇緊，紅海封鎖，也無法前往了，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能去的消息，我們雖開了新途徑，也沒有用上。

劉先生的哲嗣東聲公子，送我的中堂牡丹富貴，詳載朝覲事蹟，丁克翔阿衡送我的梅花麻雀中堂，也註明此次朝覲的情形，白今愚先生的夫人白金汝遜女士，送我的壁畫，都刊載着我們這次朝覲的義意，其餘別位的書畫紀念物品多件，我總起來向各位致謝吧。此次倉卒出版，詞句既多不工，字亦訛錯難免，再版必然改正。

銅圖多已糟毀，僅選少數刊出，以後再行蒐集，以備製版追加。

本擬將准德，麥加，彌拿，阿勒發，瑪撒窪各處概圖，製成鐸版，奈時間已來不及，託崇

主再版時必然插入。

有很多朝覲應念的「塔阿一」也沒有寫，只有也等再版吧！

「阿彌乃」



本書定價

每部國幣伍圓

著者 北京 唐 易 塵

出版 北京震宗報出版部

社址 北京天壇正門北二十二號

電話 南分局二〇七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  
初版  
穆 歷一三六二年九月初版

#7

002660

